

## 目 次

- |       |       |                  |
|-------|-------|------------------|
| 第 一 回 | 郑堂放火炮 | 除死无大灾……………( 1 )  |
| 第 二 回 | 郑堂买榕树 | 财主受惩罚……………( 6 )  |
| 第 三 回 | 王太监施计 | 郑秀才罢黜……………( 15 ) |
| 第 四 回 | 巧计惩凶顽 | 借衣演太监……………( 21 ) |
| 第 五 回 | 官场狗咬狗 | 郑堂逞奇谋……………( 27 ) |
| 第 六 回 | 骗子终被骗 | 郑堂获巨金……………( 34 ) |
| 第 七 回 | 穷家扮魁星 | 富商谋子婿……………( 40 ) |
| 第 八 回 | 嬉谑成诗文 | 狗为太监婿……………( 46 ) |
| 第 九 回 | 冲撞作乐船 | 太监一命倾……………( 52 ) |
| 第 十 回 | 郑堂进京都 | 严嵩受摆弄……………( 58 ) |
| 第十一回  | 舟上抱不平 | 巧计治捕快……………( 67 ) |
| 第十二回  | 不附权贵归 | 门前车马稀……………( 72 ) |
| 第十三回  | 黄病打对面 | 五帝拿隔壁……………( 76 ) |
| 第十四回  | 菜头灯诗会 | 知县行全礼……………( 84 ) |
| 第十五回  | 郑堂披彩挂 | 巡抚伴逛城……………( 88 ) |
| 第十六回  | 秀才判公案 | 财主变穷户……………( 92 ) |
| 第十七回  | 土土赔眉毛 | 解字羞酒友……………(100)  |

- 第十八回 巧读回文诗 师爷拜师长……………(108)
- 第十九回 郑堂当算命 铁嘴半路死……………(113)
- 第二十回 巡抚难啼笑 秀才保门对……………(126)
- 第二十一回 束脩无变有 老板再破财……………(132)
- 第二十二回 郑堂良策多 亲友生意好……………(139)
- 第二十三回 泼妇乱骂街 秀才巧治之……………(145)
- 第二十四回 郑堂接对联 替人解困忧……………(152)

## 第一回 郑堂放火炮 除死无大灾

话说明朝正德年间，福建福州府城内朱紫坊小巷深处有一个秀才，姓郑名堂，字汝昂，号雪樵山人。郑堂为人爽直诙谐，外号“滑稽诗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他样样皆通，是城里有名的书生。郑堂父亲郑珞，曾经出任过浙江宁波太守，为官清廉，不善拍马奉承，耻与宦官佞臣为伍，辞官退归林下。郑堂自幼受其父教育熏陶，秉性刚直不阿，不怕忤逆权贵，喜欢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当时，宦官当道，忠臣受压，所以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无意功名。他洁守雪白身世，隐居园林，自号“雪樵山人”。

郑堂已经二十多岁了，还是赋闲在家。这一天，是大年正月初一。自父母亡过之后，郑堂便是一家之主，所以起得特别早来主持家事。他正忙着供年饭开门迎新年，突然外面人声沸腾，抬进一部棺材来。他楞了一下，知道这是仇人跟他作对，稍一沉思，立即想出一个对策。这时只听抬棺伙计同情地说：“郑秀才，你今年流年太不利啦，大年初一就用这个不祥之物，实在倒霉！”郑堂问是谁叫买的。抬棺伙计答

道：“是后街碓店①钱老板买的，叫我们送到贵府。”郑堂说：“谢谢，你们辛苦了，麻烦把它（指棺木）抬到大门口。”棺木抬到门口，郑堂叫送棺伙计将棺材用斧头一块一块劈下来，点火燃烧。火烧木头，哗哗剥剥，好象放鞭炮一样，招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郑堂写了一副红对联贴在门上。上联写：“合坊高兴炮送霉气”，下联写：“开门大吉迎来官财”。大伙看了对联，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赞道：“秀才写得好！”人群中有一个老头上前对大家喊道：“让我唱一首打油诗好不好？”大伙说：“好！”老头引颈高咏：“新春喜气高，进官连进财。郑家烧火炮，除死无大灾！”大伙又爆发了一场大笑，连赞“好诗！”在阵阵笑声中，有一条黑影从巷尾溜走了。

经过半个月，到了元宵佳节那一天，郑堂又起了一个大清早，提着菜篮子，拿着米袋，上街采购东西，准备过节；同时，还特意到后街碓店找钱老板买各种大小水缸。在商议价目的时候，郑堂提出按斤论价。钱老板巴不得多赚钱，满口答应。双方议好粗大水缸每斤两文钱，上釉大缸每斤四文。郑堂挑拣后各要一口，请老板送去。钱老板本来可以叫伙计送去，因为他最近娶了个老婆，嫌伙计饭量大，每月又要拿工钱，就凭空诬赖伙计偷了钱斗里的钱，要辞掉他。伙计不甘被诬赖，跟他大吵一场去了，于是老婆补上了伙计的名额。由于老婆是小脚，上街送货的重担子便落到老板自己

① 碓店：碓，福州方言，音害；碓店即卖陶瓷的商店。

头上。

郑堂挑选好水缸，钱老板挑着担子跟着郑堂走。郑堂沿途买了猪肉、鸡、鸭、蔬菜和米、油、酱、醋、酒，全搁在钱老板担子里带回家。钱老板挑得上气不接下气，正月天额头冒汗，好不容易到了郑堂家，撂下担子直喘气。郑堂将过节的菜类送进厨房后，一手提一杆秤，一手抓一把柴刀，来到钱老板面前，一刀打破一口粗大水缸，说：“这口水缸我买一斤，请你称来。”钱老板被郑堂这一着弄傻了眼，呆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郑堂回过头来又想再打另一口上釉水缸，钱老板赶紧拦住：“郑秀才，不能再打了，按斤论价我不卖了！不卖了！”“讲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卖？”

“对不起，我宁可自认倒霉白去一口缸，白流一身汗，我挑回去。”钱老板拣了破缸片，挑起担子垂头丧气地走了。

第二天，郑堂又来到钱老板那里，要买一套上等彩瓷茶具。本来只要五十文钱，郑堂故意多给他五十文。钱老板吸取昨天的教训不敢多要，郑堂却强着要他收。老板心里想，郑堂这个人是不好惹的，多收他的钱，肯定又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郑堂再三要他收，钱老板再四推辞。郑堂说：

“钱老板，这是我自愿多给的价钱，愿买愿卖嘛，你只管收下。”停了停，他又微笑着说：“对啦，俗话说得好，只要不作亏心事，何怕半夜敲门声。”说完，便把多给的五十文钱硬塞在钱老板手里。钱老板听了后面这句话，知道郑堂来意不善，越发不肯接钱。郑堂把钱搁在桌子上拔腿便走。钱老板赶紧追上拉住他苦苦哀求说：“郑秀才，冤家宜解不宜结，



你把钱收回去吧。大年初一我对你作了一件问心有愧的事，让我把实情全盘告诉你！”郑堂故作惊讶地说：“大年初一，你作了问心有愧的事，究竟何事？”钱老板好比瓮子倒橄榄一样，一五一十地把王庄的王财主如何以老主顾的身份来勾结他，出钱叫他到棺材店买一部棺材，在大年初一送到郑堂家的经过说了。郑堂听了钱老板诉说，安慰道：“钱老板，你不用解释了，我一向与你无冤无仇，相信老板不会无故捉弄我，无非贪小便宜上了王财主的当。今天，我来这里，就是要你告诉我这件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郑堂说完，收回五十文钱，带着茶具，扬长而去。

## 第二回 郑堂买榕树 财主受惩罚

话说郑堂从钱老板那里回来，一边走一边想起一年前的往事，也是大年初一，王庄王财主派人送来请柬，说是办春酒，邀请乡绅名流聚会。郑堂不好推脱，只得前往赴宴。席间，看登五味酒过三巡，王财主到郑堂面前敬酒：“郑秀才，请干这一杯。”郑堂只好站起来回敬：“干干，一齐干杯。”王财主叫仆人送上文房四宝放到郑堂面前，堆着满脸笑容说：“今天特意请秀才前来不为别事，请留下一个堂匾，让老夫这座新建的大房壮观壮观！”同席一些人跟着拍马说：“对对，王财主看上了老弟一手好书法，千万不要负王翁盛意！”“如此巍峨大屋，倒值得老弟一书！”“值得，值得。王财主发家致富，光宗耀祖，更值得一书！”此一句，彼一句，咋咋呼呼塞满了郑堂两耳。郑堂听到“王财主发家致富”几个字特别刺耳，眨巴着双眼，提起毛笔在宣纸上一挥，写下两字大行草：“且白”。王财主是一个草包，不知道“且白”表示何意。旁边一个书吏为了讨好王财主，连忙凑上去解释：“好句好句，‘启且而清白’，褒奖



王财主一向家道清白。”王财主高兴极了，马上叫人拿去制一块金字匾挂在堂上，向人夸耀。这块匾挂了没有几天，有好几个人向财主密告，郑堂写“旦白”，是指戏台上旦角自白：“奴家……”这是当面讽刺财主是奴才之家。王财主听了非常恼火，摘下挂匾，准备寻机报复。

王财主此人原名王福福，以前是福州城内官巷坐省王太监的看门奴才。明朝宦官当权，恶溢满朝，从地方到中央的大小官吏要想升迁，都要走太监的后门。所以坐省王太监的门槛都被地方上大小官吏踩矮了。王福福挡门索贿，没有几年，便一跃成了王财主，前年刚告老辞去看门职务，回到王庄置田建屋，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大财主，好不显赫。王福福在兴头上被郑堂揭了老底，恼羞成怒，结恨在心，日夜想报复，又找不出名堂下手。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上述的诡计来打击郑堂。王福福自己不敢出面，花了一些小钱，让钱老板出面闹出正月初一那场抬送棺材的事来。郑堂忆起这些往事，不禁噗哧一笑，大摇大摆回到家里。

转眼间，清明节到了。清明这天郑堂到东门郊外扫墓踏青，回来时路过王财主家门。王财主门口种有一棵榕树，枝叶茂盛，郁郁葱葱。他看到后，一直围着榕树徘徊，口里不断啧啧称赞：“好树！好树！”没有片刻时间，已经有人把郑堂这个奇怪的举动报给王福福知道。王财主因为“旦白”之事早就跟郑堂闹翻了脸，见面不说话，所以，他只好蹲在大门后偷看郑堂搞什么名堂。郑堂还是自言自语地“好树，好树”，围着榕树打转转，赞不绝口。王福福被他弄得莫名其

妙，咳嗽一声从大门后踱着方步走出来，装着不认得郑堂的样子，吆喝着说：“谁在门口放肆？”郑堂毫不退让，答道：“是郑爷爷在这里欣赏宝树！”王福福听到“宝树”两个字，知道其中有名堂，不敢造次，只好堆下一脸笑容，讨好地说：“啊，原来郑秀才驾到，请进，请进。”郑堂说：

“我欣赏我的宝树，你当你的财主，秀才不进奴才门，请各行其便！”王福福碰了一鼻子灰，好生难受，正想发作，郑堂又在一旁喊着：“好树呀好树！”王福福对郑堂喊道：

“好树跟你无关，休在我门口嚼苏。”郑堂故作忍让的样子说：“好树让人家多欣赏片刻有何不可？”“树是我家财产，我有权不让你看！”“对对，这棵树是你的。不让我看也罢，是否商议开价把树让售给我！”“开价让售？”“对，凤钗献佳人，宝剑赠英雄，你就成人之美吧！”王福福心里想，郑堂最近犯了什么鬼？有没有喝醉酒？他仔细端详郑堂脸孔，不红不白很正常。他又观察郑堂的双眼，眼神正常，没有着魔，也不象有癡病。“那么他为什么突然要买这棵树？莫非他又想来捉弄我，开我玩笑？好，你敢上门顶撞老夫，老夫也不会给你便宜占！”王福福心定意决，开了价：三百两白银。郑堂听了这个价目，满口答应，“不贵不贵，值得三百两！王财主，烦你送上文房四宝。”“你要这个干吗？”“写字据给你，让我回家立即取银兑现。”“不要写啦，你尽管回去取银。”“不行不行，口说无凭，等我银取来的时候你又反悔，你们富人家唯钱是问，历来是反复无常的！”“你真的要买？”“谁跟你说假！”“三百两？”“我不会

少给半两！”“那么请进吧！”“我不进去了，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秀才不进……”“好好好，你别说了，我就去拿笔来！”王福福怕郑堂说下去，拔腿进内，但片刻就出来了，手上空空的。郑堂说：“怎么？财主，文房四宝呢？”王福福笑容可掬地说：“我刚才跟内人商量了一下，这棵榕树是祖上遗产，我们做子孙的不好让售。”“是吗！我早就说啦，你们这号人就是如此反复无常，上刻讲话下刻不算数。”郑堂气愤愤地甩手要走：“树是你的，不卖我也不强买。明珠投暗主，惜哉！惜哉！”边叹息边走了。王福福看着郑堂走出两箭多远，马上跑过去喊住秀才，把他拖了回来，朝门内大喊：“管家看座！”仆人搬出两张靠背椅，让宾主坐下。“树不卖，又把我拖住，这是为何？”郑堂故作恼火地说。“郑秀才息怒，留客总有要事磋商。”“你又想卖树啦？”“不！”“是不是嫌价钱低了一些？无妨，再加一百两！”“不不不，不是嫌价钱低，树我是不卖定了！”“不卖树就不用留我，谁有时间跟你们闲扯！”郑堂说完起身要走。王财主拉住不放，急急地说：“我想问问，这棵树宝在哪里？”郑堂听完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财主要问这个！”“对！对！请勿吝赐教！”“王财主！”郑堂大声喝道：“你想得太好啦。如果此树之宝我能明告与你，我何必出高价争买？”“怪我糊涂啦，如肯赐教，我也不惜重金！”“多少？”“一百两！”郑堂摇摇头，表示不满意。“一百伍！”郑堂霍地站起来：“告辞啦，无暇奉陪。”王福福又上前紧拉不放：“好啦好啦，二百两，完完整整的二百两！”郑堂这



时候才勉强坐了下来。“你叫管家找夫人取出纹银二百两来。”少许，管家送出纹银二百两交给财主，财主转手交给郑堂。郑堂对王福福说：“事关重大，请退杂人。”王财主喝退两厢仆人后，郑堂煞有介事地上前对王福福附耳说：“这棵宝树上端有一叶宝贝的叶子，名叫“隐身叶”，如果能取到手，王财主，你便可周游列国，要想得到什么，便能随手而得！”“叶子生在哪一个枝头上？”“这个无法奉告，只要你诚心诚意，斋戒沐浴，燃香上树，一天采不到第二天要继续采，直到隐身叶采到方休。你持着这一片宝叶，便可隐身遁迹，谁也看不到你。这样，不是更好让你去偷去抢，谁也休想抓到你么！”王福福听完，高兴极了，拍着郑堂肩膀说：“先生见多识广，使小老顿开茅塞，无限感激！”郑堂临别叮嘱：“采叶只能财主亲自上树，请贵夫人在树下帮忙，千万不要泄露于外人！”“明白了！明白了！”王财主高高兴兴地送走了郑堂。

王福福进入内厢，马上将这件大事告诉老婆马氏。马氏听了半信半疑，一切暂且听其丈夫安排。王福福则按照郑堂的交代行事，半点不敢马虎。第二天早上，王福福打发仆人路头路尾戒严，行人绕道而行，仆人也畏他财势不敢顶撞。王福福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还想发财再发财，只好拼着老命上树采叶，马氏在树下当帮手。第一天，王福福采了一整天叶子，毫无结果。第二天又忙了一天，还是找不到那片隐身叶！王福福从来没有劳动过，经过两天的折腾，不仅腰酸腿软，甚至两眼也开始发花，好在财主有的是人参汤来维

持体力。第三天王福福又上树采叶子了。从清早采到傍晚，仍然采不到隐身叶。他在树上采一片叶子问一次树底下的马氏：“夫人，看得见为夫吗？”马氏抬头仔细一望，答道：“看得见！”王财主丢了旧叶子又采新叶子，重复问道：“看得见吗？”“还是看得见。”从第一天采到今天，已经是整整三天了。天马上就要黑了，王福福采了三万三千三十三片叶，马氏的回答都是“看得见”！王福福采得疲乏啦，马氏也答应得腻烦啦。马氏心里想，自己丈夫肯定被骗了，自己不该也跟着受骗，要把这棵大榕树的叶子全部采光，最少还要采几天，还要跟着丈夫受苦受累几天。马氏想，不如说“看不见”，使他丈夫高兴，早点下树，事后再劝他别上郑堂的当。“看得见吗？”王福福在薄暮的夜色中有气无力地问着。马氏大声答道：“老爷，看不见啦！”“什么？你再喊一声！”“看不见啦！”王福福高兴地从树上半爬半滑，下得树来，双手郑重其事地捧着隐身叶，蹑手蹑脚地半跑着进了内厢，将叶子存进一个铁柜，外加三把锁。马氏进来拉着王福福吃夜饭。吃饭中，马氏劝告丈夫不要上郑堂的当了，哪里有什么隐身叶。王财主听到老婆这么说，起了疑心，饭吃一半便搁下，跑进房内打开铁柜取出隐身叶，因怕老婆骗走这宝贝，从这天晚上开始单独睡在书房里。

这一夜，王财主睡得格外香甜，宝贝到手，敌国之富的美事，不日就可实现罗！他一睡到第二天日出三竿才醒来。吃过早餐，迫不及待，王财主带上隐身叶上市场试试宝贝的灵验：第一天，他从酱鲚店铺顺利地抱回一大瓷缸

的豆腐香干；第二天又从肉铺那里毫不费力地提回一挂猪肝。经过实地试验，这片叶子真是无价之宝！王财主的心里乐得比蜜加糖还甜。第三天，他决定带着这个宝贝，到侯官县衙门开开唐知县一个玩笑，也解解往日知县对他不恭之恨。他端端正正捧着隐身叶，大摇大摆步进县衙。看门的禁子头是黄伯，跟王财主是老相识。黄伯瞧着王福福今天这个模样，以为有什么要事找县老爷，所以不加盘问就让他进了门。王福福暗暗高兴，这隐身叶果然灵验，连县衙门都可以让他通行无阻。王财主乐在心里笑在脸上，到县府大堂上抱下大印，大模大样走出衙门。到大门口，刚好唐知县从外头应酬回来，碰上王福福，见他手里捧着自已的大印，弄得莫名其妙。县府大印是县官的性命，怎么能随便让人取走。唐知县在轿子里喝道：“左右！给我拿下那个偷大印的老头！”哗的一声，几个捕快上前夺下王财主手里的大印，上了五花大绑，王福福被捕了。

唐知县升堂问案。对盗印大贼本来就不能宽恕的，何况又是王福福！唐知县想起当初上王太监门的时候，多次受过王福福的勒索，料不到他今天会落在自己手里，当然不肯轻易放过。王福福挨了五十大板，罚了三百两大银，站笼示众三天。

盗印事件，轰动福州城。酱鲞店和肉铺老板也一块赶来看热闹，看了王财主示众布告后，两人不约而同大笑起来，同时喊道：“王财主，你取走的香干、猪肝，我们已替你挂了帐啦，月底上贵府讨数①！”王福福被这两位老板一吵，

① 即讨债。

抬起头，张开疲乏的双眼，呆呆地望着……

站笼三天刑满，王财主被放回家里。他还没挨着床铺，两眼一黑，就地软瘫了下来，嘴里吐出白沫，人事不省。家里人象揭了锅的开水，乱腾腾的一片。



### 第三回 王太监施计 郑秀才罢黜

话说王福福财主经不起一番折腾，一到家便昏倒在地，惊坏了一家大小。家人忙用参汤灌醒了他，但他却卧床不起。家人只好朝请郎中，慕求鬼神，服药吃补，双管齐下。三个月后，王财主又能到处走动了。

王福福被郑堂捉弄之后，无时无刻不在寻思报复之计。他左思右想决定请他的主子王太监出山。这天是六月底了，没几天便是王太监的六十大寿。王福福跟老婆商量一下，筹办了一担寿礼，抢先到王太监衙内请安祝寿，顺便将自己如何遭受郑堂欺哄打击的经过说了一遍。打狗欺主，王太监动了肝火，答应为他报仇，叫王福福先回去，等待祝寿之日到安泰桥旁看热闹。

七月初一，是王太监六十大寿正日。太监命人在安泰桥旁搭起大戏台，把通往朱紫坊的路口给堵住了。巷内人们进出都要从戏台下面钻过去。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郑堂却挺身而出，上前找王太监论理。王太监亲自跟郑堂辩论，强辞夺理，最后说，“要想拆戏台，必须对对子，对得通就拆，对

不通，秀才也得钻戏台。”郑堂说：“好，让我回家换一换衣服再跟你对对子。”

郑堂换好衣服，从巷内走了出来。大伙一看，不禁哈哈大笑。原来郑堂把冬天的大皮袄翻面穿在身上，手里拿着一把大纸扇，摇摇摆摆地走来了。王太监坐在台上也看傻了眼，吓唬一笑，出了一个对子让郑堂去对。对子上联：“穿冬衣执夏扇不知春秋”。王太监想用“冬夏春秋”四个字难倒郑堂。郑堂文思敏捷，随口对了下联：“朝北阙镇南邦没有东西”。郑堂借此辛辣地讽刺了太监虽然坐镇南邦，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然而却仍旧是个“没有东西”的皇帝奴才，有什么值得夸耀？王太监听毕对句内容，唰地一下涨红了马脸，目瞪口呆羞惭万分。围观的老百姓拍手称快。太监只得命人拆了戏台，带着一班人灰溜溜地逃回宫巷。一清早就蹲在安泰楼馆店楼上看热闹的王福福，见主子不但报不了仇，反而败北了，也不敢再去宫巷，便饿着肚子溜回王庄。

这一回，郑堂对对子出了名，城里城外的人以能求到郑秀才的对子为无上光荣。福州郡守宋老爷丧妻，其妻虽死而双目不瞑，宋郡守派人请郑堂前往究问原因。郑秀才当场高吟一首：“夫人一貌玉无瑕，四十年来鬓未华；何事临终含泪眼，恐教儿子著芦花。”宋郡守听了郑堂这首诗深为感动，重礼厚谢。上杭街米行刘老板已臻古稀之年，很想替自己藏留一些名人墨迹传世，所以也重金聘请郑堂为自己题对画像。郑堂素来崇尚义气，哪肯为金钱而献媚。刘老板给了郑堂一百两白银，郑堂顺手扯过宣纸题上四句：“精神耿



耿，老貌堂堂，乌巾白发，龟鹤呈祥。”刘老板取回题句，异常兴奋，裱褙成轴，挂在厅堂。这四句诗首字联读原来是：“精老乌龟”。刘老板是土包子，还蒙在鼓里，洋洋自得哩。侯官县衙里有一个狱长，平常仗势鱼肉乡里，这天也来郑堂住处乞联。郑堂挥笔而就，上联写“英雄”，下联写“豪杰”。狱长以为郑堂畏他权势，撰联颂扬，因而十分高兴地求郑堂每联凑足七字。郑堂不客气地凑足了一对联子：上联接成“英雄手执苗竹片”，下联是“豪杰头簪野雉毛”，当面骂狱长是贼大王。狱长自讨没趣地跑了。

有一天，郑堂到亲戚家里做客，饮宴席中，此家有十个姐妹向郑堂敬酒。郑堂唯恐酒量不够，谢饮。大姐说：“郑秀才要想不饮酒，必须做一首诗。”郑堂说：“做诗容易，请赐题。”二姐说：“把我们十个姐妹用四行诗写好。”郑堂说：“可以，如果写得来怎么办？”“写得来，我们一人饮一杯，你就免饮；如果写不来，十杯要你一气喝下。”

“好！一言为定。”郑堂不加思索地随口念出一首诗：“一妹不如二妹娇，三寸金莲四寸腰，五六胭脂七钱粉，妆成八九十分俏。”席间人们鼓掌称好。十姐妹输了，七妹却不服气，挺身而出，说：“郑秀才果有本领，请倒过来再做一首诗，如果做得出，十杯酒我一个人全喝了。”“好，一言为定！”“把诗念来！”郑堂知道七妹是刚结过婚的，面对着七妹脱口念道：“十九皓月八分光，照见七妹共六郎，五更四处鸡三叫，二人恩爱在一床。”七妹听完羞得满面通红，半笑半嗔地跑过去打郑堂。十姐妹高高兴兴地认输了，

郑秀才免了罚酒。

回过来再说王太监。自从那天拆戏台以后，这家伙时刻都在找机会报复郑堂。

当年福州闹了“春头旱”，所以夏收时节歉收了。郑堂有一个远房亲戚跑来找郑堂借钱还地主的租金。郑堂问他欠谁家的租？亲戚说是欠王太监的租。郑堂说：“你去告诉王太监，今年粒谷无收，郑堂说这些租应该免了。”这个亲戚果然听郑堂的话，跑去央求王太监。王太监听说又是郑堂跟他作对，好生恼怒，立即对来人道：“叫郑堂来见我。”亲戚回话郑堂，郑秀才不慌不忙来到王太监门首。太监坐在厅堂上，皮笑肉不笑地对郑堂说：“郑秀才，你要想替人当说客免租，这个容易，不用多废口舌。我再出一个对子，你有本事对好，租免了；对不上，那只得请你代纳代纳啦！”郑堂说：“请便吧！”王太监指着院内一棵枯干的梧桐树，念了上对：“古木变枯，此木只能当柴烧。”郑堂笑笑说：“此句对有何难！”“不难，就对吧！”郑堂脱口而出：“高禾成稿，且无禾哪有租收。”王太监又一次输了，郑堂亲戚的租谷免缴了。

王太监三番两次败于郑堂之手，结怨为仇，暗中密派一个探子，盯梢郑堂，专门搜集郑堂的行状，乘机诬陷，企图置之于死地。

八月十五，仲秋之夜，郑堂信步来到南后街观赏有钱人家排塔放鳌山。华灯初上，仕女如云，好生热闹。郑堂观此繁华胜景，难免勾起忧国忧民的心事，不觉随口咏出一联：

“鳌山北耸今宵乐，圣驾南巡何日还？”此联一出口，便被王太监的暗探抄带去了。当晚，郑堂回家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门外冲进好几个如狼似虎的差役，向郑堂脖子上套上铁链拉着就走了。

第二天侯官知县升堂，说郑堂竟敢明目张胆反对当今皇上南巡，定郑堂为谋反大逆之罪，革去生员，锒铛下狱。前后没有半个月，郑堂便被判处死刑，详文上宪，等待按司审批。

## 第四回 巧计惩凶顽 借衣演太监

却说郑堂被逮下狱讯成死罪，消息传开，惊动了福州城全体生员，大家都认为这是王太监蓄意构陷郑堂。他们决定联名上控，为郑堂辩冤。就在此时，京师传来讯息，说正德皇上在扬州清江浦嬉戏捕鱼坠水得病后，接受了大学士梁储、蒋冕等人的奏请，结束南游，宣谕还京，此乃利国利民大举也。正德帝还京，一切“劝谏结束南巡”的言行，便不被定为“谋反大逆”之罪了。所以，福州百名生员上控书，得到按司批准，郑堂免去死罪。但是，福州城上下大小官员，对坐省王太监均以八闽太上皇视之。郑堂此案，原告是王太监。虽然由于情况变化，可以免除郑堂死罪，但为着照顾王太监的面子，认为郑堂的生员衔头不能恢复，还要贬在侯官县衙内当书吏，未经请假，不得随便回家。

郑秀才贬为县衙书吏之后，工作倒很顺手，办理公文又快又利索，县官对他还是很器重的。这天，公余清闲无事，郑堂诗瘾发作，提笔又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生员黜去充为吏，不怨他人自怨自。丝绌员领都一般，只是头巾添两

翅。”自己安慰自己。

十月廿一日，王太监府内又大排筵席，替他老母作八十大寿。府内十三进，排宴百余桌。宾客盈门，城中大小官员无不送礼巴结。郡守宋老爷送来一台好戏。王太监记起郑堂拆台之恨，心想今天哪能不借此良机刷一刷郑堂的面子？他双眉一皱，计上心来，驱使侯官县令指派郑堂前来演戏。郑堂到来之时，听说王太监要他上台当演员，明摆着这是要郑堂斯文扫地。因为当时福州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养仔去做戏，不如不出世。”郑堂毫不拒绝，只是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戏的节目要凭他挑；第二，演出之前让他去回春药铺买一些润喉清噪的药。这两个条件，王太监全答应了。

宴饮罢后，戏便开场。第一台加演《跳加官》和《王母蟠桃会》，接着要点正戏了。王太监让郑堂点。郑秀才什么戏都不演，要演《狸猫换太子》，由他当主角饰陈琳太监。这个戏班，今天到太监府中演寿庆戏，都是选彩头好，有祝寿意义的戏，没料到要演这个悲剧，而且还是在太监府，所以这类戏装全没带来。此刻郑堂却临时要演太监，弄得戏班老板手足无措。郑堂说：“你们不要慌，我有地方借到。”郑堂直接跑去找王太监借衣帽。王太监急着要看戏，急着要看郑堂的洋相，随即将自己穿用的整套服装借给了郑堂。

《狸猫换太子》戏开始，郑堂演了一出陈琳救主，声色俱佳，比正班演员演得还要好。原来郑堂聪明过人，平常喜欢看戏，听过的闽剧曲牌和词句他总是过耳不忘。演员的表演身段更是心领神会，况且他是文人出身，所以表演的风度



更加潇洒有致。

戏演完后，郑堂怕汗湿王太监的帽边衣领，特用自己的手帕将这些部分全都刷拭一番，然后将这套衣帽亲手交还给王太监。

过两天，王太监头上、脖子上长出了一种无名疮，开头奇痒，后来转痛。他立即请来名医调治，吃了几帖解毒丸散，敷了药膏，病情不见好转，反而从头到面部，从脖子到胸部，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疔疮。王太监此时心里着慌，发出请柬让全城名医都来会诊。会诊结果，毫无办法，因为这种病名在医书中找不到。王太监有权有势，立即贴出布告，声言能治好此病者，给予重金奖赏。

这时，郑堂行动比过去自由多了，没事也到街上走动走动。一天，他在宫巷口看到布告，上前扯下，看守布告的人立即把他带走。

王太监见是郑堂，心里嘀咕着：“我怎么老碰着这个人，难道我的冤家对头会给我治好病？”心想这件事要慎重，不要上当；性命关头，开不得玩笑，还是不让郑堂接触为妙。王太监开口说：“郑堂，我没听说过你会当郎中？”郑堂随口答道：“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读书人都学一点，这是有史以来常见的事，难道连这些起码知识你都不懂？”王太监又碰了一鼻子灰，忙改口说：“我是怕自己得的病怪，一般郎中难以胜任。”“我听说你曾请过全城名医会诊，毫无办法。今天，我先把你的病状讲一遍，讲得对时你就让我诊治，讲得不对，我就走。”王太监无可奈何，姑且



一听。郑堂诊过脉，看过舌头，便将病状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如何起病，如何发痒，如何疼痛，又如何蔓延，说得一清二楚。王太监从坐着听到站了起来，病情说得比自己感觉的还详细，不禁对郑堂肃然起敬。郑堂说：“此疮名叫入地穿穴蛇。”“为什么叫做入地穿穴蛇？”郑堂说：“此疮发自头面，下延身体各部，直至脚底流脓，最后毒入五脏六腑，命便休矣。病势迅猛，不及月余。”郑堂说完，拂袖而起，走回县衙，不管王太监叫谁阻拦也阻拦不住。

王太监立即派人邀请他赴医。郑堂说：“赴医容易，讲好价钱！”“榜文写着重金厚谢，太监爷不至食言吧！”“我要的不是钱！”“不是钱，要什么？”“还我生员，复我声誉，让我自由！”“待我转告太监爷，马上前来回复。”来人匆匆去了。

仅一筒烟功夫，来人复道：“一切均按秀才的要求办。”“何时兑现？”“病愈之后。”郑堂说：“先兑现，后医病。”王太监怕死，郑堂提出条件无不依从，马上叫侯官县宣谕：恢复郑堂生员衔头，恢复其名誉，并披彩放鞭炮，送其回家。一路上十分热闹，朱紫坊又喧腾起来了。

郑堂到家，全家大小无比高兴，排上酒宴大大欢庆一番。

王太监派来轿子停在郑堂门口，接郑堂赴医。郑堂说：“我不用去了，这三小包药粉，叫病人一天分三次冲开水喝下，三后天病便自愈。”来人接过药粉走了。

第四天，王太监的病，果然痊愈。按道理说，病家应亲

自到医生家里鸣谢方是。王太监是有权有势的小人，他不但没有感激郑堂，还后悔前几天不该答应其要求，恢复了郑堂的生员，不仅旧仇难报，还惹人耻笑——一个全省的太上皇竟压不倒一个小小的秀才！他懊恼之余，其心不死，还在暗地里算计加害郑堂。

郑堂早就料到这等小人绝不会改变心肠。这好比狗改变不了吃屎的本性。正是：诡谋妙计侵阍宦，刻薄千年说郑堂。



## 第五回 官场狗咬狗 郑堂逞奇谋

话说太监的疔疮，经郑堂一服药便告痊愈。这真是解铃须靠系铃人。当时，郑堂借用太监服装时，暗中已将发疮药粉施在其中，一经穿用，王太监即染其毒而疔疮发作；经郑堂解毒散一用，王太监疔疮便告痊愈，其灵验之处，就不容说了。王太监当时指派郑堂演戏，本想狠狠地把他侮辱一番，让他以后没脸见人；哪里想到自己反倒吃了大亏，让郑堂捞了一把，恢复了生员头衔。这叫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王太监一而再，再而三败于郑堂手下，他如何肯善罢甘休……

时间过得真快，郑堂回家一晃又是一个月了。这时，闽省上层官场，发生了一起狗咬狗的案件，轰动了省城。事情是这样的：福建盐运使和督粮道发生了矛盾，盐运使上疏指控督粮道在秋祭孔庙时有意东张西望失却礼仪，妄自尊圣欺贤，对抗周礼，要求朝廷给予严惩；督粮道也上疏指控盐运使挟嫌报复，请求朝廷治其诬告之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辞，互不相让，朝廷最后将这个案件交给巡抚处理。

如何处理该案？巡抚程鹤鸣接到朝廷通知后，苦恼得饮食无味，睡觉难眠。原来盐运使的背景是京师太监邱得，督粮道的靠山是皇上随身太监张阳，半斤八两，不分上下。程鹤鸣进士出身，没有什么靠山，对邱得与张阳两个权贵都得罪不得，是非曲直更难讲清，怎么不叫他烦恼？程鹤鸣连日来心境不佳，只好坐轿到宫巷找王太监，求其出力帮忙。

王太监见巡抚登门求助，也乐得从中捞一点好处，当天便在太监府召开幕僚军师会议，讨论研究这个案件的处理办法。从上午讨论到下午，越讨论越觉得难弄，始终讨论不出一个好的方案。二十几个智囊袋，弄得束手无策。

王太监眨巴着三角眼，暗暗在心中盘算着：这个案件确难处理，损一方便是得罪一方，不管得罪哪一方都要吃亏的。搞不好乌纱帽难保，难怪程老头愁眉不展。王太监想到这里，突然脑子里一亮，想将这个舵转到郑堂身上，让他骑虎难下，身受其害。于是，王太监对程巡抚说：“程大人，我有一条妙策，不知可行否？”程鹤鸣说：“王公公，速将妙策讲出，以免小弟寝食不安。”王太监说：“朱紫坊秀才郑堂，此人诡计多端，如能令其献策，或可解结。”程巡抚听说请郑堂当军师，茅塞顿开，好生高兴，当即派员邀请郑堂。片刻，那人归来回话：“郑秀才说民家不管官家事，太监高堂无缘登。”程鹤鸣知道郑堂跟王太监有隙，不愿前来，不如明日请他到巡抚衙门议事。心定意决，不再开言。王太监在旁怂恿说：“郑堂自有其策，非来不可。”程鹤鸣说：“待小弟明日再请不迟。”

第二天一大早，程巡抚又派人请郑堂，还是没有请来。连请三天，郑堂都予拒绝。王太监知道后，认为郑堂不来是怕担风险，越是如此他越催得紧，一定要程巡抚将郑堂弄来骑老虎。程巡抚到第四天，亲自打轿到朱紫坊面请秀才，郑堂身价更高了，答应程巡抚说：“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尽管说吧！”“要在巡抚衙门议事厅大堂召开一个军师会议，然后我提出方案按质论价给赏。”“好，我完全同意。”

当天，郑堂被请到巡抚衙门了。程巡抚立即召开幕僚会议，规模比上次在宫巷开会时还要大一点。

会议开始，照例是程巡抚介绍了案情经过，接着进行讨论。大伙唧唧喳喳讲了半天，还是漫无边际，不得要领。最后，轮到郑堂说：“论这个案件，确乎难哉。双方均不能得罪，朝廷催办又要迅速答复，这叫做‘三家夹五桶’<sup>①</sup>，此事难办。安排得好，转危为安；安排不好，一触即发。”程巡抚赶紧说：“郑秀才说得真有道理，速献锦囊妙计，以慰众望！”郑堂不慌不忙地说：“计策自有，勿用惊慌。还是要把条件议妥。”程巡抚急不可耐地说：“什么条件说吧！”郑堂说：“我只用九个大字，便可上复皇上，此案不了而了。”“那太好了，哪九个大字？”“且慢问哪九个大字，我一字要价白银一百两！”“九字九百两？”“对，九百两！”众人听说之后，议论纷纷，有的说九百两太贵了，有的说不要上郑堂的当，哪有如此灵验的“妙药”，有的说不要小看

<sup>①</sup> 福州方言：难于解决问题。





郑堂，鸡窝会飞出金凤凰的；有的说如果能解决问题，九百两白银不算多，巡抚的大纱帽其价要比此数高得多哩。这时，程鹤鸣当机立断，命家院到内厢夫人处取出私银九百两，当面交给郑堂。郑堂接银在手，当场念出九个字：“臣位列前茅不敢后顾。”这九个字的意思是：臣是一省长官，祭孔大礼时我走在最前面，为了严格遵守礼仪规矩，我是不能随便回过头去看别人的。督粮道有没有犯规，我没看见。他们之间的胡闹，找不到根据和旁证。这样，皇上就会不了了之。郑堂说：“这叫做三方都讨好，一家保平安——巡抚乌纱帽不是就可保住了吗？”众人对郑堂这九个字佩服倒地。程鹤鸣的双眉愁结也霍地打开了。

郑堂九个字换来了九百两白银，高高兴兴回到家里。借此机会，重振家业。

郑堂无意功名，早有弃文经商念头。有了九百两白银，本钱已可解决。要开什么店呢？他对字画深感兴趣，有一定研究，因而决意开设一间字画店。店堂开设在鼓楼渡鸡口。这里是当时全城的文化中心，侯官县、闽县、福州府、省抚按三司大衙门均设在这个地方的前后左右，是个繁华地区。郑堂店址选择好后，立即择定十二月初五日开业，店号叫“郑文堂”。

郑文堂字画铺开张以来，生意兴隆，字画进进出出，给郑堂赚了一笔钱。没几个月，门面越来越壮观了，生意越做越大了。

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书生打扮的外地人，取出一幅

画，说是要寄售。郑堂接过一看，原来是本朝已逝名画家周舜卿的作品《寒鸦渔火》。周舜卿的山水画运笔奔放遒劲，格调稳健，驰誉海内，执江浙画坛牛耳。当时唐寅、仇英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这幅《寒鸦渔火》真迹列为国宝，为什么会流传在民间？郑堂在欣赏凝思中被书生的叫声惊醒。书生说：“这幅画放在贵铺寄售，乞望代劳！”“售价几何？”“一千两！”“千两不贵，敝店愿意代售。”这笔生意就这样做定了。

周舜卿的《寒鸦渔火》画，果然招徕了不少顾客。有的在那里看得流连忘返，有的非常想买却买不起。到了第三天，来了一个买主，见面一口答应买下，只是身上带的钱不够，先给了郑堂五百两定金，定三天之内前来取画，到时候一并交清款银。郑堂收了定金付给买主一张收据。

翌日，卖主书生来了。他对郑堂说：“先生，对不起。今天下午我要坐船走了，我寄售的画还没卖掉，是不是让我取回去，不卖了。”郑堂说：“对不起，贵画已经卖了。”“卖了更好，请先生兑银。”“对不起，买主仅付五百银子，还有一半留着后天给。”“对不起，先生，我走得很急，离开榕城到什么地方去，行踪未定，刚好坐的船是我父亲朋友的官船，我不能再逗留了，我看还是不卖为好。”说毕，书生要去取画。郑堂说：“算了吧，我这里银子先垫全给你。”郑堂说完即在帐房处兑出白银九百七十两（三十两是代售费）给了卖主。书生接过银子点算一下，不慌不忙地走了。

过了三天、四天，还不见那个买主来取画，半个月、一个月后还是雁渺鱼沉。郑堂知道受骗，赶紧将这幅画送到他的一个老朋友那里鉴定。这位老朋友是全城有名的古字画鉴别专家。鉴定后说，这幅名画是伪造的。郑堂白白丢了四百多两白银，心里很气，猜得出又是什么人在盘算他。郑堂瞎子吃汤丸心中有数。

## 第六回 骗子终被骗 郑堂获巨金

却说郑堂被人以假画骗去了四百七十两白银以后，心中很是气愤。他不是气自己倒霉受骗，而是气自己的学问太不够了，对古字画的鉴别能力还差得远。郑堂那位专家朋友告诉他，象这类的假画，伪造的技巧是相当高明的，字画店一般鉴别不出来，难怪那么多顾客都以真画来欣赏。郑堂要取回骗走的银子是相当容易的，只要自己不声张，假画照样能混在真画里卖出。但是郑堂一向疏财仗义，不愿意去骗无辜的人，就将这幅画收了起来。为了今后不再受骗，郑堂每天晚上都主动到这位专家朋友那里刻苦学习，一连两月，从不间断，鉴别古字画的学问就大大增长了。今后谁再来混假画，恐怕没那么容易过关。

第二年正月早春，大地生意盎然。郑堂闲时无事，每天清早均到西湖踏青，偶而带着画具写生写生。他的画跟他的字一样潇洒风致，颇有才气。向他买画乞画的也不乏其人。这天他从西湖写生回来，已经八点多钟了，店铺里有位阔老打扮的老头在等他回来。介绍后知道，阔老姓龚名叫智远，

来这里商议一桩有关画的生意。龚智远十分客气地和郑堂寒暄了一番，便从锦缎包袱里取得一幅古色古香的横长卷国画来。郑堂打开一看，眼前突然一亮，认出是五代名画家顾闳中的佳作《韩熙载夜宴图》。这个作品能流传到现在，已成稀世之宝。郑堂问：“贵画打算现卖还是寄售？”龚智远文质彬彬地说：“此画系我家祖遗，在下不敢当败家子，没打算出让！”“那么足下来意？”“在下因家中有变，为了应付燃眉之急，拟将此画押当贵店，因为郑先生识货，可求高价。”郑堂知道来意之后，对这幅画反复端详一番，随口问道：“足下拟当多少银两？”“五千两，借期半月，重利偿还，五千还八千。”郑堂抚摸着画面：“无价之宝，五千少了一点。龚先生，家有急用，小店为了成人之美，借你八千……”龚智远听郑堂主动加价，喜出望外，连忙说：“感蒙盛意，决不辜负，偿还厚利七千，到期八千还一万五！”“痛快！哈哈哈！”郑堂招呼龚智远上座，取出文房四宝，立了字据，付过帐银八千两。龚老头收了银两好生高兴，将顾闳中的画交给郑堂。郑秀才收存好该画后，非常客气地送走客人。

一晃十五天，这天是最后一日了，龚智远没有来取画。郑堂从清早到傍晚，没半步离开店铺，专候龚智远前来赎画，可是连龚智远的影子也没看见。郑堂此时有点紧张起来，取出放大镜在画面上看来看去，悟了片刻，突然高喊起来：“哎哟哟，又是一幅假画！”店中伙计和掌柜听说又是一幅假画，大家惊慌地围上来争看。掌柜狠狠地说：“谁这

样没良心，专跟我们作对，一开正，就破财，今年全完啦！”伙计们也说：“我们告官府去，把那个该死的老头抓来！”掌柜说：“这个老头住在北后街五号，有名有姓有地点，还有字据在我们手上。郑老板，我们告他去！”郑堂垂头丧气地说：“此画一假，什么姓名、地址，一切皆假。告谁去？”掌柜不相信“一切皆假”，忙派一个伙计去北后街找人。没多少时间，这个伙计回来了，果然不出郑堂所料，北后街五号虽然有个姓龚的，可就是没有这个名叫智远的老头子。全店里的人好象揭了窝的蚂蚁一样弄得团团转，四处奔波，忙了一天，毫无结果。

第三天，郑堂放在朱紫坊家里办了十桌酒席，遍请全城士子名流和字画行家聚宴。掌柜在心里嘀咕说：“已经破了大财了，还要合钱尾办酒？我的包袱雨伞要备好，不用两天就得走啦！”

再说，郑堂第二次收了假画，被骗去八千两银子，这事在一夜之间不胫而走，惊动了全城的同行。有些消息灵通的人，早就前来取走寄售的字画，以免郑堂卷逃。谁料今天郑堂不仅没有卷逃闭店之意，还如此大摆酒宴，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大家都懵住了。这晚宾客倒来得很齐，无一缺席。他们有的抱着关切的心情来，有的抱着吸取经验的心情来，也有的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来，更有一些人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来。

酒饮一半，太平燕登席，院里放了鞭炮。郑堂从内室取出那两幅假画，挂在大厅堂的正中，抱拳作揖地对大家说：



“众位亲友同行，郑某由于才疏学浅，三番两次被人用伪造的古画骗走了八千四百多两银子，多年积聚，均付流水。郑某立志字画行业，决不因此罢休，倾家荡产也要支撑下去。郑文堂是不会倒闭的，诸位请放心！今天宴请众位，还有一层意思，让我们同行共看这两幅假画，认识认识它们如何用巧妙的手段以假混真。”郑堂说完，大伙眼睛全朝着假画望去。郑堂那位专家也霍地站了起来，高声嚷道：“这两幅假画，假得巧，伪得妙；制画的工法技巧都相当高明，花费也大，老百姓很难有此雄厚本钱。别说郑秀才受骗，如果小老一旦粗心大意也会被蒙骗的。大伙不妨换个过去认识认识这庐山真面目。”鉴别古字画的专家说完，大家果然离席排队挨次地去看假画，宴会变成了展览会。

同行挨次看完假画后，异口同声说：“郑先生功德无量，我们开了眼界，帮同行以后避免受骗上当，真是功德无量。”只见此时郑堂上前取下两幅假画，投进烤火的火炉熊熊燃烧起来。他边烧边说：“不能留此假画害人！”掌柜要上去阻止都来不及了，白白地看着两幅假画顷刻化为灰烬。

郑堂烧画，一夜之间又轰动了整个榕城。

翌日，郑堂睡了一个懒觉，九点了才到店里。龚智远这个老头子又坐在那里等着。见到郑堂，龚老头上前又是鞠躬又是作揖：“郑先生，真是对不起，在下前几天到乡下应酬作客，误了贵银还期！”郑堂说：“只误三天，无妨，加三成利息。”“加利息？”“这是看着龚先生面上，如果达官贵人前来商借，当不止此数。”“好说好说，利息当然要加，



只要画保管好就行了。”“保管贵画决不失责，请宽心！”

“那么是不是请郑先生将画取出来一看好吗？”“取画容易，务烦龚先生将本息算清兑现，马上叫掌柜取画。”掌柜见郑堂如此说法，心里七上八下，猜不透郑秀才闷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掌柜在一旁暗做手势，意思说：我是无处取这幅画的。龚智远眼快，对掌柜的脸色和暗示早已看在眼里，心想：画早已化灰了，你郑堂还装什么蒜？所以，他拍拍手提的大钱包说：“钱早已带齐了，见画就给钱，本息一并还清。”郑堂提高音调说：“掌柜，快给龚先生打算盘，算一算本息，误期三天加息三成！”掌柜莫名其妙地打着算盘，口里念着：“三一三十一，二一添作五，共计本息一万五千二百四十两大银。”“龚先生，请兑银吧，一万五千二百四十两！”“好，兑银，也请郑先生兑画！”郑堂进内迅速取出那幅画，交代掌柜收好银两后，即将该画付给龚老头。龚智远给了银两，接画在手，迅速展开一看，霍地两腿一软，几乎瘫了下来。

## 第七回 穷家扮魁星 富商谋子婿

却说龚老头看了那幅假画，双腿吓得瘫了下去。原来，郑堂早就察出这幅画是伪造的，当时故作不知，让龚老头就范。随后，郑堂照这幅画仿造一轴，同时在四处故意声张自己又受骗了，设宴毁画，让这个消息给寄画的幕后策划者知道，主动送来本息巨金。郑堂在宴席上烧掉的画是自己仿造的那一幅。龚智远一看原画还在，知道自己中了郑堂的计谋，白白送给郑堂七千多两大银，所以吓得两腿发抖。

郑堂通过多方面的了解，两次搞假画的幕后策划者不是别人，而是冤家对头——王太监。

龚老头和外地书生均是王太监雇佣的走狗，连龚老头的姓名也是冒牌货。

王太监赔了夫人又折兵，失去巨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他贼心不死，仍在伺机反扑。

郑堂这一次计挣巨金，惩戒了权贵，因而智多星诨号不胫而走。榕城许多士子和字画同业莫不钦佩。

郑堂有个同窗好友名叫宋万里，家境清贫，在渡鸡口附

近西门街也开了一片字画店。由于本钱单薄，贵重字画的生意无法捞到，因而他越来越穷，穷到揭不开锅了。人穷志短，宋万里悬梁自尽，幸被搭救。郑堂知道此事后，立即前去慰问，给了一些救济。为了替宋万里解决长久之计，他设了一个计谋，宋万里知道后好生高兴。

上杭街米行老板刘庆庆，自从前次向郑堂求字之后始终蒙在鼓里，不懂得郑堂在字中暗为捉弄，因而每逢过年过节都主动到朱紫坊拜访送礼，以与秀才有来往为荣。这天，气候凉爽，郑堂首次打轿到上杭街回访刘庆庆。刘老板受宠若惊，格外热情接待。郑堂早就得知刘庆庆有一个独生女，今年已经二十八岁了，还没有找到婆家，心中十分焦急。过去刘庆庆找郑堂的时候，也曾经提过招婿事情，请他帮忙介绍。这天郑堂专为此事找刘老板来的，刘老板喜之过望。

“这家亲事全托郑秀才帮忙了，究竟是谁家之子，家道如何？子弟人品怎样？多大年纪？”刘老板迫不及待地问道。

“城内西门街二宜轩字画铺宋万里的独生子，今年与令爱同龄。因家道清贫，所以亲事晚成。子弟人品超凡，将来功名无量。”郑堂说得天花乱坠，刘老板听得忘乎所以，急切要求郑堂引荐。郑堂答应他的请求，当天晚上带刘庆庆到西门街二宜轩拜访宋万里。

按照郑堂的部署，宋万里早已作好准备。刘庆庆、郑堂到来，宋万里当即排下小宴在店铺接待他们。正当酒过数巡，店后面传来了琅琅书声，音调格外优美动听。刘老板注目一视，紧贴着店后有一小间厢房，隔着窗棂坐着一

个二十八岁左右的男子，灯下读书，眉目清秀。刘庆庆看入了神，连忙问道：“宋先生，室内读书的莫非是令郎？”

“小犬粗顽无知。”宋万里欠身答道。郑堂又在一旁大吹特吹，说什么此子天分过人，一目十行等等。他们边饮酒边聊天，正谈到热乎的时候，突然披榭灯火霍地窜了一下亮光，刘老板定睛一看，突然浑身毛骨悚然。就在这时，男子背后跳出一个魁斗神，跟判官一样打扮，右手高握红笔（这是郑堂设计请人打扮的）。刘庆庆用手拭着双目，魁斗神一现即没。刘老板一向迷信鬼神。开头听了郑堂的吹嘘，此时又亲眼见到魁斗神，心中认定宋万里的孩子将来必定出仕当大官。当晚，他就主动向宋万里提亲。宋万里推说家道寒贫无力谈及儿女亲事。刘庆庆说：“宋先生，不用烦恼，亲事一切费用统由小老筹划，从明天起，令郎搬到舍下读书。”郑堂说：“刘老板，宋万里的孩子目前还没有办法离家，他要帮助父母料理店务。”刘老板说：“无妨，我先拨三千两白银给宋先生店面添资，到外头请一个伙计帮忙就行了，令郎还是专心读书好。”宋万里听刘庆庆这样说，忙欠身答谢。

翌日，刘庆庆一面派人打轿来接宋万里的孩子，一面顺手送来三千两银子。宋万里得到这一笔本钱，字画店有了希望，生意慢慢搞大了。他的孩子的亲事也定了下来，给刘庆庆这个百万富翁收去又当儿子又当女婿了。

郑堂一计救了朋友的穷困，一时传为佳话。

住在北岭隐为田园诗人的李金蛟，他也是郑堂的挚友，听





到这一段故事，对郑堂的过人智慧还不是十分佩服。因而那天闲来无事，修一书柬，寄给郑堂，请郑堂前来乡下一醉。

郑堂素来器重李金蛟，他们隐世埋名的志愿颇为一致。所以，金蛟请柬一到，郑堂第二天即登程赴会。

李金蛟接进风尘仆仆的郑堂，抱出一大壶自酿的青红酒，端上一碟子糟菜，一盘子炒豆，一小碗鸡蛋汤，用薄菜浓酒接待郑堂。郑秀才见李金蛟今天这个模样，知道是故意奚落他的，不便声张，任其摆布。

喝下三杯青红，两下寒暄一番。李金蛟说：“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酒无诗俗了人。郑老弟，不妨听我胡诌一首：端出玉壶表冰心，炖鸡佳味款知音；酸菜可解远来渴，炒豆芬香助长吟。”郑堂说：“李老兄，言道差矣，今天桌上明明摆着只有三碗菜，哪来‘炖鸡佳味款知音’？”李金蛟说：“桌上摆着这碗蛋汤，原是一只鸡蛋煮成的。这只鸡蛋我打算留着孵小鸡的，小鸡长大便是大鸡。不意郑老弟来早了，如今只好喝蛋汤了。”郑堂听完李金蛟满嘴书呆话，知道他是故意来考自己的。郑堂放在心里，没有再去反驳朋友了。喝完酒，宿过一夜，翌日即告辞归家。

过了一段时间，郑堂也修了一封书信寄给李金蛟，请他来朱紫坊一醉。

李金蛟如约到来，郑堂邀客就座完毕，自己进内也抱出一大壶老酒，端来一盘大肥肉，桌上又放着三小节青竹干。郑堂举杯在手，对李金蛟说：“李兄，喝吧，不用客气。”二人满饮一杯，郑堂停杯桌前说：“有雨无雷不精神，有酒

不咏烦了人。待小弟步老兄前意献丑四句：端出玉壶款旧知，白蒸肥肉炒姜丝；红糟黄焖入时笋，低酌催诗句更奇。”李金蛟是一个书呆子，见桌上只有一碗肥肉和一碟姜丝，自己得了脑风（高血压）病，一向忌油，没有可下酒的菜了，又听郑堂正在胡诌什么“红糟黄焖入时笋”，心下焦急，迫不及待地问：“老弟，桌上连笋蒂都没见到，哪有什么红糟笋、黄焖笋？”郑堂不慌不忙地说：“对不起，老兄，你来迟了！”指桌上两根小竹，感慨地说：“前不久这两根还是竹笋。当时如果老兄轻移玉趾使蓬荜生光，小弟打算将这些竹笋煮成红糟笋、黄焖笋两碗菜相敬老兄。你看！”郑堂指庭院一丛竹林说：“它们全长成竹子了。现在只好献小竹相敬！”李金蛟听了霍地站起：“老弟，愚兄今天佩服倒地了，你真不愧是个敏思捷才的士子！”从此之后，二人更加相敬相爱，情同手足。

二人正在饮酒笑谈之间，外间传来“客到！”

## 第八回 嬉谑成诗文 狗为太监婿

外面传话先说有客来，非是别人，乃是郑堂远房堂叔郑友开。友开见到郑堂，眨巴着一副斜眼，侧脸而视，说：“郑贤侄，叔叔有一事找你……”还没说完话，郑堂见他斜眼望人，的确好笑，加上这位堂叔平常总爱跟这个侄儿开玩笑，因而郑堂今天在朋友面前冲着酒兴咏了两句：“雷惊池中鸭，鸡啄壁上虫。”群鸭嬉戏池中，突闻雷声，皆抬起头一目斜望天空，鸡啄壁上虫也是这个模样。郑友开知道郑堂是嘲谑自己，便半嗔半笑地喝道：“你好生大胆，叔叔也可如此嘲笑的么？”李金蛟赶紧让座，郑堂一边说：“不敢不敢！”一边又接上两句：“郑堂陪叔话，叔又观别人。”李金蛟忙上前排解：“好啦，好啦，我们的滑稽诗人，不要再卖弄才情了，快坐下来听友开叔说话！”郑堂忙接待堂叔入席重开饮宴。郑友开正要说话之间，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她是乌山新建尼庵主持玉贞尼姑，到这里请求郑堂题写庵名字句。四位同席，郑堂让金蛟和友开先提庵名，有的说：“静居”、“玉居”，也有的说：“芝兰”、“玉仙”等等。郑堂对这



些庵名都不满意，他提出不如叫“恶臭庵”。玉贞尼姑嗔怒地说：“郑秀才，你怎么敢如此刻薄法门之人？”郑堂分辩说：“‘恶臭’二字拆开来就是‘西心自大’，说明你们对西传心法艳羨在心，感到无比自豪和高大，这有什么不好？”友开说：“字义解释得可不错，就是念起来难听，再改一个吧。”郑堂说：“好，那么便命名为妙香庵如何？”玉贞说：“妙香有何好处？”郑堂说：“妙香二字拆开是少女千人日，说明将来庵堂有兴旺到千人之众的时候，这还不好吗？”玉贞尼姑十分高兴取名“妙香庵，”当即请郑堂写了“妙香庵”三字带回去制作挂匾，悬在庵前的门楣上面。

玉贞尼姑乞取庵名走后，郑友开告诉郑堂说：“愚叔最近又被邻居恶妇欺负，请贤侄替为叔出出气。”郑堂说：“莫非又是居得利金铺的老板嫂姚氏么？”“不是她还有谁！”郑友开答道。李金蛟愤愤地说：“她借着是王太监的干女儿，有财有势，欺压街坊邻里！”这时候，郑堂同窗宋万里、邹一凤、高冠里等人前来造访。三人重入宴席饮酒，听说郑友开叔叔被姚氏欺负，大家均愤慨无比。有的说具状到官府告她，有的说不如聚几位兄弟把她店铺砸了，有的说索性打了她。李金蛟说：“诸位切莫性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是听听郑老弟高见。”大家也催郑堂出主意。郑堂半晌不发一言。邹一凤在他们之中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性子急躁，对郑堂的才情一知半解，不甚钦佩，霍地站起来说：“我看郑兄长的主意离不开我们刚才议论的，大家还是合计一下如何下手。”高冠里对一凤说：“你怎么知道郑兄长没有好计

谋？”一凤答道：“这是我的看法！”宋万里说：“你的看法不一定准！”邹一凤抗辩说：“不准？没有九成也有七成！”宋万里深知郑堂厉害，故意连江鸡“筑该<sup>①</sup>”地说：“邹一凤你敢不敢打赌？”“打赌就打赌，来吧！”“一桌大酒席。郑贤弟如果没有办法惩办姚氏，我输给你，如果有妙法治服了这个恶妇，你输了我。”“好，一言为定！”李金蛟、高冠里都参加了打赌。郑堂微笑地对大家说：“半天，我都还没说一句话，你们倒先把我当赌注了。本来我不甘心这么便宜地送给你们去打赌，因为疾恶如仇，要惩办这个恶妇，其他便不再管了。”邹一凤提醒说：“恶妇的干爹是坐省太监……”郑堂说：“正因为她是王太监的干女儿，我更要早日报复！”高冠里说：“郑兄长跟王太监斗法已经到了难分难解的地步，现在是欲罢不能！”李金蛟说：“还是以慎重为妙，大伙合计合计！”郑堂说：“诸位，请尽管放心，明天上午请各位到居得利金铺门口看热闹！”“好！”大家喝完酒各自归去。

第二天清早，居得利老板娘姚氏照例拖一张公座椅坐在门首看街景。左右邻舍的人从她门口经过，都不敢正目而视，看了一眼便诬赖人家调戏她；斜眼一瞄，便说人家瞧不起她；侧过头去不看她，又说人家对她轻蔑藐视。凡此种种，过路的人都要挨骂受诅；不还口犹则可，一还口不得了，小则损财赔礼，大则吃官司。因此，左右邻舍的人都不敢从金铺门前走过去，都要绕到对面街而过，姚氏被这一带

<sup>①</sup> 福州方言，即激将之意。

街坊人众绰号为“母老虎”，无人敢撞。今天郑秀才却扮演武松，打虎来了。

大约九点时节，正当街坊热闹之际，郑堂奇装怪服地从街那头过来了，手边牵着一头小黄狗。小狗脖子上戴着一副小木枷，上面写着充军两个字。郑堂这一奇怪举动，引来一大堆尾随围观的人们，一路叽叽喳喳好不热闹。郑堂到了居得利金铺门首驻步了，将小狗的绳子拴在门环上，便坐在地上对着小狗的脸哭鼻子，嘴里叨叨念着：“哥呀哥，哥今有去没回头，哥去充军长城头呀哥哥，哥哥一走留下小弟好孤单呀哥。”郑堂边哭边念，好不伤心。围观的人们弄得莫名其妙，以为郑秀才发疯了。居得利老板嫂见到郑堂此等行状，心里想这个人不傻也是呆，对小狗喊哥哥，实在够混蛋。想到这里，不禁噗哧地一声发笑。郑堂看到母老虎发笑了，立即上前指着她的鼻子骂着：“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妇道，请大家来评评理！”郑堂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嫂呀嫂，哥哥冒犯国法戴枷披锁押送去充军，这是家门不幸，嫂嫂不但不哭送，还在一边得意发笑。请街坊父老兄弟姐妹们评评理，哪有如此做妇道的？”接着郑堂又对着小狗哭唱：“哥呀哥，是哥没目讨着没好嫂，才有今天这苦恼。哥去充军离家庭，嫂嫂心中喜盈盈。哥不在家，嫂好行动。此等妇道太不仁罗哥！”母老虎姚氏听说郑堂将她比作狗妇加以嘲骂，便发了肝火，持着门棍赶打出来。郑堂眼快脚捷，牵着小狗逃跑了。街坊人们见到郑堂惩治了母老虎，无不高兴得拍手称快。郑友开、李金蛟、宋万里、高冠里、邹一凤等人早已混在人

回回回回 利得居 回回



群中看得一清二楚。邹一凤认了输，赔了一席酒宴，当晚郑堂几个同学均在安泰楼菜馆上聚餐。郑友开出了气，也十分高兴，添了好酒，让郑堂几人饮得痛快。

“狗为太监婿”的笑话一时传得满城皆知，王太监听见，更加咬牙切齿，痛恨郑堂，决不轻易放过他。郑堂对无恶不作的八闽太上皇王太监也是恨之入骨，也决不会轻易放过这小丑的！

## 第九回 冲撞作乐船 太监一命倾

话说郑堂奚落了王太监干女儿，王太监得知后气得一天吃不下饭。他心想：我是朝廷显贵，一省主宰，怎能容得如此污辱，此气不出，焉能在八闽呆下去。当天他将侯官县令找去密商报复的对策，遂以“青天白日当街调戏良家妇女蔑视王法”的罪名，拘留了郑堂。郑堂据理力辩，剖明是非，县令无法定下大罪，只得以赔偿姚氏名誉损失为由，没收了郑堂大部分财产。因而郑堂家道中落，又成为穷秀才了。

以理服人服心，以势服人服口。郑堂鸭脖子拗不过牛大腿，只好安分守己过着穷日子。字画铺因破产而倒闭，没生意可做，白天晚上不是做做诗就是画点儿画，聊度时光。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郑堂的朱紫坊居屋又遭火灾，烧得夷为平地。郑堂只好托人在水部门僻静地方的板桥头租赁一间小平屋住下了。他的儿子郑济也跟其父一样喜爱诗文，郑堂此时全副精力教孩子读书做功课。

再说王太监出了气，重新叫郑堂挨穷受苦，心下无比高兴。不觉春去夏来，端午节到了。王太监为了庆祝这个胜利，



便约了几个显贵，在福州西湖弄了一艘大花船，叫几个歌妓在船上一边载歌载舞饮酒作乐，一边欣赏湖中龙舟竞渡。

这一天，郑堂和几个朋友也来到西湖看龙舟。为了避免在岸上拥挤，他租了一条小船，几个穷朋友荡舟湖中，诗兴大作，吟哦不已。大家正玩得兴头浓郁的时候，王太监的大花船从五门桥那边钻过来了，笙歌悠扬，五彩缤纷，好生热闹。郑堂知道这是王太监的作乐花船，如果是别人，早已绕道避过。郑堂则不然，故意让小船朝着王太监花船开过去，没片刻工夫，小船撞到大花船上，花船摇了几摇，王太监正偃着一个歌妓作乐，差点儿被震得摔下水，因而恼羞成怒，喝拿撞船之人。郑堂被抓上花船，王太监睁开惺忪醉眼，见是冤家对头郑堂，既高兴又气愤，嘟嘟哝哝地说：“郑，郑秀，秀才，冤家路窄，今天咱……们又撞到一起……了，好……啦，来……也容易，去……也不……难。秀……才，只……要你在……我……船上马……上做一首诗……七步成吟……我……就放你走。否……则……。”郑堂冷冷地问：“否则怎么样？”王太监定睛一看，朝着郑堂说：“否则，见……官问罪！”郑堂瞟着蔑视的眼光大声说：“见官问罪，谈何容易。告诉你，钢刀虽利斩不得无罪之人！我郑堂不是怕你吓唬，而是今天我诗兴大作，七步不成吟不痛快！”“好，你……有本事，把诗作来！”郑堂高声说：“你给我纸笔。”太监命人给了郑堂纸笔。郑堂立即写上四个“苦”字。王太监在一旁见了哈哈大笑：“好啦，秀才今……天也知道喊苦连……天啦！”郑堂走上一步，迅速写下了一首七





绝：“苦苦苦苦苦天，上皇晏驾未经年，江山草木皆垂泪，太监西湖玩花船。”郑堂写好后，昂首高吟起来，小船上几个朋友听了无不高兴得拍手赞妙！王太监听了毛骨悚然，几分酒意全吓跑了，想伸手过去扯下郑堂手中诗稿。花船上一个显贵不慌不忙地把诗抢先接走了，板着冰冷的脸孔对太监说：“这诗你拿不得！”说完将诗纳进衣袖，喝道：“全部上岸！”“龙舟竞渡全部停止！”一声令下，没半个钟头，西湖游人逐渐冷清下来了。这个显贵究竟是谁呢？不是别人，是巡抚大人，所以令下如山倒。

王太监上岸后乖乖跟着巡抚上衙门，不能回家了。郑秀才也被巡抚请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巡抚大人刚才还是王太监一伙的同党，为什么郑堂一首诗，他变脸不认人了，视八闽太上皇如草芥？

原来，去年武宗正德皇上落水得病驾崩之后，接位的是世宗嘉靖帝。嘉靖为了重振朝纲，着手清除阉党，重用严嵩为相。他为了要废皇后张氏，拟立才貌双全的德姬方氏为正宫娘娘，但暂时找不到废立借口。严嵩也不是个好东西，也是依靠“巴结上玩弄下”起家的。他得知嘉靖心事后，立即主动上疏说：“天子为天体圆，皇后为地体方，纳德姬方氏为娘娘，正合天圆地方之象。”嘉靖帝见疏大悦，以严嵩此言为根据，公开诏示废立。严嵩立下大功，遂提升为武英殿学士，参与军机并公开代相。严嵩入阁后，密切注意皇帝爱好。当他得知世宗笃信道教时，他毫不犹豫地派出他自己儿

子严世蕃，到全国各地去寻觅所谓道行深高的道士。前几天，严世蕃来到福州，暗中住进巡抚行辕。他来福建有两个使命，一是找道士，二是搜集材料清除阉党，培植其父在各地势力。不用说王太监的倒霉日子到了。巡抚今天伴着王太监玩花船，目的也是为了暗中替严世蕃搜集王太监材料。正好，郑堂写诗骂太监欺君罔上，他好不容易有此材料，便当机立断地将王太监带去问罪。

严世蕃亲自审问王太监，并罗列了十条大罪。没几天，便将王太监验明正身押赴狮桥头斩首。正是：莫看秀才力量单，挥毫也能斩凶顽。王太监斩首之后，福建阉党势力一扫而光。严世蕃公开出头露脸了。

“夏蝉叫，荔枝红。”福州西门外有个著名的寺庙，叫做西禅寺。寺内有一棵荔枝树，丰产小核荔枝。树上累累果实又红又大又多。当时，权贵一年一度均在寺内举办荔枝盛会，饮酒啖荔，吟诗作乐，粉饰太平。今年荔枝会席上，王太监的位置让出来给严世蕃坐了。荔枝会结束后，严世蕃牵着郑堂的手来到大门口，为着实地摸一摸他的才情，指着那一尊高大的弥勒佛，对郑堂说：“郑秀才才情横溢，何不对此大佛吟哦一首联对呢？”郑堂见其突然袭击，知道是来摸自己的底，因为不甘示弱，他对着大腹便便、笑容可掬的弥勒佛即兴咏出一对联子：“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此联一出，围观者无不称绝。严世蕃为了拉拢郑堂，特命人将此对制一副金字联匾挂在弥勒佛两旁。此联含义深远，嘲弄了严世蕃之流，他们还没有感觉

到。正是：秀才肚內墨水多，泼墨污鬼鬼不知。

## 第十回 郑堂进京都 严嵩受摆弄

却说严世蕃原来是一个草包，郑堂写的楹联他不懂装懂地大加赞赏，装做自己赏识人才的模样对郑堂嘉许了一番。为了替父亲搜罗党羽，他决定带郑堂进京，推荐给严嵩作幕僚。

与此同时，他在福州乌山天师观内找了个年高老迈的道人，连同郑堂一起带去北京。天师观道士当天就献给嘉靖帝了，作为奉承阿谀的礼品。嘉靖大悦，对严嵩倍加宠信，当即升为丞相。

严嵩见其子办事有力，甚合其意，好生高兴，认为此子可继己业。严嵩留下郑堂，扈从左右，以期观察。

严嵩不比世蕃，此人甚是老奸巨猾。为了考核郑堂的才华机智是否过人，他设计了一个考题，对郑堂进行突然袭击。

一天傍晚，严嵩令家奴整理了一个大房间，但里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严嵩将其豢养的二十来个幕僚、军师和郑堂都集中起来，带到这个房间里，对他们说：“诸位请注

意，这是一个空房间，限在一个晚上内搬进东西，将房间填满满满的，谁填满得又快又好，谁就获胜。这次比赛事关重大，成绩最优者获本府甲级军师衔头，其次则是乙级、丙级，劣者不予录用。”大家听了相爷如此吩咐，人人精神格外紧张，因事关前程得失，哪有不关切之理。唯郑堂对此事非常淡泊，无动于衷，坐在大厅上打瞌睡。其余的人都在忙着比赛事情。

当天晚上，由十个人合成一组，一起想出个办法，用沙袋一包一包将整个房间填满。沙袋用了六百三十三包，勉强放满一屋子，十个人从晚上六点直忙到第二天清早六点，一刻也不得休息，忙得汗流浹背，腿酸腰痛。到搬完最后一包沙袋的时候，几乎十个人全累倒在地上，光景十分狼狈。严嵩大清早前来一看，摇摇头走了，并吩咐此项比赛在当天晚上再继续下去。

当晚，又是十个人一组，他们提出办法比第一组好一点，用稻草一捆一捆将房间塞满。稻草用了一百三十七捆，才把房间大部分塞满了。十个人忙到深夜三点才休息。家奴报知严嵩知道，严嵩当夜即赶来一看，笑笑说：“比昨晚的笨办法好一点啦。比赛完了吗？还有郑堂呢？”家奴唤醒正在厅上打瞌睡的郑堂，到严嵩面前答话。严嵩问道：“郑秀才，大家比赛结束了，现在只剩下你一个啦！”郑堂拭着朦胧的睡眼，无精打采地说：“相爷，明晚六点准请你光临此地检查我的应考成绩！”严嵩和旁边的人听糊涂了，以为郑堂在说梦话。严嵩大声说：“此事非同儿戏！”“儿戏不儿

戏，到时便得知！”

比赛的第三天晚上，严嵩和那些幕僚们，六点准都集中到比赛地点了。严嵩一看房间空空的，郑堂还没来到，有点气恼，以为郑堂跟他开玩笑，便问左右：“为什么此时郑堂还没来？”左右无以为答，那些幕僚们心想，郑堂太大胆了。严嵩目下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能随便得罪的？真是嫌命活太久了。大家正在私下议论之际，郑堂手捧一枝大蜡烛不慌不忙地从那边过来了。他跨进屋里，霍地满房子亮堂起来。郑堂一本正经地对严嵩说：“请相爷评定成绩！”严嵩眨巴着傻眼问道：“屋里空空的，评定什么？”郑堂笑着说：“相爷，满屋子亮光，你还说没东西！”“满屋子亮光！”大家异口同声惊呼起来，不禁从心底里敬佩郑堂的才智。严嵩此时也哈哈大笑起来，一边赞扬郑堂，一边暗中高兴自己已物色到一个智囊袋，今后篡位不怕不成功啦。严嵩当众宣布郑堂为相府甲级军师。

虽然严嵩培植自己势力是在暗地里进行，可是收了福建一个著名才子，不免走漏了风声。严嵩的政敌很快便将此事奏给嘉靖知道。

大家都说郑堂才智过人，嘉靖帝半信半疑。有一天上午，他传旨召见郑堂进行殿试。

严嵩接到圣旨不敢不从，只得带郑堂进宫朝见。郑堂跪叩见过嘉靖，皇帝传旨摆下文房四宝，然后对郑堂说：“郑卿家，孤闻你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确否？”

“启奏皇上，小臣不敢！”“勿容谦逊，孤今日拟召集京内



百名画家同卿家赛画，卿家意下如何？”郑堂忙答：“小臣才薄学浅，画技低劣，本不敢班门弄斧。今既蒙皇上垂爱，臣谨遵君命。”嘉靖听了极为高兴，传旨即速召集画家。数十名太监奉着旨意骑上快马飞奔出宫。一筒烟左右，京内百名画家均集中到宫殿来了。

嘉靖命太监取出一轴宽三尺长丈八的长卷横幅摆在地上对众画家说：“这幅长卷看谁画得最快最好？画上一定要画人物，要画多久，请大家议定。”画家们见此长卷要画人物，有的伸舌头，有的摇头，费时不是一两天工夫。有的说要半个月，有的说要十天，有的说要五天，最后的一个说要三天。郑堂在一旁不吭声。嘉靖帝对郑堂说：“郑卿家，你看要画多久？”郑堂答道：“待大家交画后，小臣当殿献丑，所须时间……”还没说完，嘉靖说：“一天？孤无法坐一天的殿！”郑堂忙答“陛下，小臣所须时间并非一天。”

“半天？”“不要。”“一个时辰？”“也不要。”“到底多久？”“半个时辰。”那么长一幅横卷只须两三筒烟头画好，殿上没有一个人敢相信，莫非郑堂不会画画，故意在这里撒谎，欺骗皇上？嘉靖也被弄得莫名其妙，连忙补充说：

“郑卿家，此非戏言吗？”严嵩担心郑堂乱来，祸惹到自己头上，也慌忙地说：“金銮殿上不可儿戏！”郑堂忙跪下说：“启奏万岁，小臣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好，退班！”嘉靖准旨，半个月內交画，大家分头去画，唯郑堂每日无事在相府整整玩了十五天。

交画期到，京城百名画家均已到齐，当殿向嘉靖交了



画。严嵩也带郑堂来了。皇帝立即命太监将百幅长卷全挂了起来，金銮殿上琳琅满目，所有墙壁上上下下全挂满了。画面上有的是三国演义人物，有的画水浒传人物。人物画最多的一幅是赤壁之战，成百艘兵船上能看到的便画了几千人。这个画，整整画了十五天，作者画这幅长卷废寝忘餐，身上肉掉了五斤。郑堂对这些画连看也不看，当即跪在地上对嘉靖说：“陛下，请赐文房四宝，让小臣献丑。”嘉靖马上命太监摆上画桌、长卷和笔砚。郑堂拜谢之后，当场挥毫疾画。还没到半个钟头，果然一幅丈八长卷画好了，交给皇帝。嘉靖展卷举目一观，果然是一幅好画，连口不断称赞。百名画家听傻了，郑堂真的如此厉害，半个钟头能画出这么长的横幅，而且还得到皇上连口赞美，究竟要什么花样？真是丈八金刚摸不着头。嘉靖命太监将郑堂的画卷挂在大殿正中，让大家欣赏。众人围上横幅一看，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果然是一幅巧画妙画。画面的一端下角画上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在放风筝，另一端上角是一只飘飘忽忽的蝴蝶风筝，画面的中间，画上一丈长的风筝线，这条线一气呵成，若断若续，飘逸有致。整幅画连成一气，布局谨严，着墨浓淡均匀，儿童和风筝串在一起，神态栩栩如生，整个画面洋溢着岭南画派的风格。众人看得出了神，对郑堂的画技从心底里钦佩之至。嘉靖原也是一个风流皇帝，在书画方面具有一定素养。当场宣布郑堂这幅长卷定为国宝，命太监藏入国库。

嘉靖含笑对郑堂说：“郑卿家饱学多才，今天当殿赛画，名列前茅，可喜可贺，理应高官厚爵，衣锦荣归，卿家

意下如何？”郑堂跪在地上奏道：“谢皇上厚爱，奈小臣过惯放荡生活，素来无意功名，望皇上玉成！”嘉靖说：“你不愿做官，朕也不使你为难。改换赐匾立坊光宗耀祖，郑卿家你看如何？”郑堂又谢绝了。嘉靖见郑堂给官不要，给荣誉也不要，心想此人大概商贾出身的，爱钱财吧！这个皇帝一向自命清高，见郑堂爱钱，心中略有不乐之意。因而，又出一个题目，让郑堂答对。嘉靖对郑堂说：“郑卿家，孤这里再出一个题目，请你回答。”郑堂俯伏着说：“谢皇上赐题。”嘉靖说：“假如说金銮殿上摆着两样东西，一个是道义，一个是金钱，卿家你要哪一个？”郑堂随口答道：“小臣要钱！”嘉靖听完哈哈大笑：“我早就料到你是爱钱的！如果由我来选取，我是要道义的！”郑堂立即又说：“因为我所缺的是钱所以要钱……”郑堂正要往下说，嘉靖是一个聪明皇帝，意识到自己被揶揄，当群臣还没察觉之前，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立即当殿赐金百两给郑堂，匆匆宣布卷帘退班。

郑堂得金回到相府，打算第二天回乡。严嵩好不容易物色到一个智囊袋，哪肯放走，要强拉郑堂入伙，成为自己的党羽。郑堂连皇帝的伙都不入，哪肯入你奸相的伙，严嵩真是异想天开。严嵩为了收买郑堂，第二天大摆酒宴为郑堂庆功。

京城内文武百官云集相府之内，笙歌妙曲，人声沸腾。严嵩为郑堂捧场，大家更为郑堂贺喜。郑堂坐在首席显位上一言不发，拼命饮酒，不管谁敬酒，他都不推辞，一饮而



尽。郑堂畅饮到相当数量之后，摇摇晃晃醉意朦胧地来到严嵩面前，举着酒杯说：“你……你是谁？这一杯给我喝……下。怎么？你……你不想喝，不……喝，我……就……要骂街啦……”严嵩笑着说：“郑军师，你醉啦！”“说……什么？我……醉，婊子仔醉……你不……想喝，我……要骂啦！大家，听我……说……”郑堂乘三分酒意大骂严嵩：

“奸……相，你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挟天子而令诸侯，弄权作恶，其罪一也；有功归己，有罪推人，其罪二也；纵子为非，打家劫舍，夺妻占田，其罪三也；顺你者昌，逆你者亡，罗织罪名，排除异己，其罪者四；伤风败俗，奸淫邪盗，其罪者五；不肖蒙显，戮引悖逆，其罪者六；中伤善类，乱黜陟之大柄，其罪者七；卖官鬻爵，纳贿受赃，其罪者八；残虐百姓，苛捐杂税，其罪者九；患不在塞外扰而起域中，其罪者十。”郑堂癫癫疯疯诉责严嵩十条大罪，席上文武百官莫不大惊失色，严嵩奸猾的脸上突然罩下一片乌云，喝令武士将郑堂推出府门处斩。正当几个如虎似狼的武士在捆绑郑堂之时，突然间，外头传来皇帝圣旨。

太监带来皇帝旨意，要严嵩当场答对。原来，嘉靖也曾听到有关严嵩的一些严重问题，如心怀异志，妄图觊觎皇位等等。不过这仅是耳闻，还没有确凿证据。目前皇室刚排除宦官包围，一时还离不了丞相辅佐。嘉靖为了刺探虚实，同时带有半警告性质，出了一个对子，让严嵩来答对下联。上联写：“阁老身高高似阁”。严嵩见皇帝作这样对子让自己对，心下惊恐万状，莫非泄了天机？一时心慌意乱，不知如

何答对。太监又在一旁催对。严嵩挖耳搔须团团地转，举目见到郑堂，喜从心底升起，忙喝左右替郑堂松绑，趋前低声讨好地说：“郑秀才，如能帮我作一个对子给皇上，解我燃眉之急，君有何求我必应允！”“你如能当众宣布，让我平安回乡，我即可写下对子。”“好，让我宣布。”严嵩当众宣布郑堂无罪，载功荣归福建，途中百官不得为难，一切川资皆由相府厚赠。郑堂知道皇帝跟严嵩的矛盾目前还不到崩的时候，他们之间还在互相利用。嘉靖的对子只是“谨防扒手”的告示，并无惩办之意。为了求脱自身，替严嵩作一个对子无碍大局。至于严嵩的结局，自有后来人收拾。郑堂当场写了一个对子交给严嵩。严嵩一看喜出望外。对子写：“天子胆大大如天”，不但颂扬天子有胆有识不会受人蒙蔽，而且表白严嵩不敢超越君位的心情。太监将对子报给嘉靖，果然不出所料，天子赐下金银财宝，让严嵩好好长期与其合作。

郑堂火速离开了京都，经过数月光景，回到福州。他将嘉靖赐的百两黄金，添置了一些田园，在水部板桥头安居下来。过着陶渊明式的田园诗人生活。每逢春节元宵，均在自己家门前大摆菜头灯，搞赛诗盛会。如此雅举，誉满闽都。没多少年，郑堂居住的板桥头遂为群众更名菜头桥。



## 第十一回 舟上抱不平 巧计治捕快

话说郑堂不附权贵从京都归来，水路乘舟途经水口。他正和衣侧卧舱中闭目养神，突然一阵嘈杂声把他吵醒了。舱的前头，有一老一壮在争吵。老的气呼呼地说：“你不要横行霸道！”壮年人是捕快公差打扮，吆喝着：“霸道便霸道，老子叫你起来就要起来！”边吆喝边将老头连棉被带人一块推下座位。老头不甘示弱，抖索着身子站了起来，指着壮汉也破口大骂：“海贼！黄伯，你有什么了不起。当年郑堂要你吃屎，我还在侯官县衙看你笑话哩！你是个小小的公差捕快便如此欺压百姓，今天要是再碰上郑堂，你便宜得了吗？”捕快恶狠狠地指着他说：“老货听着，我黄伯在侯官县衙当了十几年捕快，谁人不怕，哪人不敬。郑堂那小子我怕他甚么？嘿，告诉你吧，郑堂假使今天在此，我黄伯就要他进衙门吃官司，还要挨上三十大板。到时候，才知道老子的厉害。老货你乖乖滚蛋吧，别再用郑堂吓唬人。”郑堂不慌不忙走到老头面前，扶着他说：“老前辈，你先到我舱位上休息。”说着，帮老头拣起摔在地板上的棉被，卷好挟在腋

下，扶着老头到自己舱位上，又铺好棉被安顿他躺下。老头连喊数声谢谢，就抖抖索索地钻进了棉被。原来，这老头得了疟疾，此时正在发冷颤抖。郑堂不忍目睹，又将自己的棉大褂盖在老头身上。然后，他才漫步到了黄伯跟前。黄捕快裹着棉被，洋洋得意地在闭目养神。郑堂喊一声：“黄捕快，黄伯！”黄伯听到有人敢直呼自己的名字，恼火地睁开眼睛，一看是冤家对头郑堂，要发作又不敢发作，陪着笑脸说：“郑秀才，久违啦！”郑堂也说：“久违！久违！”他边说边躺进黄捕快的被窝里，说：“天气好冷，让我暖和暖和。”黄伯过去吃过郑堂的苦头，方才背后又说了他的坏话，心中七上八下，郑堂钻进他被窝怎敢不答应，只好顺水推舟地说：“能与秀才同被，不胜荣幸之至！”乘黄伯闭眼养神不备之际，郑堂偷偷将自己一两银子塞进被单里。

船到闽清口，黄捕快卷起棉被要登岸。郑堂迎上前去，说：“黄捕快请止步，让小生与你同行。”说着郑堂即到老头面前耳语数句，又匆匆过来，替黄伯扛棉被，说：“黄捕快，小生也到闽清有事，让我替你代劳。”黄伯以为郑堂怕他，由其代劳，省得自己费力，有何不好。黄伯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郑堂跟在背后离开了船。

登岸走了一大段路，不觉来到闽清县衙门口，郑堂飞步上前敲响堂鼓。黄伯看傻了眼，心中嘀咕着：“郑堂击鼓，要告谁的状？这小子诡计多端，我还是取回棉被自己赶路吧。”不料他去取棉被，郑堂死抓住不放，并且一边击鼓，一边大喊大叫：“快来人啦，公差抢劫罗！”县衙内闻



声跑出四个差役，不容分说地就将两人抓进了衙内。知县老爷升堂问案，知县问：“谁是原告？”郑堂说：“生员郑堂是原告。”“告谁？”郑堂指着黄伯说：“就是告他。”“告着何来？”“太爷容禀。”郑堂气直理壮地说：“他仗自己是公差，胆敢青天白日在官府门前抢老百姓的棉被。”县太爷问黄伯说：“你是何处公差？姓甚名谁？”黄伯白郑堂一眼，气呼呼地答道：“小人姓黄名伯，乃侯官县一名捕快，因公务在身，从水口到贵地，途中碰上这个刁顽秀才，无故抢去小人棉被，还诬赖小人行抢，真是目无王法，望太爷好好重办于他！”郑堂辩说：“世上只有有权有势的欺压无权无势的人，哪有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秀才敢去抢劫腰悬扑刀的捕快公差的财物，于情于理，无法说通！”县老爷听完郑堂分辩，颇觉有理，但又不能直断捕快行抢，所以只好说：“棉被有何标记？你两人各写一纸上来。”郑堂、黄伯各将棉被明显标记写上，从棉被的重量，被单的质料与花样，两人都写得一模一样，而郑堂多写了一句话：“被单内存放有一两银子。”县太爷宣读完两人写的标记，当堂打开棉被验过，果然在被单内找出一两银子。县老爷发怒地敲响惊堂木，吆喝道：“大胆黄伯！你身为县衙捕快，知法犯法，胆敢仗势拦途行抢！本拟重办，姑念你公务在身，免于问刑，速速退去！”黄伯有口难辩，只好自认倒霉，弃去棉被，狼狈退去。县老爷对郑堂说：“此铺盖你自取去，一路小心。”郑堂道：“谢太爷明镜高悬，断案如神！”郑堂掩着嘴巴爱笑不笑地扛着棉被退了出来。走到衙





门口，见黄伯耷拉着头走在前面，他紧走几步，赶到黄伯前面，假装歉意地说：“黄捕快，请原谅，刚才只是开玩笑，望勿介意。如今奉还棉被，物归原主。”黄伯信以为真，抢白了郑堂几句，接过棉被，刚走开几步，郑堂又大喊大叫起来：“快来人啦，黄捕快又抢我的棉被罗！”县衙内闻声又跑出那四个公差，重新将两人带进衙门。县太爷听完郑堂诉说，不容黄伯分辩，喝令将其拖下重责三十大板。黄伯一向打别人，今天挨了这一顿重打，够他受的。他护着疼痛的屁股，咬牙切齿地瞪了郑堂一眼，自认斗不过他，一拐一拐地走出了县衙大门。郑堂也跟了出来，那船上的老头迎面走来，郑堂也迎了上去，偷睨黄捕快一眼，故意大声地说：“老前辈，刚才郑堂进了衙门吃了官司，也挨了三十大板，同时还赔了一床棉被。真倒霉！”说完哈哈大笑不已。黄伯低着头急急忙忙溜了，他不敢逗留，害怕再吃郑堂的亏。郑堂将黄伯的棉被转送给这位穷老头，拂一拂袖子，便笑呵呵地走远了。

郑堂打抱不平后离开闽清，乘舟回到了福州。

## 第十二回 不附权贵归 门前车马稀

郑堂从闽清回到福州，一跨进家门，全家皆大欢喜。妻子陈氏当晚便烧了几碗菜为他接风洗尘。孩子郑济第二天四出奔走，通知其父辈的至朋挚友知道。

第二天下午，宋万里携带了两菜篮的梭子蟹、蚶、目鱼和具有福州风味的肉燕等等，第一个登门拜访。秀才好不高兴，邀万里上堂入座。郑济连忙倒茶款待。

“郑兄，我听说你回来，心上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宋万里略一停顿接着说：“那股高兴的心情叫我写也写不来，画也画不出，提着篮子就往市场上跑，买了几碗菜，今宵让我们开怀畅饮，你看如何？”郑堂霍地站了起来，重重拍了一下万里的肩膀笑着说：“好呀！托你的福了！”两人正说到热闹处，高冠里、邹一凤诸人也来了。四位老同学，济济一堂，海阔天空，无所不谈。郑济和他妈妈陈氏在厨房里煮菜暖酒，欢欢喜喜地忙个不停。“郑大哥！”邹一凤还是那么孩子气地说：“你在北京祸福吉凶未卜，把我们这几个人苦够了。按理说要给我们通通信呀！”他埋怨地瞟了郑堂一眼。高冠里说：“大哥倜傥不羁，决不会攀附权贵。严嵩入



阁不过年把，已经劣行昭彰，大哥在京都看得更清楚。我们不信大哥会走邪路，只愁大哥鸭脖子拗不过牛大腿呀！”郑堂说：“相府衙门深似海，一到那里，我哪能自由出入投寄家信？这一点，大家自会见谅。”郑堂停一停又说：“伴君如伴虎，相伴显贵大臣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说伴虎伴狼嘛，至少也是伴着一只狼犬，张牙裂嘴的凶相真够你提心吊胆了。”宋万里扳着拇指对郑堂说：“如果说斗智，严嵩哪是你的对手？我们只是耽心他们乱来，坏了你的性命。”郑堂忙将酒后痛斥奸相十条大罪的情况说了一遍，大家屏着鼻息听，听到千钧一发之处，攥紧拳头的掌心都沁出汗来。

酒菜备便，郑堂邀大伙上席。他作东道主执壶劝杯。酒过数巡，肴登数味，郑堂停壶桌前说：“现在听一听外头对我作何反响？”邹一凤毕竟年轻几岁，有什么话都象瓮里倒橄榄，抢先说道：“有，有！省城官场议论纷纷，有的说大哥得罪了相爷，斥归故里；有的说大哥顶撞皇上，犯了欺君大罪，什么时候头首落地都不知道。”高冠里说：“对，他们说，一个秀才破格提拔到相府当师爷，八闽有史以来还是第一遭。搞得好青云直上，大贵大福还在后头；搞不好，爬得高，摔得狠。这番大哥斥归，他们说凭他郑堂有多少智谋，也不用害怕了。假若还多管闲事，就叫他没便宜！”邹一凤接着说：“今后收拾秀才易如反掌！”郑堂听着无动于衷，低声地俯首问万里：“宋兄，为什么不见令郎？”宋万里叹息一下答道：“郑兄，别提啦。我的那个亲家刘老板，一听说你斥归回来，再三交代我的孩子，不准往郑家跑。”



邹一凤问：“为什么？”高冠里说：“怕受株连，坏了今后功名前程！”邹一凤愤愤地说：“这个老混蛋，过去想巴结还巴结不上我的大哥，现在却躲得远远的。”宋万里又气又好笑地说：“过去大哥替他写的‘精老乌龟’条幅，前几天也收起来不敢挂了。”高冠里说：“他还不知道大哥捉弄他哩。”邹一凤哈哈大笑：“让这只精老乌龟长久蒙在鼓里。”

“好啦，好啦，大家别再挖苦刘亲家了，说多了宋大哥会生气的。”郑堂说到这里，宋万里辩解说：“刘老板的势利眼我早就看不惯了，说他几句不会过分。”郑堂说：“省城那批官老爷想爬在我头上筑窝（作威作福），我也不会让他得到便宜！”邹一凤听到此话，劲头又来了，擎起酒盅，要郑堂干一杯：“大哥行啊，不减当年勇，这一杯一定要干！”郑堂不推让地喝了满杯。邹一凤抹一抹嘴说：“这批官小子不让他们吃点苦头是不会安宁的。”高冠里说：“郑大哥在京城碰鼻子回来，不伤筋骨也损了一点元气，对这批盛气凌人的大小官吏还是少惹是非。俗语说，不贪增福寿，只求保平安。郑大哥，我们还是深居简出，喝喝酒、吟吟诗，写字画画吧。”邹一凤道：“有窝囊气还是要出，鸡屎落地还有三寸气嘛！”郑堂慢慢地站了起来，举杯在手对大伙说：“大家干此一杯，树静风不止，郑堂此番归来，……”正要往下说的时候，郑济匆匆从外头进来，附着父亲耳边说了几句话，郑堂秉烛离席往外走。大伙不知出了什么事，也一块跟着出来。

### 第十三回 黄病打对面 五帝拿隔壁

却说，郑堂来到门首，秉烛一观，果然两扇大门上各贴一张白纸，左写“黄病打”，右书“五帝拿”，两句皆伤人恶语。郑济欲上前扯下，郑堂阻住：“不用扯，自有人替我洗扯。拿笔来！”郑济忙进内取出大笔，郑堂接过往上一挥，各加两字，成为：“黄病打对面”，“五帝拿隔壁”。书毕，郑堂带朋友们回屋继续饮酒作乐，直至深夜三鼓始散。

第二天清早，郑济开门，见门上白纸早已被人扯光了。正当郑济报给父亲知道时，昨夜的几位朋友又来了，也看见门上两张纸早已不翼而飞。大伙一哄而入，对郑堂说：“大哥，果真厉害，添四个字，他们就乖乖扯掉。”郑济说“爸爸，你怎么知道贴纸的人是对面和隔壁呢？”“对啦，大哥你从何而知？”大伙异口同声地问。郑堂说：“对面姓伍的老头，在巡抚衙门当师爷；隔壁姓王的，在侯官县衙当狱长。他们跟主子是一鼻孔出气的，捉弄我就是代表其主子来侮辱我。”邹一凤不平地说：“大哥，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对！此气一定要出！”高冠里急着说：“今不如

昔，还是少惹是非！”唯有宋万里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郑堂挺一挺胸脯，高声地对大家说：“不用多久，要张巡抚陪我披彩坐马放鞭炮逛城，补祝我衣锦荣归。此外，要县太爷在我面前行全礼，不得半分苟且。”众人听了可高兴啦，想一想又觉得莫名其妙，郑堂有何能耐呢？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

大伙正在议论的时候，李金蛟送来一张请柬，要郑堂上北峰会饮。郑堂邀请大伙一块去，大伙同意次日上山。

第二天晌午后，郑堂一行人到达李金蛟住处。这里山深林荫，映山红含笑微笑，迎客松彬彬有礼。这里无异世外桃源，郑堂心旷神怡，好生快乐，一住好几天。几位同学早已陆续回城了，只剩他一个人在山前山后踟蹰，见景生情，得了不少诗词佳句。

一天大清早，郑堂站在李金蛟门前，眺望群山雪封，美不胜收，脱口得一佳句：“晨钟梯云北海松风雪涛。”要想再续一句，就是接不下去，低头徘徊了一个上午，还是没结果。黄昏的时候，又出来观景觅句。此时，刚好山坡上有只小狗赶着公鸡下来，雪地上留着鸡狗的足迹，郑堂幡然大悟，好句子就对上了：“暮鼓步月东坡梅花竹叶。”鸡的足迹多象竹叶，狗的足印多象梅花。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触景生情情真诗精也。郑堂得此好句，乐得摇头晃脑地回到李金蛟家。当晚，两人畅饮青红酒，又喝得酩酊大醉。

郑堂在郊外生活数天，北山吟草，又得佳句，兴致勃勃

地回到水部家中。时届年关，富人过年发财恭喜，穷人过年鼎里没米。郑堂从皇帝那里得了一些银两，取一百两打发郑济购米赈济穷人。门前冷落多时，突然门庭若市，热闹起来，难免又引起人们注意了。对面和隔壁不时都有一些生疏的人来来去去，郑堂早就看在眼里，不动声色。

郑堂一边忙着赈济穷人年关米，一边在门首挂起招贴：卖春联。

隔壁姓王的那个狱长，背着手踱着天官步来到郑堂案前，看着郑堂在替人写春联，故意咳嗽一声。郑堂抬头一看，慢声慢气地说：“王狱长光临，请坐请坐。”王狱长清一清嗓子故作姿态地说：“郑秀才，生意兴隆啊！”“托福托福！”王狱长说：“请秀才再给在下写一对春联，价格多少照付不误。”郑堂连忙答道：“左邻右舍，算什么钱。王狱长春联要取何吉意？”王狱长答道：“过年吉意，不外是交好运，恭喜发财吧。”郑堂舒纸挥毫边写边说：“好说好说，此次包君满意！”不消片刻，果然一副春联写好了。上联写：“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下联写：“肥猪养得象大老鼠个个都死光。”王狱长端详一下对联，要郑堂当面解释，免得象上一回那样被骂为“贼大王”。郑堂笑一笑念给王狱长听：“‘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这句预祝你明年交好运。”接着念下联：“‘肥猪养得象大，老鼠个个都死光。’下句预祝你明年发财。”狱长得此佳联，得意洋洋，将春联贴在自家门首。

伍师爷看见王狱长贴了郑堂写的春联，心下十分羡慕，





很想也求一联，又碍着面子；堂堂巡抚大衙门的师爷求秀才写联，不被人奚落也被人耻笑！他在郑家门前踟蹰寻思，左顾右盼之际，突然郑堂又挂出一副特大新对联，瞟目一看，上写：“子能承父职，臣必报君恩。”不禁心下暗赞好句。伍师爷见此佳句，三角眼一转，拍一下大腿，飞步溜回书房，边寻找红纸，边得意洋洋地自言自语：“我又有晋升的机会啦！”

原来，伍师爷得此佳句，抄袭过来，成为自己创作的对联，用多年练就的肥颜体写了一副大春联，献给程鹤鸣。巡抚大人自从搭上严家关系，如今已是八闽皇帝了，听说不日还会高升到闽浙大总督。程鹤鸣见伍师爷献上此副春联，当然无比高兴，马上叫人将春联贴在大门的两根楹柱上，炫耀自己如何忠君尽孝，不愧当个封疆大臣。

王狱长求联，伍师爷献联，暂搁一笔不提。

且说，大年除夕清早，郑堂路过南街古玩珠宝店门口，见上杭街米行老板刘庆庆在那里。他装着没看到，也趑进店内存摩古玩瓷器。刘庆庆发现郑堂，连忙躲过一边，不敢打招呼。郑堂又气又好笑。区区小商人还怕我牵累，真是猴人假正经，势利叹人心。郑堂抓住这个机会，不让刘庆庆轻松，也故意躲在另一角落观看玉器。刘老板以为郑堂没发现他，匆忙购下一只宋初古瓷小茶壶，便悄悄离开了商店。郑堂紧紧尾随在后。走到官巷口，郑堂抢先一步赶上刘庆庆，用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刘庆庆吓了一跳，差点儿茶壶落地，十分恼火地回头一看，见是郑堂，忙陪着笑脸说：

“郑秀才，久违，久违！”“刘老板，贵人多忘事，你不认得我啦？”“哪里，哪里。”郑堂说：“刘老板，你这茶壶是刚买的吧？”“是，是，是刚买的。”“多少价目？”“二百两白银。”“不贵，不贵，此乃宋初古瓷。珍品，珍品！”郑堂一边赞誉一边伸手要摸茶壶，宋老板是个吝啬鬼，花了高价买的东西，哪肯随便让人玩拿，紧紧抱着茶壶躲过一边，想脱脚离去，忙说：“郑秀才，鄙人有事先走一步，后会，后会！”郑堂哪能让他先走，便上前拖住他的衣袖：“且慢，小生有话要说。”刘老板收住脚步，不敢腾挪，怕茶壶被郑堂拖落地上，连忙说：“郑先生，有何吩咐，快说，快说。”郑堂指着茶壶对刘庆庆说：“刘老板，在下想替你这只茶壶算个命，你看如何？”刘庆庆听傻了眼，溜转着眼珠，肚内纳闷。郑堂又要出什么花样了！刘庆庆本来想拂袖而去，见郑堂那股认真的神态，又不敢造次了。口里只是说：“郑先生几时学会卜卦算命？”郑堂随口答道：“上京城刚学会的。”刘庆庆带着尝试的口吻说：“那你就试一试吧！”郑堂郑重其事地说：“不是试一试，而是认认真真替贵壶算一算。”说完，两眼端详着茶壶，左右前后都看了一遍，掐指一算，“啊”了一声，惊喊起来：“不好啦，刘老板！”刘庆庆吓了一跳，听说“不好”二字，连忙凑上前小心地问道：“郑先生，此壶有何不好？”“大难临头！”“什么难？”“子午卯相生相克，此壶过不了明天午时！”“什么？过不了明天午时！？”“明天午时此壶必破无疑！”刘庆庆半信半疑。郑堂拍拍胸脯说：“过了



明天午时，此壶不破，你来找我。”刘庆庆眨巴着双眼想了想，望着郑堂的脸，笑一笑说：“郑先生，敢不敢打赌？”

“敢！”“多少钱？”“二百两白银。明天午时一过，此壶不破你拿壶到敝舍取银。”刘庆庆说：“即使破了，我也愿意奉送二百两。”“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二人说完各自走了。

刘庆庆回到家里，直奔自己的卧房，把茶壶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的正当中，自己端一把公座椅坐在桌前，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茶壶。老婆胡氏喊他上厅堂过节他也不去，反而叫她把鱼菜端进卧房。胡氏无奈，只好将就。刘老板边吃边望着茶壶，不料在进第三口鱼菜的时候，那只心爱的花猫突然跃上桌面拖鱼，差点儿把茶壶碰落地上。他扔了碗筷，双手捧住茶壶，揽在胸口，大声吆喝，赶走馋猫。虽是腊月严冬，刘老板额头的汗珠却沁出来了，草草叫人撤下鱼菜，又聚精会神地守着茶壶。

大年除夕，全家在大厅围着圆桌子边嗑瓜子边守岁，唯独刘庆庆一人蹲在房内守茶壶。过了午夜，人们都去睡了，刘老板还象木雕泥塑的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尿急了，便解在痰盂里，不敢越雷池半步。胡氏见丈夫从外头回来，便被这只茶壶迷住，通宵达旦地守着，不知是什么缘由，本来想顶撞顶撞，但除夕晚上夫妇不宜吵嘴，便忍住性子，自个儿睡去，一夜无言。

大年初一，外头鞭炮哗哗叭叭响，孩子穿着新衣见大人就喊“拜年”，要压岁钱，要福桔，真够热闹。胡氏端着一



碗太平面进来让刘老板吃，刘庆庆摇摇头要她拿走。初一，大吉大利也不便顶嘴，胡氏又按捺性子端走太平面。胡氏娘家孩子过来向刘老板拜年，刘庆庆不答不理，好象没有看到。孩子捞不到压岁钱，又摸不到红桔，吵着向胡氏嘀咕。胡氏再一次忍着，自掏腰包打发走孩子。初一中午饭，又是一家团聚欢宴的时候，刘老板还是一动不动地守住茶壶。现在，胡氏真有点恼了，进房喊刘庆庆上大厅，刘庆庆还是摇摇头不答不理。菜都上席了，刘庆庆是一家之长，他不露面，其他人不好随便先吃。第二回由女婿去请，还是不答理；第三回由女儿去请，照样不答理，胡氏这一下火冒三丈，卷起衣袖，急急走进房内，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丈夫手里的茶壶猛地一下抢了过去，“砰”一声摔个粉碎。刘庆庆唬地跳了起来大喊大叫：“完啦！完啦！二百两银子全完啦！”刘老板话声未了，郑堂刚好跑到刘家，以拜年为名进来观察，见这情景欲笑不得。刘老板吝啬成性，一下子丢了四百两白银，心中如刀割一样，双腿一瘫，一屁股栽在公座椅里了。

## 第十四回 菜头灯诗会 知县行全礼

且说郑堂见刘庆庆茶壶摔破，跨进门槛，伸手向刘老板讨取二百两银子。刘老板只好认输，如数付给。郑堂接银在手，微笑着对刘庆庆说：“刘老板，这是势利反被势利害。你不要门缝看人看扁了，以为穷秀才从京城落魄归来，便可以任人轻视、蔑视、歧视吗？告诉你，正月十五日，侯官知县必须到我们家行全礼，请我正月十六披彩骑马游城，程巡抚还得陪我逛遍全城，补贺我京都荣归。请你转告我的亲朋戚友，叫他们到时候一起来凑热闹，也请你光临光临。”刘老板说：“小老有眼不识泰山，得罪郑先生之处，尚乞原谅。元宵之夜，我定然通知贵朋贵戚到府祝贺，小老到时候也一定去拜会先生。”“那好了，上元之夜见面。”郑堂说后，提银扬长而去。

一转眼，元宵佳节到了。郑堂买了好多菜头（白萝卜），吩咐全家大小动手制成菜头灯，上了各种颜色。灯上用自己娟秀小楷写上诗句。入夜，菜头灯点上小蜡烛，挂在门首，一列列一行行，五光十色，小巧玲珑，招徕了不少观众。刘





庆庆通知的郑堂众亲朋，纷纷如约前来参加菜头灯诗会。北峰的李金蛟晌午以后就到了，他带来了新作的诗句，让郑堂上了菜灯。傍晚，邹一凤、宋万里、高冠里和堂叔郑友开结伴同来，宋万里的孩子吃过节餐后也赶来了，就是不见刘庆庆前来。郑堂冷落多时的家门口突然又热闹起来。此时，早已有人将这个场面报给侯官县知道。唐知县怀有上司密令，得知此讯，怎敢迟延，立即打轿板桥头，看个究竟。

灯会经过充分准备，不仅灯式品种繁多，而且诗词内容丰富多样。一首新诗一盏灯，一副联对一对灯。其中有谈论历史古人的灯诗：“王字添口字是呈，畅怀谈论古人名，古人名字多又多，喜怒哀乐何许人？”“喜是刘备去招亲，怒得周瑜气在心，哀字孙权没好意，乐得孔明喜盈盈。”有写郊野农妇车水劳动场面的灯诗：“媳妇子台家<sup>①</sup>，三人踏一车，带子摇铃子，田水响哗哗。”有猜谜灯诗：“什么花花在山头？什么花花要下楼？什么花花厝边过？什么花花水面流？”“老虎花花在山头。猫仔花花要下楼。长蛇花花厝边过。龙舟花花水面流。”此外还有对子灯。其中拼字成对的如：“骑奇马，张长弓，单戈作战。”“嫁家女，孕乃子，生男曰甥。”言物打趣的如：“拂手拂尘非拂手”，“锄头锄草不锄头”；“鼠无大小皆称老”，“莺不雌雄尽是哥”。有写坊巷掌故的灯对：“四十登科甲戌还登甲戌榜”“五旬抱子长孙犹抱长孙儿”这是写正德年间闽籍户部员外郎林春泽五代同堂致士归榕建人瑞坊的故事。唐知县一下轿就忙着

<sup>①</sup> 福州方言，意即婆婆。





看灯诗、对子灯，想在这些诗对中找郑堂的问题，不意他却被这些情趣横生的诗对吸引住了，越看越喜欢看，看了一百多个菜头灯。看完了，余兴未尽，他正托着近视眼镜呆在那儿，郑堂出现在门口，全身奇形怪状的披挂把县老爷吓了一跳，围观的人们也全都哄堂大笑。原来，郑秀才全身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对子笺纸头，五彩缤纷，郑济举着火把在一旁照明。唐知县喝退围观人众，亲自走到郑堂面前，托着近视眼镜，恭恭正正地从郑堂的额头依次看到腿部，周而复始，连看三回。对子一个接一个，句子一句巧一句，什么红对白，有对无，布谷对提壶，毛锥对羽扇，天阙对皇都，花肥春雨润对竹瘦晚风疏，麦饭豆腐终饱汉对菜羹鲈脍竟归吴，等等，等等。唐知县看到高兴处，不禁轻轻吟哦起来。从远处看过去，县老爷好象对着郑堂边行全身大礼，边在念念有辞地恳求着什么。唐知县周围都是衙役把守着，闲杂人等不得近身。刘庆庆此时早已混在人群中看着县老爷如此举动，心下惊服郑堂厉害，怕在此多生枝节，看完即匆匆离去。唐知县整整花了一个钟头，才把灯会的诗对全看遍，打轿回衙时已近三鼓。

郑堂待唐知县走后，匆匆进内又换了一身怪服，连夜奔向巡抚衙门去处。

## 第十五回 郑堂披彩挂 巡抚伴逛城

话说郑堂在菜头灯诗会上出足了风头，诗灯诗对，妙趣横生，雅俗共赏。县老爷叫绝，老百姓喊好，轰动了榕城三坊七巷。从此之后，菜头灯诗会一年一度盛况不衰。数载，郑堂居处的板桥头遂为里人改名为“菜头桥”。这是后话，暂且慢表。

却说元宵之夜，郑堂披一身孝服，手持纸制的孝儿棍，一路哭哭啼啼赶往巡抚衙门。路上行人见郑堂这个模样，莫名其妙地也尾随着看热闹。郑堂闯进了衙门，衙役知他是个厉害生员不敢拦阻，其余闲杂人等拒之门外。

郑堂直闯巡抚衙正堂，一到那儿俯伏埃尘啼哭不已。此时，早已惊动程鹤鸣。他穿戴完毕，当即赶来堂上，见郑堂此举，心中纳闷。为了不尖封疆大臣体面，打动惊堂木，怒喝道：“下面甚等样人，胆敢吵闹巡抚大堂？”两旁差役也一起助威呐喊。郑堂抬起头来，见是巡抚，连口喊道：“巡抚大人，我是到此救驾呀！”程鹤鸣莫名其妙，又一次喝道：“郑堂，你疯了吧！这里是巡抚衙门，不是宫苑里，你



救什么驾？”“生员就是要到此地救驾的，皇上灾星临头！”一提到皇上，程鹤鸣突然谨慎起来，不敢造次，连忙缓和口气地问道：“郑秀才，皇上遭逢何等灾星，速速道来！”郑堂站了起来，指着大门口说：“灾星就在贵府衙门的那副春联上。”程鹤鸣连忙走到郑堂面前，十分客气地低声问道：“郑先生，那副春联有何不妥，乞请赐教！”说完，喝退两厢差役，请郑堂入座。郑堂此时摆起架子，翘着二郎腿，拈着二撇须，念着那副对联：“子能承父职，臣必报君恩！”程鹤鸣小心翼翼地解释道：“臣报君恩，子代父职，表示忠孝两全，有何不可？”郑堂斜目望着程鹤鸣的脸，不言不语。程鹤鸣被郑堂望得毛骨悚然，忙又低声说道：“错在何处，盼先生指点指点！”郑堂慢声慢气地说：“程大人系堂堂进士出身，是真的看不出问题，还是明知故犯？”程鹤鸣连口答道：“确系不知，确系不知！”郑堂站了起来说：“好吧，我就把问题点出来吧：世上只有君臣之称，哪有臣君之称？只有父子之唤，没见过子父之唤吧？你大门上的对联，子在父前，儿子爬到老子的头上，孝从何来？臣在君上，臣子压在皇君上面，明明是要造反，还说得上忠吗？”程鹤鸣听了郑堂这一解释，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发抖，心中叫苦不迭，害怕郑堂传扬出去，毁了前程犹则可，欺君罪在不赦，还要株连九族。想到这里，他也顾不得体面，连连向郑堂作揖陪小心说下话，请求解围之计。郑堂说：“要解围，自有办法，不过要答应我一件事。”“不说一件，十件，百件，只要郑先生道出，自当照办。”程鹤鸣拍着胸脯说。郑



堂提出，要程巡抚晓谕全城大小官员，明天让郑堂披彩挂红，骑马游城一天，以示京城荣归之贺。巡抚还得亲自伴游。程巡抚为了免遭欺君之罪，只得一一允诺。郑堂当场提笔改了对联：“君恩臣必报，父职子能承。”程鹤鸣抹了额头汗珠，喜得忙将郑堂新联叫人覆盖在大门口的旧联上。

正月十六日大清早，巡抚果然晓谕全城大小官员，见到郑堂披彩骑马游城，必须下轿下马，不得无礼。程鹤鸣这一天，亲自陪着郑堂游城，何等威风何等体面勿庸多说。刘庆庆和邹一凤他们见到郑堂荣归游城，心下对郑堂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别是刘庆庆对郑堂决不敢再行怠慢了，他的势利心眼也有所收敛。

郑堂荣游榕城，夺回了声誉。老百姓对他益加尊重拥戴，官府衙门也不敢轻视于他。正月十八，他路过侯官县衙门前，见唐知县在堂审理一起公案，旁听人众多。郑堂爱管闲事，拐进县衙，又惹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 第十六回 秀才判公案 财主变穷户

且说那天郑堂路经侯官县衙，见衙内人声嘈杂，料定又是唐知县在审判案件。他顺脚拐了进去，混在人群中看热闹。

衙内果然是唐知县在审处一桩民讼。王庄有两家富户，一个是郑堂熟悉的王福福，一个是张明。原告张明，指控王福福偷走了他的传家之宝旱烟筒，王福福反告张明诬赖，旱烟筒却是王家祖遗。王福福暗中送了三百两银子给知县，张明暗中也给知县送了三百两白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唐知县进了六百大银。收入钱财替人收理，唐知县如何判处此案，确实也费了一番脑筋，看来他只好顺水推舟见机行判。所以，今天故意公开让人观审，表示自己廉洁公正。

唐知县敲响惊堂木，问过原、被告名姓年龄籍贯后说：“下面张明！”“小民在！”张明答道。唐知县接着又问：“张明，你说王福福那一管旱烟筒是你的祖遗，有何根据，能否道出旱烟筒特别标志？”张明毫不迟疑地答道：小民旱烟筒，烟嘴是一块绿色宝玉车制的，烟杆是三百年前的湘妃斑竹，烟斗是九成赤金重计半斤所制。还有一只烟包，正面

绣丹凤朝牡丹，背面绣百雀图花鸟。五彩金线，绣工精巧。”唐知县拿起旱烟筒端详片刻，点点头转向王福福问道：“你说这支烟筒是你家传下的，有何根据？”王福福复述了张明的话。唐知县说：“你二人所说的一样，各执一辞，各自有理，此杆烟筒难判属谁。烟筒确系无价之宝，依本县看不如各折一半，烟嘴部分判给王福福，烟斗部分判给张明，烟袋缴公。你们看如何？”观审人众哗然，王福福抢着点头同意，张明皱着眉头呆在那儿。当唐知县敲响惊堂木的时候，郑堂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口喊：“此案判得不公！”唐知县见是郑堂，吓了一跳，不敢怠慢，连忙下了座位，拉秀才案旁坐下，说：“郑秀才到来，幸甚！幸甚！此等公案正苦判不下，现请秀才共审，你看好吗？”郑堂说：“生员不敢擅越！”“无妨！无妨！只要秀才肯赏脸，此案定能判得公正。”唐知县正苦骑虎难下，乘机把问题推给郑堂处理。知县对原告、被告宣布：“本县授命郑秀才协理判处此案，你等听他发落。”郑堂料不到无官无职今天也能判案，心想你这知县刁钻得很，你进款，我判案，落得一身轻松。我郑堂没这么盘数<sup>①</sup>。今天，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王福福贪婪无厌，不给他一点苦头尝尝，就不懂得我郑堂的利害，就不懂得人间还有“正义”两字。知县你用别人的脚踢狗，郑堂我却要借刀惩恶。郑堂想到这里，向知县拱拱手，清清嗓子道：“我奉唐县爷之命，此刻宣告正式受理此案。”大伙一听说郑秀才审案，个个高兴得拍手叫好，全场人声沸腾。

<sup>①</sup> 福州方言，意即傻瓜。

郑堂摆摆手，人声静了下来。郑堂对王福福说：“王财主，此杆烟筒确系你家祖传？”王福福连忙回话：“是小老家传！是小老家传！”郑堂回过头来对张明说：“张明，此杆烟筒是你的吗？”张明说：“是小人的！”郑堂又说：“你二人所说的都是实话吗？”二人齐声答道：“全是实话。”郑堂望着王福福说：“你敢担保，自己所说的是实话？”王福福说：“小老敢担保！”郑堂望着张明：“你呢？”张明说：“我也敢担保！”郑堂清一清嗓子说：“好了，两人都愿担保，我且问你们用什么担保？”张明理直气壮地说：“我用全家财产担保！”王福福不吭声，郑堂加紧问着：“王财主，你呢？”王福福无可奈何地说：“我……我也愿用全家财产担保！”“此话当真？”郑堂追问，张明响亮地回答：“空口无凭，愿当堂立据！”王福福又是不吭气，郑堂又逼着问：“王财主，你呢？”王福福胆怯地说：“我也愿立据。”郑堂立即唤差役取过纸笔，命两人当堂立据。王福福抱着侥幸心理立了字据。

郑堂收了字据，搁在公案上，向知县索取旱烟筒装了一筒厚烟，递给王福福，说：“王财主，你老半天了没抽烟，不上瘾吗？让你抽抽烟再说吧。”王福福以为郑堂考他会不会抽烟，他二话没说，接过烟筒点起火来，嗑，嗑，抽个不停。抽完后，习惯地将烟斗向地上石板咔咔几声磕掉烟渣，然后，双手捧着烟筒递还给郑堂。郑堂连手又装了一筒烟，递给张明，说：“凡事都得公平，他抽了，也该让你抽抽。”张明闻了烟味，烟瘾早就引上了，连忙接过烟筒，点起



火，吱吱，抽得闭了两眼，待烟雾吐出来的时候，眼泪也随着淌了下来。片刻工夫，抽完烟，他抬起左腿，习惯地将烟斗往鞋底轻轻地磕了两下，清了烟渣后，也双手捧着烟筒递给郑堂。

郑堂霍地站了起来，对知县说：“县太爷，案已审理明白了，此杆旱烟筒原主是张明！”知县霍地也站了起来：“如何见得？”郑堂当众宣布：“两人同样抽烟，同样磕烟渣，王福福把烟斗放在石板上漫不经心地磕，张明把烟斗朝着自己鞋底轻轻地磕。从这个不同的举动上，可以证明此物不属于王福福，理由是：第一，王福福从来没有用过金烟斗，所以没有用鞋底磕烟渣的习惯；第二，此物原来不是属于王福福的，所以也没有日常珍惜的习惯。”郑堂说完，睁着怒眼盯住王福福喝道：“王福福，你还有何言答辩？”王福福本来就心虚，被郑堂一喝，突然脸色灰白，两腿直打哆嗦。观审的人众齐声喊道：“郑秀才，审得好！”唐知县想，昨天巡抚大人都得乖乖陪他游城，我这个七品县官哪是他的对手？再说郑堂说得条条在理，观审的人众又同声拥戴，因此他只好也马上沉下脸孔，对王福福猛喝一声：“该死王福福，你偷了张家宝物，还敢诬人不是，现在真相大白，你敢抵赖吗？”王福福前回吃过刑法苦头，不敢抵赖，只好承认旱烟筒是从张家偷过来的，他只好按字据折损了自己所有家产。正是，秀才判公案，财主变穷户。王福福家产为官府所没收，张明讨回祖遗宝物旱烟筒，对郑堂千恩万谢后，喜孜孜回到张庄。

王、张二人走后，唐知县正要退堂，突然衙前有人击鼓喊冤。知县传见，原来是一个农村妇女。那妇人行到案前双脚下跪，口喊：“大人快来为小民作主！”唐知县问过情由，原来该妇道被人遗弃了。郑堂见这个妇道好生面善，想一想，记起来了：前不久，他曾为她写过一份“休书”。唐知县传妇道丈夫进见。“你何以休弃结发之妻？”唐知县问道。男人说：“是她自愿离婚。”“有何凭据？”“立有休书一纸。”“取来一看。”男人掏出休书给唐知县。郑堂走到县太爷身旁一看，见是自己代写的“休书”。唐知县看完休书，对妇道说：“你自愿立了休书，还有何言？”妇道此时已认出代写“休书”的郑堂，连忙说：“大人，此纸‘休书’当时是这位（指郑堂）先生代写的。这位先生告诉我：‘你确系不愿离婚，持此字据给你男人，他如敢赶走你，告到官府，他就要认输了。’”唐知县望着郑堂，说：“先生确有此事吗？”“确有此事。”郑堂答道，又说，“县太爷，字据上已写得明明白白了，不信待生员念出来。”唐知县看了看字据，仍是莫名其妙，看了半天，对郑堂说道：“郑先生你说说看。”郑堂取过字据念道：“休书一纸付汝改嫁不许再入吾门必无别语。”那个男人说：“这里写得清清楚楚是一纸休书吧。”郑堂说：“你再听我解释：‘休书一纸付汝，改嫁不许，再入吾门，必无别语。’”郑堂顿一顿说：“你跟人家离婚了，又不许人家改嫁，又同意人家再进你家里来，这不就说明你愿意同人家和好如初吗？小弟，夫妻吵嘴是小事，说清楚了就行啦，不要再闹别扭。”唐知县见郑堂处处与人



为善，深受感动，也附和着说：“郑先生说得有理，夫妻和睦为上，不要闹什么离婚，你们两人回去吧！”男人被劝得无话可说，想一想自己妻子又没有犯七出（伤风败俗），过去感情也不错，自知理短，主动上前带着妇道，高高兴兴地走了。

小夫妇俩才走，外头又闯进两个人来。

一个是教书的老先生，一个是城里南街居得利金铺老板。教书老先生，去年上居得利当家庭教师，教了一年书，老板一分钱不给，想赖帐。唐知县问居得利老板为什么要赖帐，老板说：“我跟他有约在先，包伙食，不给束脩。”他见郑堂也在旁，高兴地又说：“当时还是我请郑秀才写下的约据。”唐知县说：“取过来我一看。”老板递约据给知县，唐县爷一看，不禁又哈哈大笑起来，说：“居得利老板，你拿去自己念一遍。”“好。”老板接纸念到：“无鸡鸭可也，无鱼肉可也，唯蔬菜豆腐不可少，束脩分文不取。”郑堂说：“我不是这么写！”居得利老板抖着字据说：“黑字上白纸！”“好，我也念给你听：无鸡，鸭可也；无鱼，肉可也；唯蔬菜豆腐不可，少束脩分文不取。”字据上写得明明白白，少一分束脩人家都不要，居老板，你还想赖帐吗？”居得利老板瞪着眼望着郑堂，知道自己当时上当了，只好给了那位老先生十两束脩，狼狈离去。当时，郑堂见居得利老板为富不仁，跟王太监的干女儿“母老虎”一样坏，故意耍了笔墨，让他不得占便宜，那位老先生向郑堂道了谢才走。



再说，程巡抚陪着郑堂游遍全城，归衙后迁怒伍师爷，解去伍师爷职务

王狱长在县衙里见郑堂如此卖弄文字，心中对家门口那副对联也起了疑心。县老爷退堂后，他匆匆找伍师爷一块在自己门口研究郑堂写的新对联，研究了半天，伍师爷说：“坏了，我上了郑堂的当，被解职赋闲在家；你也上了他的当，对联在诅咒你一年倒霉。”王狱长急着请伍师爷解释。伍师爷对着对联念道：“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肥猪养得象大老鼠，个个都死光。”王狱长听完，口里喃喃咒道：“绝仔郑堂！”一边骂一边急急忙忙地走去撕对联，正巧郑堂从远处走来了。伍、王两人没脸见人，灰溜溜地各自钻进家门。

## 第十七回 土土赔眉毛 解字羞酒友

却说郑堂在京戏弄了权奸严嵩，回闽后遭到各方的冷落。他们以为郑堂得罪了严嵩无异于得罪了当今皇上，罹下杀身之祸，到头来总不会有好下场的。那批附炎趋势的省城官僚豪绅之流，便对郑堂怠慢起来。唐知县、程巡抚、伍师爷、黄捕快与刘老板被郑堂用巧计惩戒之后，他们表面上服输不敢对郑堂怎么样，但背地里仍然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秀才。在市井小民中，虽然有人仍对郑秀才另眼相看，可已不似先前那样趋奉了。郑堂哑子吃汤丸心中有数，谁亲谁疏谁厚谁薄，他一目了然。

清明过后，有一天蒙蒙细雨歇了，多时不见的太阳，又露出脸来。郑堂被淫雨困在家中多时不曾出门，天气放晴了，他便到户外走走。走到水部高桥上面，见桥下流水潺潺，水波荡漾，倒映着桥头榕树倩影，摇摇曳曳，似有节奏地在那里婆婆起舞。他顿觉心旷神怡，用双手理一理头发，放声咏道：“雨后桥下水涟漪，积郁随波荡无遗。”咏罢郑堂对水照镜，见自己两边鬓发长得好似乱草一样：“啊，两个月没有理发了，难怪这么难看。”



郑堂走下高桥，信步走进桥畔一家理发店，随意坐上一张弥勒椅。金土土老板与郑堂寒暄后，即给秀才上了白围兜，发剪便“嚓嚓嚓嚓”地在郑堂头上犁开。刚刚犁上三剪，外头进来了马员外。马员外是当地首富，儿子当官，有财有势。金土土老板马上将发剪交给一个伙计，让伙计去剪，自己跑去接待马员外。郑堂乖觉，心中很不舒服，正要准备发作，突然外面又进来一个人。此人不是别人，乃是黄捕快。金土土老板又慌了手脚，此时他正为马员外理发，不好扔下财势两旺的人，只好走到伙计旁边悄悄说一句。伙计叫过一个十三岁的学徒给郑堂理发，伙计跑去给黄捕快理。郑堂理一发而三易其人，气得肝蓝肺板<sup>①</sup>，狠狠拍了一下工具桌，站起来怒道：“金老板！”金土土见秀才发怒不敢怠慢，连忙趋前问道：“郑秀才有何贵干？”郑堂怒气咻咻地说：“我郑某理发要不要钱？”金土土道：“理发不花钱，小店喝南风。”郑堂又问：“马员外的工钱和郑某同样吗？”金土土答道：“本店经营生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大人两文，小孩一文。”郑堂又狠狠地拍一下桌子说：“既然马员外付的工钱跟郑某一样多，何以叫学徒在我头上学工夫，你本来先给我理的，马员外一来，却跑去巴结他。是不是马员外有财有势，而我郑堂是个落魄秀才，狗眼看人低，故意奚落我？！”金土土被责问得瞠目结舌，只好答道：“不敢！不敢！”郑堂道：“既然不敢，那好，先来先理，公平交易，金老板你过来把我这个头理好再说。否则，我郑某这

<sup>①</sup> 肝蓝肺板即怒得七窍生烟之意。





个果子不是好吃的！”郑堂计谋多端，金老板早已领教过他的利害，只好给马员外赔了不少不是后，过来替郑堂理发。

“头发理好了，要不要剃脸毛？”金老板问郑堂。“脸要剃，眉毛<sup>①</sup>剃。”郑堂答话后闭着双眼躺在椅上养神。

金老板以为郑堂吩咐剃完脸还要剃眉毛，“刮”地一刀将郑堂右边眉毛给剃掉了，郑堂故作惊讶，从躺椅上跳了起来，捂着被剃的右边眉位，厉声喝道：“金老板，你这是干什么？”金土土答道：“郑秀才，你刚才不是说，脸要剃，眉毛剃，我遵照你的吩咐两下都剃，不会有错吧？”郑堂大声嚷道：“我是说脸要剃，眉莫剃，你这也算遵照我的吩咐吗？”金土土跺脚道：“哎呀，郑秀才你可不能这样说呀！”郑堂对着街上围观的人说：“请大伙评评理，哪个人理发把眉毛剃掉了？这明明是金老板对我报复，他故意剃掉我的眉毛，让我露乖出丑，耍我的猴戏！”大伙听后表示同情郑堂，异口同声要求金老板赔偿郑堂的损失。金土土知道自己闯了祸，犯了郑堂的马头，不认错过不了关，只好低声下气地对郑堂说：“是小的听错了，剃了尊眉，望秀才高抬贵手，赔价放低一些！”郑堂道：“须发眉毛是父母所赐，毁眉何异毁我父母，它是无价之宝！”马员外过来解围，温言对郑堂道：“赔几吊铜钱算啦！”郑堂怒目道：“人穷眉毛也不值钱，几吊铜钱便可买我郑堂一边眉毛吗？马员外你真会慷他人之慨！”马员外被顶得怪难为情地站在一边。黄捕快三番五次被郑堂戏弄，吃了不少亏，今天见郑堂闹笑话也

<sup>①</sup> 福州话“毛”与“莫”同音。

想乘机报复，踱步过来，对郑堂说：“尊眉是无价之宝，既然被金老板剃了，除了赔偿也无其他办法，你老总要开个价吧，十两、百两、千两，尽可以漫天要价！”郑堂知道黄捕快是来讽刺挖苦他的，便出其不意答道：“我不要金钱。”黄捕快问道：“那你要他的财产？”“不要！”“难道说，你老要金老板的嫂子不成？”郑堂喝道：“黄伯住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真是耍惯了流氓！”郑堂歇一口气，面向观众道：“金土土剃我眉毛，欺负我无财无势！”众道：“不准金土土欺负人！”郑堂说：“郑某一生怕软不怕硬，他既敢剃我的眉毛，我就敢停他的生意！”黄伯道：“停多久？”郑堂答道：“我眉毛什么时候长齐，他什么时再开张。”黄伯听了这句话可乐了，当众说郑堂在敲诈勒索。郑堂拖学徒到黄伯面前说道：“你把他眉毛也剃掉，工钱我出。”黄伯护着眉毛急道：“秀才，这个玩笑开不得！”郑堂说：“你不敲诈勒索，也剃掉一边眉毛，看看好受不好受？你今天敢出来替金老板撑腰，郑某也要跟你周旋到底！”黄伯听郑堂这么说，知道矛头转向他了。他曾几次和郑堂较量过，一概都败北，今天无故惹火烧身，被吓坏了，连忙借故溜之大吉。马员外见黄捕快走了，他亦不敢逗留，便也悄悄地离开理发店。

金土土见黄伯、财主都走了，晓得郑堂手腕高明，便不敢再耍硬。他软得跟糯米团一样，左一句赔不是，右一句骂自己不是人。郑堂秉性刚直，只要对方肯认错，他都会原谅。何况今天他是有意来耍弄金土土的，目的是惩戒一下金土土的势利眼，金土土既然悔过认错了，他就不再揪住不



放。郑堂对众人说：“金老板已经悔过，我郑某也不再难为他了。”他转身对金土土说：“今后，你还敢欺穷笑贫吗？”金土土不断点头哈腰说：“不敢！不敢！”郑堂说：“取出文房四宝来。”金土土说：“好好！我就拿纸笔去。”片刻，金土土借到笔墨纸砚放在桌上。郑堂过去，挥毫写下两个条幅，一条写：“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做生意！”另一条写：“欢迎光临，贫富一体待客官！”写罢，对金土土说：“把它贴在门口，今后要按照这二十二个字做生意，如果你再欺负穷人，我决不让你占便宜！”金土土道：“是是是！”边答应边贴字条，老板娘将清明节用剩的一挂鞭炮取出来放，金老板当众对郑堂下全礼磕头赔不是。郑堂扶起金老板说：“我们都是穷人，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说完，拂袖而去。

郑堂巧治势利眼金老板后，有很多人又跟他亲近起来了。水部小客厅里又高朋满座，宾客纷至沓来了。不过，还有一些贪小利的人，认为郑堂已经失势，和他来往无利可图，仍疏远之。

郑堂有一天闲步街头，走到南街塔巷口，迎面走来两个酒友，一名唐二，一名李四，手持酒壶，好象是从酒铺沽酒回来的样子，一路上指指划划又说又笑。郑堂本想上前打招呼，唐二、李四避到对街，假装没见到郑堂的样子，匆匆拐进花巷里去了。

见此情状，郑堂生气了，他心下寻思：这两个家伙好刁猾，过去三天两日往我郑堂家里来，遇“盲”<sup>①</sup>吃“盲”，

<sup>①</sup> 福州方言，即晚餐。

遇“罩”①吃“罩”，不知让这一伙“吃鳖血”②的吃了我多少好酒好菜！此番从京都回来，他们以为我老郑落魄了，无油可揩，水部门家里断了这些人的脚迹。今天路上相遇，想不到他们跟理发店老板金土土一样势利，假装没看见绕道避我。他们今天中午肯定又混在一起吃喝了。只许你吃我郑堂的，不许我郑堂吃你的，你们看我太“盘数”③了，今天我偏要吃你们的！

郑堂心意一决，就尾随唐二、李四走进花巷。走不多远，这两个酒鬼却上了饶七的家。待郑堂走到饶七门口的时候，两扇大门已上闩紧闭。郑堂要上去敲门，想一想后又退了下來，他想还是往门缝里先看个究竟再说吧。

一看这三个酒鬼果然正在里头飞觥走觥，大吃大喝。郑堂故意高声咳嗽一下，敲起门来。里头听见是郑堂的声音，慌作一团，有的往水缸里藏肉，有的往菜橱里藏酒，有的往桌子底下藏鱼。桌面收拾干净后，三人出来开门，笑迎郑堂进屋。

郑堂坐下，东瞧瞧西望望，然后说：“你们在此何干？”饶七说：“他俩到舍下想打牌度时，郑大哥来了，正好四缺一补齐了，我去拿纸牌来。”待饶七进里屋取牌回来时，郑堂问道：“你们吃过午饭了没有？”三人异口同声答：“吃过了。”郑堂说：“吃过饭了，你们肚子都饱了，很好！今天我们不玩纸牌，多时不见，你们学问文章必然大有长进，

① 福州方言，即午餐。

② 福州方言，意即白吃揩油。

③ 福州方言，即傻瓜。



我倒想请教你们三位一个字。”唐二嘻皮笑脸地说：“郑大哥不要取笑了，我们三人肚里的墨水有多少，还瞒得过你老吗？大哥不认识的字，我们必然也认不得。”郑堂笑说：“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我不认识的字，你们未必也不认识。”李四说：“试试看。”饶七满不在乎地说：“写出来看看，也许我饶七懂得。”郑堂抓起湿抹布，在桌面写下了“𦉳”字，对三人说：“此字念什么音？如何解释？”三个酒鬼见了这个古怪的字，不约而同都伸了一下舌头，摇摇头说：“没见过。”饶七不学无术，又不服输，在旁嘀咕说：“乱写！哪一本书上有过这样的怪字？”郑堂大声说：“你们不懂，我说给你们知道，它是平平常常的‘蘇’字！”三人又不约而同地轰了起来，饶七说：“我说乱写就是乱写，这里字划排位全弄错了，还亏郑大哥是个名秀才！”郑堂不慌不忙地从左边的菜橱里端出酒，说：“这一壶米酒应当从左边放到右边。”又从右边水缸里端出鱼丸汤，说：“这个鱼丸的鱼要从右边移到左边。最后从桌底下取上一盘油炸全草鱼，说：“这盘‘草’，<sup>①</sup>要从下面移到上面来。”郑堂顿一顿说：“这么一纠正，难道不是‘蘇’字吗？”三人此时才知道郑堂故意写错字的目的。他们惊呆在一旁不知所措，郑堂一人自斟自酌地吃起酒菜来，他边吃边说：“此‘蘇’字者为苏醒之解也！”又喝一口酒后，郑堂望着三人呆若木鸡的样子，幽默地说：“你们不要看我郑堂‘盘数’，此时此刻，‘盘数’的倒是你们三位，现在该是苏醒的时候啦！”

<sup>①</sup> “草”即“草鱼”的简称

## 第十八回 巧读回文诗 师爷拜师长

元宵佳节，郑堂在自己门口大摆菜头灯诗会，轰动了榕城。住在附近的伍师爷，自从被郑堂的一副对联弄得丢官失职后，感到好生着恼，时时都在伺机报复，无奈郑堂为人聪明厉害，使他无隙可寻。今天他看见郑堂摆的菜头灯诗会誉满全城，更引起他的妒忌。他背着手在自己的厅堂里来回踱方步，寻思报复之计。大约过一筒烟的时间，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前几天，伍师爷看了，王融写的《后园作回文诗》，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对郑堂行报复之计。

元宵佳节过了三天，灯市已经收场，正月十八日夜晚，伍师爷家门口突然灯火通明，摆出形形色色的花灯，引来了不少围观人众。有一盏高大的传牌灯上横写着“诗灯比武大会”几个大字，在这左右又写有“拳打水部门，脚踢菜头灯”“读通我诗文，方为人上人”的对联。这是伍师爷蓄意向郑堂比武挑战的灯诗会，立刻有人将情形告诉了郑堂。郑堂吃过晚饭，穿戴整齐，随着他的好几个诗友，同到伍师



爷门首。他举目看那传牌灯上所写的字句，简直要把他气死。郑堂忍耐下来，从容不迫地将诗灯上的几首诗全看了一回，然后高声喊道：“擂台主人在吗？”伍师爷闻声立即从屋里出来，站在传牌灯下说：“鄙人便是诗灯比武大会的台主！”郑堂道：“伍师爷敢设擂比武，指名要跟我郑某作对，用心良苦。郑某不得不来献丑，否则水部门便被你奚落了，明年的菜头灯会也开不成了。好，闲话休提，请台主示知台例吧！”伍师爷眨巴着三角眼，当场宣布了台例：“谁能全部读通灯上所写的诗句，谁便得胜，得胜者除了当场接受台主称师拜长之外，还可得银一百两。”郑堂听罢台例，便在第一盏诗灯上读道：“斜峰绕径曲，耸石带山连。花余拂戏鸟，树密隐鸣蝉。”伍师爷道：“还有哪一种读法？”郑堂把诗句倒着读：“蝉鸣隐密树，鸟戏拂余花。连山带石耸，曲径绕峰斜。”伍师爷一怔，心里暗自称奇，这郑堂果真才捷，他不假思索，便知此诗能倒着读。伍师爷内心开始着急，但是外表仍然傲气十足。他催促郑堂接着读下面几盏灯诗。郑堂不慌不忙，拉长腔调，摇头晃脑地高声朗读道：“莺啼绿柳弄，春晴晓日明。”“香荷碧水动，风凉夏日长。”“秋江梦雁宿，沙洲浅水流。”“红炉黑炭积，寒冬御雪霜。”一连读了四盏灯诗。伍师爷拉长山羊胡须笑道：“郑秀才，此番再不是倒读逆读了，这几首诗如何读法，恕不奉告。你要把两句五言古诗拉成七言绝句，还要做到平仄协调，琅琅上口，并且含义不变。”不是倒着读，究竟如何读呢？围观的人众和郑堂的诗友均在一旁窃窃私议。郑堂





转动着机灵的眼珠，陷入沉思。伍师爷见状，暗自高兴：

“这一下郑堂该难倒了吧？拳打水部门，脚踢菜头灯，一定要叫郑堂斯文扫地，当场出丑。”正当伍师爷喜形于色之际，但见郑堂昂首高声朗诵：“莺啼绿柳弄春晴，柳弄春晴晓日明。日明晓晴春弄柳，晴春弄柳绿啼莺。”“香荷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夏日长香荷碧水，动风凉夏日长香。”

“秋江梦雁宿沙洲，雁宿沙洲浅水流。水流秋江梦雁宿，宿沙洲浅水流秋。”“红炉黑炭积寒冬，炭积寒冬御雪霜。雪霜红炉黑炭积，积寒冬御雪霜红。”郑堂读罢，全场喝彩叫妙。伍师爷脸色苍白，顿觉人矮了半截。但是他还不服输，嚷道：“下渡尾游神好看在后，我肚内还有数字诗文，郑秀才肯较量否？”郑堂不在乎地说：“请便！”伍师爷清一清嗓子，念道：“一去二三里，前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从一到十，请秀才对吧！”郑堂略一沉思即对道：“一本正经，双目无光，三餐不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神无主，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足无用。”郑堂将伍师爷比喻成泥菩萨，骂得狗血喷头。众人听了哈哈大笑不止。伍师爷慌了手脚，下雪寒天额头上竟沁着油汗，连忙又说：“还有，还有，还有一串戏目，是一至十数字句，郑堂你且听着：一捧雪、二度梅、三叉口、四进士，五台会兄、六郎斩子、七姐下凡、八阵图、九件衣、十字坡。”伍师爷一口气念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说：“我……说戏，你也……得说戏，说吧！”郑堂伪装答不出的样子，呆在一旁。伍师爷好生得意，连连催郑堂答对。大伙以

为郑堂真的答不出，替他担心，手心捏出一把汗，有的轻声地对郑堂说：“不用慌，好好想一想。”郑堂刷地站在高处，指着伍师爷道：“你不要得意忘形，且听我诉一段闽剧《骂秦桧》的戏给你听，一张油嘴，两撇鼠须，三呼万岁，四处害人，五毒其心，六叛炎黄，七古八怪，诱（九）杀岳飞，十足汉奸。”郑堂顿一顿又说：“你只从一说到十，我可加上百、千、万。”众人一听乐了，都道：“郑秀才你接着唱下去吧！给伍师爷一个好看！”郑堂用高昂的声调唱道：“百姓怀恨，千古罪人，万年遗臭！”大伙拍掌叫好，掌声淹没水部街。

伍师爷知道自己不是郑堂的对手，只好自动摘下大言传牌灯，当众向郑堂称师拜长，还得献上白银一百两，真叫做班门弄斧不自量，赔了夫人又折兵！



## 第十九回 郑堂当算命 铁嘴半路死

一次，李金蛟同郑堂打赌，输了，在澳门菜馆赔了三桌酒。应约的人均已到齐，只差邹一凤迟迟未到，久候不至，李金蛟只好宣布开宴。

宴席上酒过数巡，郑堂的堂叔郑友开说：“相如酒店的老板艳福不浅，讨了一位美人，她既标致又规矩，而且还能替老板兜揽生意，实在难得！”李金蛟说：“这是老板的命好。”席上有个年轻人睁着大眼问郑堂：“郑先生，人究竟有没有命运？”郑堂被这突然一问，有些茫然，他闭一会眼，思量一会后答道：“敬神如神在！”年轻人说：“据先生这么说，人是有命运的啦？”郑堂摇摇头说：“你还没理会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李金蛟毕竟是有文才的人，头脑敏捷，对年轻人说：“郑先生说，敬神者相信有神在，不敬神者那就不同了。换句话说，命运之说相信的就有，不相信的就没有。”郑堂说：“算命先生有这么一句口头禅，说是相凭心改。既然相能凭心改，那么命运，我认为也可以由人定。”年轻人恍然大悟：“郑先生对命运有这么一种看法，实在高明！”

正说到这里，邹一凤神色仓皇地从外头跑进来，一个劲扑向郑堂，几乎哭出声来：“大哥，不好了，高冠里兄死了！”高冠里是郑堂的至好文友，郑堂闻此恶耗，以为自己听错了，急忙又问道：“邹一凤，你说什么，再说一遍！”邹一凤含悲带泪说：“高冠里兄昨夜投环自尽。”郑堂听了全身发抖，急忙道：“他……为何轻……生？”邹一凤说：“说来话长……”李金蛟闪着泪花说：“慢慢说。”

原来高冠里前两年结婚，伉俪情笃，琴瑟和鸣。高的娇妻张氏，是小柳村张族长之女。不但有闭花羞月之貌，而且有孟丽君巾帼之才。高冠里得到这个贤内助，感到心满意足。两人花前月下，摩鬓偎颊，胜似神仙伴侣。可惜美景不长，突然灾祸自天降，打得交颈鸳鸯两分离。事出今年正月，高冠里夫妇行香于山天君殿，张氏被程巡抚之子程彬撞见。程彬为张氏的姿容所迷。他虽然已有妻妾多人，可此人狗子成性，暗地里设毒计要夺取张氏过手。

此后不久，一天，北门择日街算命卜卦择日的胡铁嘴，不知为什么，不辞辛苦，跑到南门高冠里家附近，整日敲着牛角走来走去。高冠里父母一向相信算命，那天听门口有“卜卜”的敲牛角声，两老便赶到门口相请胡铁嘴。铁嘴登堂入座后，大吹特吹自己是鬼谷子<sup>①</sup>的第八代子孙，得有真诀，看相算命铁嘴直断，何时行运，何时倒霉，数定不差。胡铁嘴神气十足地拉着山羊短须说：“别个算命先生报喜不报忧，而在下却不然，我是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决不隐瞒。”高冠

<sup>①</sup> 鬼谷子是算命看相的祖先。



里父亲说：“我喜欢先生铁嘴直断！”高冠里的母亲最关心她儿子的功名后运，便请胡铁嘴为之算命。

胡铁嘴对高冠里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高的父母听见胡铁嘴把其子的过去说得一真二实，心下越加相信铁嘴确是得到鬼谷子的秘传。提到高冠里后运，胡铁嘴开头赞道：“好运，好运，令郎三年后必然功成名就，没有状元及第，也会得中探花郎！”高冠里父母听到此言，喜形于色。随后胡铁嘴问道：“令郎妻室今年青春几何？”高母说：“十八岁！”胡铁嘴掐算片刻后长叹一声道：“惜哉！惜哉！”高父慌忙问道：“先生，可惜什么？”胡铁嘴紧蹙双眉道：“令郎功名给妻室克了！”高母说：“妻室如何克法？”胡铁嘴乘虚而入道：“令郎妻室虽然贤慧非常，只是她的命太苦了！”高父问：“她命带……”胡铁嘴紧接着说道：“她命带绞刀剪，买臣偈十八败<sup>①</sup>，令郎的功名就要败在她的命上。”高母说：“我贤钗的命运不至如此吧，她眉清目秀，两耳垂珠，毫无贫贱之相。”高父也说：“媳妇不仅人品端正，而且内才也好，冠里功名还得靠她相帮！”胡铁嘴连忙又说：“她不仅克夫之功名，还会克夫之命，三年后令郎有性命之虞！”做父母的都是爱子的，听说儿子将有性命之虞，两老不禁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胡铁嘴缓缓地说：“只要令郎肯离弃她，功名照样存在，而且长寿八旬，儿孙满堂。”两老垂头丧气地付了算命钱，送过胡铁嘴。

高的父母一夜不得入眠，商量结果，一个找儿子，一个

<sup>①</sup> 传说：状元朱买臣的前妻命带绞刀剪，她连嫁十八个丈夫，个个死亡。

找媳妇，将胡铁嘴的话和盘托出。父亲刚刚说完，高冠里便霍地站了起来嚷道：“儿子不要功名，也不怕死，决不背弃她！”张氏听婆婆说完，唰唰地流下眼泪，哀哀地啼哭，她不说一句话，就跑回自己房里去。

高冠里归房时，张氏正欲投环自尽。冠里上前把她抱下来，跪在她面前哀求道：“贤妻！要死，我们俩一块死！”张氏含泪道：“郎君，你功名在望，死不得！”高冠里怒道：“看命嘴，狗放屁，你不要相信他胡说！”张氏泪流满脸，好比带雨梨花，依偎着高冠里，两人默默无言，渐渐入睡。

一场恶梦，张氏狂喊一声惊醒过来，已经是下半夜四更了。张氏对冠里说：“郎君，妾身有一个请求，让不让我说？”高冠里柔声地说：“说吧！”张氏道：“如果郎君真的爱妾，写一张休书，让我回娘家。今后妾身决不再嫁，让我们以兄妹相称终身，且等来世再结朱陈。夫君，你答应吗？”高冠里道：“不，我不答应，反正我不能离开你！”张氏和颜悦色地替高冠里拭干眼泪，抚慰夫君道：“公公婆婆的话，你要听，不听就是不孝！”高冠里确是个地道的孝子，听爱妻这么一说，一时沉默无言。张氏又说：“爱父母，就要听父母的话，爱妾身，也要接纳妾身的恳求，让我回娘家去吧！”高冠里答不出口，滚滚的热泪代替了他心里要说的话。

一连三天，高冠里夫妇就是以泪洗脸过日子。最后，张氏一再以死相迫，高冠里只好写了休书，亲自送爱妻归宁。



没过几天，胡铁嘴又出现在小柳村，在张家门口逡巡不离。

张氏的父亲张族长，见女儿无故被休回来，满肚子苦闷，在厅堂踱来踱去。一阵阵“卜卜”的牛角声音送进他的耳朵。

张族长向来是迷信命运的，女儿无故被休，总怪她自己命乖运蹇。张族长请进胡铁嘴，替女儿算个命。张族长上钩了，他落入胡铁嘴的圈套，铁嘴将张氏的命运说得一无是处。

张族长吓坏了，慌忙低声下气地请教胡铁嘴应如何禳解。胡铁嘴神气地说：“解法是有的，不知老爷肯不肯照办？”张族长一迭声答道：“照办！照办！”胡铁嘴道：“肯照办，一切均无妨。令媛新休回来在家逗留不得超过七十四九日，超过四十九日，有兄弟克兄弟，无兄弟克父母。”张族长听了脸色灰白，嗫嚅道：“四十九日内，就得让她再嫁，哪来这么方便的夫婿？”胡铁嘴道：“命该如此，只好设法，千万不要高不成低不就。”张族长道：“我女儿再嫁的夫婿，必须选择什么主字①？”胡铁嘴道：“她命硬，配的夫婿命必须比她更硬，最好屈居为妾，对方生肖要拣属虎的。那么婚后必然大吉大昌。”张族长喜形于色，对胡道：“老夫当遵照先生之言办理，马上遣媒择婿。”

三两天后，果然张家进进出出的都是媒婆。张族长高坐厅堂公座椅上逐张翻阅着择婿婚单，看了六七张没有一个满

① “主字”即对象的意思。

意的。他扫兴地叹了一口气，敲火石点着水烟筒叭哒叭哒地抽个不停。

有一个媒婆从外面进来，见到张族长行个“万福”礼，递过一份婚单道：“恭喜贺喜老爷，程巡抚公子向你家求婚来了。”张族长又惊又喜，能够跟程巡抚攀上亲家，他做梦也未想到。怕就怕自己女儿是再婚的，配不上对方。看完婚单，心情又舒畅起来：原来程公子已有一妻二妾，自己女儿是第三房，夫婿生肖刚好又是属虎的。张族长一向独行专断惯了，他不跟老伴商量，也不找女儿通气，便当面在媒婆面前许婚，完婚时间草率地定在第三天。

婚期到了，张族长才通知女儿去打扮当新娘。张氏一时气急，举着剪刀在父母面前表示：如果今天一定要她上花轿，她就当场自杀。张族长知道女儿性烈，不能强迫。只好央媒婆对程公子求情，暂缓婚期，让他慢慢做女儿的工夫。程狗子见这块肥肉已叼在口边了，再缓几天结婚，无碍大事，便答应了下来。

怎料到一拖便拖了月余时间，程狗子有点情急了，逼得一次比一次上紧。张氏见无路可走，遂于前天夜间上吊自尽。高冠里闻说爱妻殉节，横下一条心，于昨夜也投环自尽。

郑堂狠狠拍了一下桌子，霍地站起来，怒道：“这起谋杀案，主谋是程狗子，直接凶手是胡铁嘴。我要为高冠里报仇，先治凶手，后惩主谋。”邹一凤道：“胡铁嘴接受程狗子三百两纹银，所以煞费苦心借算命之机，设圈套坑人。”







李金蛟愤愤不平道：“造孽！造孽！胡铁嘴见财起杀心！”那个年轻人嚷道：“看命嘴，狗放屁！是要好好地惩治胡铁嘴。”邹一凤道：“郑大哥，如何惩治胡铁嘴？”郑堂胸有成竹地说：“我自有办法！不过非一朝一夕之事。”邹一凤性急地说：“何不纠集一些人把他痛揍一顿？”郑堂挥一挥说：“心急难吃热豆腐，要狠治胡铁嘴，没三年也得两载。”邹一凤惊讶道：“要花这么长时间？”李金蛟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郑贤弟三年计划不算长。”

半个月后，郑堂的家搬到北门择日街居住了。他在门口挂起一个醒目大招牌：“鬼谷子第十六世传人郑铁嘴算命、卜卦、测字、定时、合婚。吉凶明断，不灵分文不取。”夸言牌一挂出去，便把胡铁嘴气得上气不接下气：郑堂倒成为他的祖师爷了。翌日，胡铁嘴正在想法还击郑堂，正好郑堂又挂出第二面大言牌：“本山人得鬼谷子真传，算命测字灵验，望貌即知心，能算出客官三年运气，并且天文地理无不通晓。”胡铁嘴见牌大喜过望，自言道：“郑堂，今天我就叫你下不了台！”

胡铁嘴纶巾道袍打扮，俨然是鬼谷子再世模样，三摇两摆走到郑堂店前，高声嚷道：“里面有人在吗？”郑堂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应道：“你有眼不识泰山！来人何事吵闹？”胡铁嘴瞟一眼大言牌，拖长声腔说：“在下要摘你的两面大言牌！”郑堂神态自若地说：“摘牌容易，但必须先折服本人！”胡铁嘴捋着山羊须道：“不难倒你，我也不敢摘牌。”郑堂挺起胸膛道：“好，请便吧！”胡铁嘴道：



“你夸下海口，说是天文地理无不通晓。我且问你：天有多高？”郑堂答道：“九百里高。”胡铁嘴道：“怎见得？”郑堂说：“天在九霄云外，一个晚上走一百里，九个晚上不是九百里吗？”胡铁嘴道：“啊！那么地有多厚？”郑堂说：“十八层地狱，每层一百丈，共计一千八百丈厚。”胡铁嘴说：“我说没有这么厚！”郑堂说：“昨晚我刚下去丈量过，不信就请你亲自走一遭好了！”胡铁嘴无言可答，半晌后又问：“你什么都懂，且问你自己的头有多重？”郑堂毫不犹豫地说：“六斤四重。”胡铁嘴说：“有何依据？”郑堂说：“福州人说人头是以六斤四为准，每人都是这么重。从来没听人说过六斤五或六斤三。”胡铁嘴说：“我不信每人都是六斤四，我头就比你头大！”郑堂说：“不信，你把我们俩的头都砍下来称一称，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胡铁嘴转着狡猾的眼珠，微笑说：“你以为我是傻瓜，我们的头都砍下来，还能再去称秤吗？”郑堂说：“既然不能，那我的话你就不能不信。”胡铁嘴说：“不跟你狡辩了。”他一脚跨进门槛，一脚留在槛外，对郑堂说：“你说你能望貌知心，你看着我的脸，便该晓得我的心事，你说我这个时候，想走进还是想退出？”郑堂略想一下便答道：“你进退两难。”胡铁嘴道：“何以见得？”郑堂说：“你还没赢我，不便不请自进，你脸皮没有那么厚。你还没最后输定，退走又不那么甘心。”胡铁嘴被郑堂这么一说，真的感到进退两难，呆在那儿。胡铁嘴恼羞成怒道：“你自称是鬼谷子第十六世传人，我看你倒是个地地道道的冒牌货。”郑堂反唇

相讥道：“谁冒牌，最后看王牌。”胡铁嘴道：“你既有能耐，就替我算一算命吧。”郑堂道：“说出生辰八字来。”胡铁嘴说了自己的生辰八字。郑堂掐指默默点算一回后说：“问前运还是问后运？”胡铁嘴知道郑堂对他的过去了如指掌，因而，对郑堂说：“问后运。”郑堂说：“恕在下直言明断啦！”“说吧！”郑堂说：“你活不了三年！”胡铁嘴怒道：“胡说！”郑堂道：“半点不差，三年必死，而且你要死在木头上！”郑堂煞有介事地又说：“三年后，如果你还健在，尽管过来砸我的招牌，摔我的店铺！”胡铁嘴明知算命是假的，这次自讨上门让郑堂奚落，甚觉后悔，一边骂郑堂放屁，一边灰溜溜地败走了。

郑堂的算命馆开张了。胡铁嘴一上阵便做了他的手下败将，加上前番为庆庆茶壶算命的事，乃使许多迷信算命卜卦之人都认为郑堂确是鬼谷子的第十六代传人。郑堂这边门庭若市，胡铁嘴那边却开始冷落下来。

郑堂历来不相信算命卜卦这一套，他怎么会当上算命先生呢？如果他说出来的话不灵验，有谁肯相信他呢？原来，郑堂为人聪明乖觉，算命先生的那一套，他摸得很透。顾客一进门，他不急于乱说。第一步，他投石问路，先探明对方来意。是父母来问儿子的，必然是望子成龙，郑堂就把对方儿子说得美一些，但不要说过了头，还要留有余地，如说贵中有贱啦，多灾多难，多病多疼啦等等。儿女来问父母的，不是父母年老多病，便是父母远离家乡，惦挂于心。妻来问夫，脸上有喜色的，她的丈夫不是做生意

赚了钱，便是当官高升了。脸色阴沉的，丈夫必然待她不好，于是郑堂就说：“有心照明月，明月照沟渠”，丈夫只有一半属于她的。夫来问妻的，不是妻子有病，便是夫妻不睦，或是子息艰难，郑堂旁敲侧击，摸准了底才下断语。读书人来问事，多是想金榜题名，郑堂便给以鼓励，寄予希望，还说一些“好事多磨”、有关碍等模棱两可之言。考中了，希望成为事实，就说算命算得真；考不中，以为是关碍克了功名，人家也无怨言。商人来问事，都是想生意兴隆，财源茂盛。郑堂先说这趟生意有风险，然后再说可以逢凶化吉，化险为夷，转亏为盈，说不定还会发大财等等。凡是顾客一再问这件事，查问原因的，郑堂便知道这件事肯定出了问题，他便把问题说得煞有介事，用词似是而非，故弄玄虚，让人家摸不透。有些人表面穿着破烂，进店后满脸笑容求算命，郑堂一眼便看穿此人是苏秦假不第之流，他也不马上挑明，话绕几圈后便断他是“财主命，乞丐相，”挖苦一阵，让他心服口服地走了。也有破落的大户子弟，混在富贵人中来算命，郑堂能把鱼龙识别出来，让那些来试探的人，或来捣蛋的人，没有一个得逞。来人纷纷夸说郑堂厉害。

一天，有个青年秀才进店算命，衣衫倒还整齐，只是有些破旧。郑堂晓得对方是个破落子弟。究竟他的身世如何？尚不得知。郑堂第一句便说：“我看你脸色不佳，乌云压顶，恐有孝服。你母亲在吗？”青年答道：“不瞒先生，我母亲去年死了。”郑堂心想母亲才死，如果父亲在肯定不会这么落魄，所以又问：“你父亲看来比你母亲走得还要早，就



是还健在，不病也得远离他乡。”青年秀才用惊讶的眼光望着郑堂，嗫嚅道：“先生，你算得真灵验，我父亲早已死了。”郑堂突然问：“你几岁父亲去世？”青年秀才答道：“我五岁的时候，他便死了。”郑堂说：“你八字带煞，先克父后克母。”接着郑堂又问：“你是长子吗？”秀才说：“是长子。”郑堂寻思：他是长子，五岁丧父，兄弟姐妹肯定不多，所以又用肯定的口气说：“你是长子，我怕你是桃桂单枝，就是有，也不会超过两个。”青年又睁着大眼说：“先生你说得不错，我是单身独一。我一出生，父亲不久便病倒了，拖几年后去世，家道从此衰落下来。”郑堂见这青年已十六岁，他如果没有一个贤母是无法把他抚养大的。所以郑堂先夸他母亲如何贤慧，再夸他亲戚也不错，指出也有个别亲戚不好，势利眼看人低。郑堂说的话符合规律，青年秀才听了信以为真。当青年秀才问到他的后运时，郑堂便鼓励他说：“看来你目前读书有困难，投奔亲戚也有问题，不如借一些钱做小本买卖，省吃俭用，积蓄些钱后再去读书，只要肯专心，功名还是有希望的。”这个青年秀才被折服了，他按郑堂的话去做，两年后中了举人。一举成名天下知，青年秀才的远亲近戚见他即将发迹，纷纷前来趋奉靠拢，有人赠银，有人送房子，还有人攀亲，将女儿嫁给了这个青年举子。青年举子为了感激郑堂的指点，花一笔钱，制造一个金字大横匾，披红挂彩，上写“鬼谷子再世”，一路敲锣打鼓，放鞭炮把它送到择日街郑堂算命馆来。郑堂的神机妙算为人们所传颂，因而名声大噪。隔壁胡铁嘴的生意一落千



丈，门槛无人跨进，一个月还没有三个顾客上门。胡铁嘴一气之下吐了几口鲜血，便一病不起。

半年过去了，胡铁嘴的病症一日重似一日，常常咯血不止，弄得骨瘦如柴，不象人形。他估量自己不会活多久了，猛然间想起郑堂在三年前的预言，认为自己的死期已近。他病倒在床上，床是木头做的，郑堂以前说他必然死在木头上，他很担心。一天夜里，他乘家人不备，偷偷起床，拄着拐杖，“哼哼唉唉”地离开了家，往渡鸡口方向走去，刚到达明路，他腿软脚抖，一下栽倒在达明河乾鱼货摊旁边，还不到天亮便咽气了。

胡铁嘴应了福州土话“看命先生半路死”之说。郑堂为友报了仇，便自动封了算命馆，并在门口高挂一副对联：运假命假相假卦假算命命被算，天真地真心真人真有行必有果。

## 第二十回 巡抚难啼笑 秀才保门对

郑堂为了替友报仇，当了三年算命先生。仇报后，他自动封了算命馆，并且贴了一对联句，告诫人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一套，看命嘴，狗放屁。

这一副联句，又轰动了榕城。人们对郑堂的侠义心肠，智斗胡铁嘴的举动，佩服得五体投地。郑堂的声誉，不胫而走，名闻遐迩。

程鹤鸣巡抚，见郑堂的对联深受老百姓欢迎，好生忌妒。心想本抚台科举出身，何不也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难道说，进士写的对联还不如秀才写的好？

程鹤鸣心定意决，磨墨蘸笔，准备写联。写什么呢？郑堂心想自己非九流三教之辈，乃一介清高斯文之父母官，难道还不能标榜自己如何爱民如子为官清廉？！是呀，郑堂可以孤芳自赏，比人清高一等，我当然也可以清官自居，自吹自擂一番。

果然，翌日巡抚衙门楹柱上出现了程鹤鸣自撰一联，左四字：“爱民若子”，右四字“执法如山”。



此副对联一出，榕城老百姓又轰动了起来。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什么爱民如子，福建老百姓被他害得有鼎没米煮！”“什么执法如山，钱就是法，法就是钱！”“真是又当婊子又要树牌坊！”老百姓的这些议论让郑堂全知道了，心想程巡抚在闽为官能够连当两任，还不是因为他对下巧立名目，苛捐杂税，百般盘剥黎民，对上谄媚阿谀，献金献银保住权势？他喃喃自语道：“你要树牌坊，我就要你难看！”

黎明时分，郑堂提笔赶到抚衙门首，唰、唰、唰几笔，在抚台大人的对联上，左添八字，右添八字。

天一放亮，来往行人多了，抚衙门口聚观的人也多了，叽叽喳喳都是声音。有个私塾老夫子戴着老花镜，指指划划，摇头晃脑念道：“爱民若子，金子银子皆吾子也；执法如山，钱山靠山其如山乎？”老夫子念着，围观的人爆出一阵阵笑声。老夫子在笑声中抚掌称妙：“入木三分！入木三分也！”众人也附和着鼓起掌来。

掌声，笑声，嘈杂声惊醒了程大人的黄金美梦。他穿戴完毕，整整衣冠，匆匆赶到衙门口。只见人头攒动，指手划脚议论自己的对联。开头，他十分庆幸：“老百姓对自己的对联感兴趣，起码说来自己的官声还是不错的了。”程巡抚正在洋洋得意之际，那位老夫子冲着程大人的脸还在称妙不已。程鹤鸣以为私塾老先生在赞赏自己的对联，即近一步，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对老夫子说：“先生夸奖了，请多多指点！”众人见程巡抚还蒙在鼓里，不禁又爆发出一阵笑声。这个时候，程鹤鸣才感到笑得有问题，回首看看对联，不看则



罢，一看大骂不止。左右联各添八字，把自己贪官污吏的嘴脸全暴露出来了。他脸色苍白，嘴唇哆嗦：“何方歹徒，敢如此仗胆无礼，给我抓！”刚恢复师爷职务的老伍，悄悄对程鹤鸣道：“大人，不可造次，这是郑堂的手笔。”

程鹤鸣一听说郑堂的名字，不觉得人矮半截，知道自己并非对手，只好对随从差役猛喝一声：“你们也站着看热闹吗？”众差役知会主子言下之意，一声呼哨，赶走围观人众。伍师爷为了表示立功赎罪，主动上去撕下对联。

程鹤鸣长叹一声，拂袖返身入内。

程鹤鸣弄巧成拙，又一次惨败在白衣秀士郑堂手下。郑堂的对联声价百倍。洛阳纸贵，每天都有人来求联求字。开头郑堂还应付得了，过几天，不但省城人来求字，连外地人也闻名赴榕求索。水部门郑堂的门槛被人踩矮了半截。他虽然从中也得到一些墨酬，但是来要的实在太多了，他废寝忘食也应付不了。

亲的人写，疏的人不写；平常有来往的人写，平常没有来往的人不写；省城的人写，外地人不写。这些办法，郑堂都曾经试行过。结果都行不通，反而众议纷纷，弄得秀才好生烦恼。最后，他只好称病卧床不起，由儿子郑济出面，对纷至沓来的求联的人婉言谢绝，一概不写。这样，郑堂才稍事休息。

转眼五月端午节到了。福州时俗，家家门槛上都必须贴对联插菖蒲。郑堂辍笔月余，手有点痒，他又趁机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首木柱上。左边写：端午端餐端阳，右边写：龙舟龙渡龙赛。福州的端午节，节餐规定放在中午吃

的。这一天中午居多艳阳当天夏日炎炎，福州西湖，闽江中下游，锣鼓喧天，龙舟竞渡，健儿们都在争夺龙首锦标；观者如云，摩肩擦背，热闹非凡。郑堂此副对联维妙维肖地把福州端午节给描述了出来，人们看了无不啧啧称赞。

过一夜，这一副好对联不翼而飞了。郑秀才笑笑而已，知道对联被揭，肯定是那一批求联不得的人给取走的。

他又写了一副：“莺啼北里，燕语南邻。”贴在两扇大门上。过一夜，此联又不见了。郑堂想：“我不能再写了，今天写明天揭，天天写天天揭，还得了。”

转眼，夏秋过去，腊冬除夕光临。郑济对他父亲说：“爹爹，我家乃书香门第，过年总不能不写一副春联贴在门口，冲冲喜气吧！”郑堂蹙眉道：“你爹不能写，一写人家就悄悄揭走，还是你写好了。”郑济欠身道：“孩儿不敢逾越父辈，再说儿子的字输爹爹太多了，一旦滥竽充数，岂不被人笑掉牙齿，有辱我家书香门第！”郑堂听儿子这么说，点点头：“说得也在理。”

黄昏时分，他写了一副春联，叫儿子贴在门柱上。

左邻右舍的人看了此副对联，个个膛目结舌，看完摇头离开。有的人说：“郑堂变死了，过年写这么一副触霉头的联子。”有的人说：“郑堂又在出绝式了。”闷葫芦装什么药，大家都不懂，这副春联果然被保住了。

春联上究竟写了什么呢？说了大家也会被弄糊涂的。左联写：“福无双至”，右联写：“祸不单行”。

这么不吉利的对联谁要？当然被保住了。一夜无事，第

二天早上，大年初一，天色黎明，郑堂在鞭炮声之中，到门口提笔左右各加三字，一副大吉大利的春联出现在门柱上。左右邻围上一看，却是：“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

又是那个私塾老先生赞道：“郑秀才这副春联，不会逊色于‘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嘀咕着：“我就知道郑堂绝仔出绝式了！”围观的人笑声朗朗，其中包含着无限敬意。

## 第二十一回 束脩无变有 老板再破财

郑堂写春联名震遐迩。福州新开张戏班“新三籁”老板陈友泉，特具大红帖，邀请秀才到戏院边看彩排边饮宴，把郑堂列为上宾看待。戏排完，友泉笑吟吟地对郑堂说：“不瞒秀才，新三籁明日开台，舞台几根木柱，要挂两副对联。福州城写联高手，非君莫属。今日好不容易请秀才到场，品评戏目。敬希郑君赐两副对联，以壮新三籁台威！”陈老板话还没说完，手下人早将文房四宝摆在郑堂席前。陈友泉非常客气地边磨墨，边说：“请！请！请！”

郑堂怕软不怕硬，陈友泉如此诚心诚意，他是不好推托的！只好嘀咕着：“写不好，不要弃嫌！”陈友泉道：“只要郑兄肯动笔，在下如获奇珍，哪有弃嫌之理！”郑堂望着陈友泉的脸说道：“真的？恐怕第一联你就不满意啦！”陈友泉说：“秀才哥，写吧，我决不食言！”

郑堂说一声“好”。立即提笔蘸墨，推纸直书，喝酒的人全围上来看。只见郑堂写道：

现在人心太坏，东一块，西一块，鬼头鬼脑不少；那些

事情难说，睁只眼，闭只眼，糊里糊涂太多。

陈友泉抚掌称妙道：“好联！把戏里的奸官、糊涂官、坏人勾划得维妙维肖，郑兄真是捷才奇才，倚马可待。”顿一顿又说：“不过，如今世道能容这等入骨三分的讽联高挂台上吗？”另外一个人插嘴道：“当晚挂上台，当晚我们就得下台！”郑堂微笑道：“我早就说了，你们是不敢要的。”陈友泉满脸笑容说：“郑兄长此联留下，挂在小弟厅堂好了。”郑堂满意地点点头，一句没说又下笔写联了。“五颜六色，看来全非真面目，三心两意，做的尽是假工夫。”

一个演丑角的三花，跑到郑堂面前恳求说：“郑秀才，这一联写得太好了，把演戏和世俗人情混合描绘，真是句句惊人！送给我吧，挂在房子里，叫世人看了也会感应感应。”郑堂将纸一摊：“拿去吧，三花大师傅！”

陈友泉阻住道：“不行，不行，你拿走了，戏台上用什么？”郑堂笑道：“让他取走吧，我这里再写。”三花师傅对郑堂装个鬼脸，点头哈腰千恩万谢捧着联对蹦蹦跳跳而去。

郑堂手不停笔，连书两副对联：

一联写：

台上台下，真假难分辨；古今一样，善恶看收场。

另一联写：

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地万里江山。

陈友泉老板大为高兴，拍手高赞：“好联！好联！”他凑到郑堂面前恳求说：“郑兄，能否再赐一横批？”“好说！”

郑堂挥毫连写三字“乐”。

“乐，乐，乐，这是什么意思？”陈友泉睁着疑惑的双眼问郑堂。

“这三个乐，不但念音不同，而且含义也不同。”郑堂说。

陈友泉又诚心诚意地说：“请教秀才，乞道其详。”

郑堂清一清嗓子道：“先说念音吧，第一字念‘藕’，第二字念音乐的乐，第三字念快乐的乐。”

陈友泉高兴道：“啊，我懂啦，福州话的‘藕’就是喜好的意思。这三个字联起来，就解释为喜欢看戏的人是何等快乐啊！”

众人：“横批一挂上台，准保今后生意兴隆，场场满座！”陈友泉从袖子里取出一个红包递给郑堂：“感谢秀才，薄意笑纳！”郑堂不收，众人一定要他收。陈友泉说：“你老兄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戏子。”郑堂无奈收了红纸包。

郑堂还没离开戏院，李金蛟抖着灰色胡须从外头进来，拉着郑堂往外走。

走到外边，李金蛟告诉说：“郑贤弟，愚兄受人欺负，你得替我撑腰！”

“谁欺负你？尽管告诉小弟。”郑堂义形于色。

“我被居得利金铺老板欺负！”李金蛟哭丧着脸说。

郑堂说：“去年兄长不是在他家里教斋吗？”“就是吧！”李金蛟接着说：“我辛辛苦苦教了一年书，居得利老板却赖掉了我的束脩！”





“此话怎说？”郑堂急切地问道。

李金蛟说：“居老板说，你教我孩子一年的书，我得考考孩子成绩如何。成绩好，束脩不但照付，还要另外加赏。”

郑堂问道：“他考孩子，结果怎样？”

李金蛟愤愤不平地说：“他尽出怪题偏题，孩子当然答不上来。”边走边说：“孩子答不上来，居老板便借口教不严师之惰，蓄意不给束脩。”

郑堂气愤不过地说：“等我收拾他。”李金蛟是个老实人，一五一十将居老板的提问向郑堂一一说出。

郑堂听完，略一思索，便附着李金蛟耳朵耳语一番。李金蛟接受了郑堂的嘱咐，愁眉苦脸来，欢天喜地去。

李金蛟趾高气扬到居得利金铺后院住家，见过居老板，对他说：“居老板，小老一年课教辛辛苦苦，今天要来讨束脩！”居老板坐在摇躺椅上，嘴里叼着烟杆，叭！叭！叭！抽着厚烟，朵朵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射出来，眯缝着双眼爱理不理说：“李先生未免太健忘了，要束脩，十分容易，前番提出的问题，只要一解答明白，束脩当场兑现！”

李金蛟明知故问：“老板再说一遍，待小老逐一答复。”

“你既然忘记了，我不妨再提一遍。”居老板又抽一口烟，拖着声腔说：“听着，第一道问题，上天来回要走几天？”李金蛟道：“居老板，回答问题容易，条件要讲好。”

居老板说：“是不是说，你能全部答对，除了照付束脩外，再额外加十两足纹？”李金蛟点点头说：“对，要另外加十两。”“好，答应你吧。”

李金蛟毫不犹豫答道：“上天来回，快走九天，慢走要十天。”居老板说：“有何为据？”李金蛟道：“灶神爷十二月二十四夜吃完祭灶供，登程上天，到正月初四接灶神，这不是十天吗？”

居老板有些惊讶：“啊，以灶神上天下凡为据。那么，快走，慢走你怎么解答？”李金蛟道：“正常月份是三十天，灶神爷可以不紧不慢地走上天，十天刚好来回。如果碰上小月，只有二十九天，他就得快步赶路，九天来回，好赶上正月初四人间接神。”居老板“嗯”地一声无话可说，算是第一个题目给李金蛟答对了。

接着居老板又提出第二道题目：“诸葛亮的父亲名叫什么？”

李金蛟是博览群书的，《三国志》连看三遍，就是不懂诸葛亮父亲是谁。郑堂指点后，他脱口答道：“诸葛亮父亲叫诸葛何。”居老板又大吃一惊道：“有何为据？”

李金蛟朗声答道：“周瑜临终长叹一声说：‘既生瑜，何生亮？’诸葛何生诸葛亮这不是明摆着吗？”

居老板第二次无言可答。

居老板咬一咬牙说：“最后一道题目：“孔子学生，成人几个？童生几个？”

李金蛟立即答道：“孔子学生，成人三十个，童生四十二人。”居老板放下旱烟杆，迫不及待问：“有何为据？”

李金蛟此时见居老板心慌，故意拖长声调道：“有何为据么？”“是呀！”居老板以为李金蛟答不了，又重复道：

“要引经据典说出渊源。”

李金蛟不慌不忙道：“在《论语》中，子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冠者是成年人，五六三十，成人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不是四十二吗？”

居老板脸色灰白道：“就是如此三十加四十二，共计七十二贤人罗？”李金蛟应道：“有什么闪失，请居老板指点！”居老板垂下头对站立在旁边管家道：“还不快将李先生的束脩一百两加上赏银十两，一道取出来？”老管家“是是”答应着进去取钱。

李金蛟捧着一大包束脩连赏银，喜孜孜离开金铺，走在南街石板道上，心情宽舒地数着石板往水部门方向走去。

偷鸡不着，反蚀把米，居老板惯赖束脩，二度遇郑堂，再次又破财。

## 第二十二回 郑堂良策多 亲友生意好

且说渡鸡口宝牲京果店老板张华驹，是一个地道老实人。夫妻店经营十二载，收入不好也不坏，一家大小五口，过的还是小康家庭生活。不过，今年两个儿子出疹，又加上老母去世，花了一笔钱，把货款吃了一半，还欠了一笔高利贷。年终到了，逼债的临门，经常玩胡琴的华驹，心绪不好，琴声也不响了。他整天愁眉苦脸，好生烦恼，不知如何度过年关。

住在西门街的宋万里，与华驹带点亲戚气，闻说此事，特地前来探望。攀谈间，宋万里提出向郑堂请教，看有何良策，度过年关。

宋万里是个热心人，当晚便到水部门找郑堂，将华驹的难处说了，请他运筹帷幄，助人一臂。郑堂听毕，笑笑说：“过年难，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我们穷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舟到桥前自然直，你愁什么？”宋万里蹙着眉头说：“我的亲戚面临难关，讨债的人纷至沓来，总不能叫他关门不做生意避债吧？”郑堂说：“宋兄，你急什么？附过

耳来。”郑堂在万里耳旁说了一阵，然后哈哈一笑：“你看此策如何？”万里坐在椅上跳了起来，翘着拇指赞道：“你真是智多星吴用再世，满腹锦囊妙计！”

华驹依照宋万里传达的郑堂的良策行事，连夜购置了十个覆蔽<sup>①</sup>装在货品篮的底部，上面分门别类排叠着货品。不多的货品，经过这样的装放，篮篮满如小山，一眼望去，柜台上真是品多货足，毫无寒酸之感。

年三十，刚过晌午，五六个货主先后来宝牲店讨货债。华驹满口答应，立即还债。尽管宝牲店货源不足，可是由于讲信誉，公道交易，童叟无欺，所以老主顾很多，东家来要二十斤鸭蛋，西家来要三十斤糖板，华驹一一记在粉牌上，答应傍晚前一定将货送上门，忙得不亦乐乎。讨债的货主，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宝牲店生意不错，柜台上货品篮篮满如小山，一点也不象缺货的样子，更没有快倒闭的迹象。看了一会儿，蛋行老板站了起来，走到忙着在做生意的华驹面前，刚要开口说话，华驹主动说：“你有急事，想先取钱是吗？好好，我现在就数给你。”说完走到钱柜面前，倒出一大把铜钱在数着。蛋行老板连忙阻道：“华驹，我不急着要钱，等今晚半夜再来取。你这里生意不错，我想再运一百斤鸭蛋来，你看如何？”华驹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说：“货是有的，如果你能马上送来一百斤可能今天下午便可卖完。这个由你来定！”蛋行老板喜不自胜，说：“我立即回去发货！”说完拔腿便走。糖行老板、干鲜货行老板、京果老板

<sup>①</sup> 覆蔽：蒸饭用的竹制品，状似覆鼎，故称覆蔽。

见有生意可做，个个主动上前兜揽。他们债也不讨了，一个  
一个跑回商行，争先恐后发货前来。宝姓京果店大年三十做了  
通宵生意，钱来货去，扭亏为盈，赚了一大笔钱。

宝姓京果店从此又兴旺起来。张华驹为了答谢郑堂，正  
月初六办了一桌春酒，由宋万里出面邀请郑堂。

官宦人家很难请得到郑堂，平民百姓有请必到。

席间，宋万里对郑堂说：“正月初二我在金蛟兄家参与  
折枝诗赛会，取‘海’‘年’为第六唱，我做了一首：‘万  
鸡唱晓催年去，一雁衔秋渡海来。’郑兄，你评一评该得何  
等？”郑堂击掌道：“好句，该得甲等。”宋万里微笑道：

“老兄眼力不错，它选上了元句，得了状元。”郑堂夹着年  
糕，边吃边夸道：“此句是不错吧！当之无愧。”他灵感一  
动，沉吟半晌，微微一笑，也以“海”“年”六唱做了一首  
折枝诗。他颇为得意地咏道：“去湿粉肠烺①海带，生痰肥  
肉夹年糕。”宋万里拍案叫妙：“好句！好句！”华驹粗通  
文字，懂得这首诗的含意，他高兴地说：“郑秀才不但文才  
好，连药理都通，猪肠烺海带人们吃了就是会去湿毒的。年糕  
和肥肉不宜多吃，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吃多了会生痰多咳  
嗽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郑堂谦逊不已。

郑堂回到水部，刚进家门，迎面走出一个客人，亲亲热  
热喊声：“表弟！”郑堂抬头一认，原来是多年不见的闽清表  
兄王品炽。“你还记得福州还有一个表弟？”郑堂诙谐地说  
着。王品炽皱着眉头说：“实不相瞒，这些年景，表兄在闽

① 福州方言俚字，意即放在锅里一直煮到烂。

清烧制瓷器，生意萧条，卖不出去，如今歇窑停工，手头十分拮据。表兄来这里告贷！”品炽两眼晶晶望着郑堂的脸，生怕借贷拒绝。

郑堂苦笑一下，答道：“表兄，你向和尚寺借篦梳，走错门了。”品炽当面遭拒绝，真不是滋味，以为郑堂欺贫瞧不起乡下人，提起雨伞要走。郑堂将伞夺过手，说：“闽清上省城，表兄弟好不容易见面，今晚一定要在表弟家过一夜，有事从长计议。”

王品炽被郑堂挽留，表兄弟同榻，无话不谈。郑堂告诉表兄，为了解决品炽瓷器销路问题，他愿意自掏盘缠，跟表兄上闽清口看一看瓷器卖不出去的原因。品炽误会始打消。

原来王品炽烧的瓷器主要是茶具。粗不粗雅不雅，穷人买不起，富人又嫌不够雅致。症结在此，郑堂沉思片刻，放下手中茶壶，对品炽说：“表兄，恕表弟直言！”品炽笑着说：“表弟有何见地只管说，表兄弟不必客气。”“表兄，我把你一比！”“比什么？”“你好比拉磨盘的蠢驴，只管埋头拉轱辘，不抬头看路。你若老是烧制这样的瓷器，积压还会更多。你想想看，这么细致的白瓷茶壶，上面画的大红花，又是那么俗气，文人不要，粗人不实用，不积压才怪。”品炽被郑堂挑明，恍然大悟：“对，瓷器上画的花太难看了，我以为大红大吉，农村会买的。”郑堂又将茶壶放在手上左右端详，突然说：“我有办法了，给我毛笔。”

郑堂挥毫在瓷壶上写了“清心也可以”的五字蝇头小楷，





笔润字秀，端端正正围壶等距离环写。字下面小题为：“巧妙回文”，然后落款“闽都布衣郑堂”。他写完，交代王品炽说：“瓷壶上不用再画花，就这五个字连我的落款，造出印模。烧制一万个，包你畅销。”王品炽略通文字，端详着“清心也可以”五字，心下纳罕：“难道说这平平凡凡的五个字有什么奥秘，能使滞销的闽清瓷器一时腾飞畅销四地？”端详半天，他看不出奥妙，因而只好说：“一朵花也不画，未免太素了，烧制一万个瓷壶，能销得出去吗？”顿一顿叹口气又说：“这不能开玩笑，一万个再卖不出去，你表兄就要倾家荡产了！”郑堂自负地说：“你尽管烧一万个，卖不出去找我！”

郑堂别过表兄，坐一叶扁舟，顺着闽江流域，直下福州。

半年后，王品炽的瓷壶果然畅销，一万，五万，十万个地卖了出去，不但畅销本省大府、大县，而且畅销至省外各个名邑古都。许多读书人争着买，主要看上了“清心也可以”这五个字的回文句。因为它是等距离环写，从任何一个字起读都可以成句，余味无穷，加上郑堂名誉远播，谁不想买一个玩玩。当时如果嘉靖帝知道了，恐怕也要派钦差到闽清来买回这种茶壶的。



## 第二十三回 泼妇乱骂街 秀才巧治之

郑堂从闽清乘一叶扁舟回榕，到洪山桥上岸。沿西门、渡鸡口、鼓楼前、井楼门、狮桥头、大墙根回水部门。他刚走到狮桥头，见临街有一户人家门口聚集一大堆人，好象在看什么热闹。郑堂爱管闲事，止步观看。

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妇道，两鬓青筋暴胀，散发撒泼，冲着一个人四十岁上下的汉子口出秽言，大咒大骂。兵士打扮的汉子口舌笨拙，女的骂十句，他还不了两句。女的步步进逼，男的步步后退，街坊围观的人时时起哄，真够热闹。

郑堂听泼妇骂街，好比放连珠炮一样一句接一句，一百句不重复一句的。她不仅语汇多，什么半路死，压船底，白材杠等，脱口而出，而且骂的声调有高有低，有顿有扬，不比唱戏差。郑堂心中纳罕，这个妇道的骂才，如果能转到正道上，可以说是巾帼英雄，一等口才。秀才正在入迷欣赏之际，突然背后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回过头一看，原来是邹一凤。

邹一凤家就住在狮桥头。郑堂说：“我刚从闽清回来，

路过这里，这个妇道骂街本领真好。我正想探问探问，没想贤弟倒来了。你的家不就是住在这里吗？”邹一凤拖着郑堂走：“兄长，到我家坐坐，过五间房子就到了。”

郑堂被邹一凤留下吃晚饭。喝两杯青红后，邹一凤便将这个骂街泼妇的身世全告诉了郑堂。

“被骂的那个汉子，就是泼妇的丈夫，他在将军衙当兵。他有一个妹妹，年纪十七岁，还没结婚，由于受不了嫂嫂的咒骂，搬到亲戚家去住了。这个丈夫，同样也受不了泼妇的骂街，卷起铺盖搬到衙门去住。不过每次回家换洗衣服，都得被这个老婆咒骂一顿。邻里街坊，给这个泼妇起个绰号叫狮桥头的母狮，邻里无人敢惹她。谁要是惹她一句，她可以骂你一个上午，从祖宗十八代骂了下来，骂到你消声敛迹为止。吵骂十八家，她还来得及煮晚饭……”郑堂打断邹一凤的话，激动地说：“世上有天就有地，有矛就有盾。我不信没人敢惹她！”邹一凤挑一挑眉毛说：“据兄长的口气，你就敢惹火烧身？”郑堂自负地说：“我不但敢惹，甚至还要治服她！”邹一凤喜道：“兄长能治服她，也算做一件功德事，邻里得安宁，她的家也和睦了。”郑堂说：“不信，可以打赌！”邹一凤说：“输赢一桌酒！”郑堂说：“好，一言为定。三天后兑现！”

过两天，郑堂化装成商人模样，肩背包袱，手持雨伞，到泼妇家门首敲门。

泼妇出来开门，冲脸就骂：“你眼睛放在裤袋里，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去处，住客栈到东街去，随便乱敲门，吃太饱



了！”郑堂满脸堆笑说：“嫂子，请息怒，在下不是乱敲门，是特意登门拜访的！”边说边进房里。郑堂不请便坐在小厅堂的直背椅上，把肩上的包袱卸了下来，搁在茶几上，包袱里咣当咣当响着。一听就知道里头装的是银两。

“嫂子请听我说。”郑堂笑容可掬，泼妇也无可奈何。俗语说凶拳难打笑脸，她只好也坐下来听郑堂谈话。

郑堂自我介绍是外地珠宝商人，不敢住进客栈，怕钱财露眼被人暗算，所以宁可花大钱借可靠人家暂度一宿，明日赶路。郑堂说完伸手到包袱里取出一锭纹银，足有三两重，交给泼妇，道：“嫂子，权且收下，做点小意思！”

泼妇见这么多银子，嘴早软了，硬梆梆的声腔柔和多了：“相公不用客气，这么多钱小妇不敢收。”郑堂“唉”地一声十分慷慨地说：“些须小钱算不了什么，我们做生意的人一出门，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小气办不了事情，能赚也得会花。嫂子快收下，如果嫌少，还可以再加。”泼妇心想，借一宿三大两，已经过头了，再加实在有点不敢收。所以，慌忙将那锭纹银纳入衣袖：“好，好，好，我就不客气收下了。”顿一顿又说：“不过，相公……”郑堂见她谈话吞吞吐吐，忙着插进说：“嫂子有何难处，只管当面说。”泼妇道：“我家只有一个房间，男人又不在家，相公没地方安睡。”郑堂指一指小厅堂说：“我就睡在这里，打一个简铺就行了。”泼妇道：“怎么使得，相公花这么多钱，睡在两面通风的小厅里，天气又这么冷，冻坏了怎么办？”郑堂说：“勿妨，我随身带的衣服还是很多的，御一御寒，问题

不大。”泼妇笑笑说：“那么今夜就委曲相公了！”

有钱泼妇，手足特别勤快，不消片刻，筒铺打成了。郑堂对泼妇说：“嫂子，我晚饭还没吃，是不是借你炉灶煮一碗稀饭。”泼妇满口答应，又量米又下锅。郑堂在灶下烧柴火，突然说：“嫂子，我要嘴接嘴！”泼妇在锅上下米，听郑堂要嘴接嘴，以为是来调戏她，脸色绯红。如果是往常，她早就骂开了。今天收了人家大钱，一下子变不下脸，骂不出口，只好冷冷地说：“什么嘴接嘴？……”郑堂不待泼妇往下说，便主动解释：“吹火的竹筒，不是嘴接嘴吗？”泼妇听明白了，连忙找一根吹火筒给郑堂。

吃过晚饭，郑堂快要去了，又突然喊起来：“嫂子，我要头碰头！”泼妇肚里又在嘀咕：“这个男人，又想入非非了，要我跟他头碰头睡，真放肆！”如果是平常，她早就从你祖宗十八代咒骂下来了，今晚也只好忍气吞声，在房间里应道：“什么头碰头？相公你别……”秀才还是不等泼妇说完，接着解释：“我要枕头，枕头不是头碰头吗？”泼妇不禁扑哧一笑：“相公真会开玩笑！”

翌日清早，泼妇起床，打开房门一看，小厅堂里的郑堂早已不见了，大门洞开，晒在竹竿上的衣服裤子全没了，房门上还贴着一张纸。纸上写道：“泼妇泼妇你记牢，不许骂街不许吵，如若不听我劝告，惩罚叫你没处跑！”她丢了衣服裤子已经是头顶放茶缸了，再看一看警告条子，她忍不住又破口大骂：“那一路千刀万剐的野种，没好死，半路死！昨夜千求万恳到我家借宿，你要嘴接嘴，我就给你嘴接嘴，你要

头碰头，我又答应给你头碰头；半夜里野种不告而别，偷走我的衣服裤子；半路死还不满足，又在我的房门上贴纸条，警告我不准骂街不准吵。你想得倒美，惹老娘，没有这么便宜，我偏要咒偏要骂，你要怎么样？有种的回来，让老娘看看你到底是哪一路的三头六臂……还敢惩罚我？不把你千刀万剐，死不瞑目！皮厚，婊子仔……”她站在门口还想再骂下去，住在附近的泼妇的亲姐姐赶紧赶来，用手捂住她的嘴巴，嚷道：“你骂什么？还不赶快进去？”边说边拖妹妹进屋。

“你刚才骂什么？”她姐姐气咻咻地说：“拉得屎不臭，搅动的屎更臭！”泼妇被她姐姐一顿抢白，有点蒙头转向，倔强地说：“这样的野种，不骂不咒，没这么便宜！”她姐姐轻声地说：“你说什么嘴接嘴，头碰头？哎呀！真是丢脸，亏你骂得出口！”泼妇被姐姐挑明，她才悟到原来刚才骂话却是自我上当，难怪街坊邻里的人站在旁边看热闹，一边听一边发笑。咳！真是拉的屎不臭搅的屎更臭！

泼妇被姐姐训一顿，心里很不是滋味，好比倒翻了的五味瓶。她过去骂的都是别人，今天怎么搞都骂到自己头上来，什么婊子仔，跟陌生汉子嘴接嘴，还不是也在骂自己是婊子仔吗？她越想越后悔，不该出言无状。

泼妇的姐姐倒是个厚道妇女，不但不会骂人，而且经常劝导妹妹，泼妇总是听不进耳的。今天她上了郑堂的大当，露乖献丑，笑煞乡里人，越想越后悔。经姐姐趁热打铁细心劝导，泼妇明白昨夜借宿的人定是来惩戒她的泼妇骂街。后来



耳闻是水部郑堂所为，她更骇怕不已，从此痛改前非，再不骂人了。她丈夫和小姑都归来和她一起过日子了，一家和睦相处，左邻右舍安宁多了。

邹一凤赔郑堂一席酒宴，也算做了一件功德事。真是：秀才肚里能撑船，无计不巧挽救人。

## 第二十四回 郑堂接对联 替人解困忧

福州有三山之称。哪三山？即乌山、于山、屏山。它们矗立在北门、南门，水部门边。从鼓山巅俯览下去，好比翻天鼎足，巍峨壮观。

三山之一的于山，位于南门东侧水部门城边。山上有天君殿、道士观、戚继光打败倭寇庆功会宴的平远台、醉石、蓬莱阁等胜地。凡是来榕的过往客人无不到此一游。因而，日间人们总是络绎不绝。随着游客兴盛，山麓各类小店应运而生。这里有花生摊、锅边糊摊、橄榄摊、汤丸摊、扁肉<sup>①</sup>干拌面店、酒店、卤鸭店、茶叶店、香烛纸箔店、漆器、雨伞和角梳店……地方土产和福州风味，应有尽有。

这天，他身闲无事，安步代车，来到于山脚下。他站在一家汤丸店面前，认识他的十几个人，团团把他围住。叽叽喳喳嚷着：“秀才来了，这副上联便没有下联接上呢！”郑堂被围，蒙头转向，不知又出了什么事。他向耳边的一个小伙子问道：“什么上联下联的？”小伙子笑指照牌道：“看看

<sup>①</sup> 福州方言，即馄饨

上边写着什么？”郑堂定睛一看，上贴一张红纸条写着：“于山脚下日日冬至”。郑堂不知就里，又问着：“这是什么意思？”小伙子一五一十把原委通通告诉郑堂。

郑堂明白了。原来这一家小小汤丸店，却出了一个绝代佳人，不但人品标致，貌赛貂蝉，并且文能琴棋书画，武能刀枪剑戟。这姑娘才十六岁，手脚勤快，帮助父亲卖汤丸。姑娘父亲张诗淦，是个憨厚的老实人，女儿的亲事老是惦记在心。自从老伴病过之后，他又做爹又做娘，好不容易把女儿张佩琴拉扯大了。店中有个如此标致的姑娘，当然生意格外兴隆。顾客中小伙子特别多。张诗淦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女儿的亲事不宜拖迟。但是，一个心肝宝贝，他又舍不得马马虎虎嫁了出去。虽然自己不是大户人家，大锣大鼓对，但找个稍为称心如意的乘龙快婿，在诗淦认为还是够资格的。一个晚上，他把心事告诉女儿。张佩琴含羞低首道：“爹，要谈亲事，我出一个上联，谁能接了下联，那就跟谁吧！”张诗淦击掌高兴道：“是个好办法，佩琴你写吧。”

第二天，一张红纸条挂上去了。

“于山脚下日日冬至”，看的人络绎不绝，青年小伙子特别多。他们来了都不肯轻易走开，看联对，吃汤丸，悄悄偷看佩琴的鸭蛋脸……你来我去，好不热闹，张诗淦生意一天比一天兴旺，收入不断增加。一晃半年过去了，下联始终无人接上，而张诗淦却成了于山脚下的小富翁了。

这天，郑堂看了此联，心下暗暗吃惊：“这个女孩子文才不低呵，于山脚下开汤丸店，许多人不是天天在过冬至节



吗？下联该对上什么呢？颇费踌躇。难怪半年了还没有人对上。

郑堂站在招牌下，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对联，右手拈须，陷入沉思。

有顷，他笑逐颜开，准备接下联，口喊着：“张老板，看文房四宝，待我写联。”有个小伙子趋前对郑堂鞠个躬，笑笑说：“郑老先生，你是有妻子孩子的人，而且胡须一大把了，人家佩琴才十六岁，你能干这样缺德的事吗？”郑堂方才明白，小伙子误会了他的来意。但是，郑堂喜欢开玩笑，因而，将错就错，故意嚷道：“人家姑娘爱才不嫌老呢！”围观的小伙子起哄了：“秀才不得无礼！不能接联！”张诗渔老汉出来店前对郑堂一辑道：“郑秀才，这是青年小伙子的事，你老还是让路吧！”郑堂此时才敛了笑容，对张老汉说：“张老板，你误会了，我决不会干这个缺德的事，我是为我孩子郑济接联对讨媳妇的！”此时，围观的人们才如释重负，哗然大笑。

郑堂走到桌前，摊纸挥笔，刷、刷、刷几笔：“金銮殿上夜夜元宵。”围观的人们，不约而同鼓掌喊妙。

郑济也是一表人材的。他早三年就考上秀才，今年秋天还要参加乡试。

乡试毕，郑济中举。八月十五花好月圆，郑济与佩琴同进兰房，郎才女貌遂了一段美满良缘。

郑堂巧计教育人，接联讨媳妇，佳话连篇。闽都十邑，传诵不已。

且说前番从闽清归榕水路上，见船夫林传成能够出口成诗，当时郑堂钦佩不已，遂与他结下了忘行之交。什么是“忘行之交”？郑堂是读书人，船夫是劳动者，两人不同行，隔行如隔山，能够成为至交朋友，所以叫“忘行之交”。

这天清早，船夫林传成就跑来找郑堂。一见面，传成说：“郑大哥，无事不踏三宝殿。”郑堂请他坐了下来，敬茶敬烟毕，才说“林贤弟，有什么话尽管告诉愚兄。”

原来，林传成家中有个娇妻和老母。一家三口，家庭简单，又是至亲的骨肉，按理说日子应过得十分和顺。只因母亲年大爱罗嗦，娇妻年轻又经不起老人闲话几句，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龃龉，逐渐种下不睦根苗。加上娇妻子息未添，老母抱孙心切，老人免不了在背后说长论短。闲话落进媳妇耳朵里，媳妇当然不舒服。从此，她俩矛盾日益加深。婆媳反目明朗化了。开始冷言冷语，继则恶语相加，吵吵闹闹口角不已，颇有势不两立之势。婆媳矛盾，难为了林传成。他成为肉搁饼了，双方都不敢得罪，双方都冲他出气。平常在家，林传成居中调停，家庭局面还可以勉强维持下去。一旦传成出远门，无人从中调和，这个家该怎么办？如今福州上杭街货主，要传成当老舵驶船去天津，来回月半日。四十多天远离家门，婆媳关系又这么紧张，该如何是好呢？叫传成伤透了脑筋。想来想去，他还是来找智多星吴用再世郑堂排忧解难。

郑堂知了始末，开头也有点儿抓耳挠腮的，他嘀咕着：“林贤弟，不是愚兄不替你排忧解难，清官难判家务事，愚兄也是无能为力的。”

林传成哭丧着脸乞求着：“郑大哥如此足智多谋，替那么多人排忧解难，怎么唯独不替小弟着想？小弟当前处境，顾家便顾不了谋生，顾了谋生，这个家肯定散了。小弟走投无路，不如死在兄长面前，也落个干净。”说完，林传成蹲下去把头往桌角撞去。郑堂此惊非同小可，连忙拖住传成，急着说：“贤弟，何必如此，自杀是弱者的行为。你坐下来，有话从长计议。”林传成见郑堂肯为他动脑筋，当然转忧为喜，坐在一旁，洗耳恭听郑堂计谋。

郑堂呷一口茶问道：“林贤弟，你究竟爱不爱老母？”提起老母，传成不禁追思起往事：他自幼丧父靠年轻寡母做女红针黹养大。母亲不知吃尽了多少苦头。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几十吊钱，替他娶了媳妇成了家。没有这位老母，便没有林传成。郑堂问及，他不禁热泪双流，叹道：“老母的养育之恩，比天高比地大，我怎能忘恩背母？”郑堂说：“你既然要老母，那么就弃了老婆算啦！”林传成叹口气又说：“贫贱夫妻，情深义重，我不能当负心汉！”郑堂长吁一声道：“这叫为兄难办，熊掌与鱼，两者不可兼得。”林传成恳求地：“请兄长尽量做到两全其美吧！”郑堂眼皮一闭一张，眉头一皱，果然计上心来，他叫林传成附过耳来。

林传成喜出望外，千恩万谢别过郑堂。

林传成一到家，便打发老母出去采买一些酒菜，准备今晚煮几碗一家钱别，明天动身出船。老母一走，传成走到房里对妻子说：“明天我要走了，准备今晚收拾老母，免得老是跟你吵吵闹闹，弄得家神不安，我在外也不安心！”传成

妻子听说要收拾婆婆，她吓了一跳，心慌地说：“别乱来，你敢害婆婆？”林传成从衣袖中取出一块肉包，扬一扬说：“包子里我已放进了砒霜，等下回来，我就让她吃。”传成妻子狠狠一打，肉包掉在地上，蹲在桌下的小花狗抢着吃掉了。没片刻，小狗汪汪几声，便毒发身死在桌下了。传成妻气得浑身发抖，低声破口大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婆婆养育功劳全忘了，敢下此毒手？人心隔肚皮，我如果早知道你是这等对婆婆下毒手，我宁可孀居，也要到官府里报案！”边说边流眼泪。

林传成见郑堂之计立竿见影，心中喜不自胜。对妻子说：“我不害死母亲可以，问题在于我走后你怎么办？”传成妻道：“只要你不害婆婆，你走后，我自有办法！”林传成笑逐颜开：“好啦，我不害母亲了。”

有顷，老母回来了，采买了一篮子酒菜，在厨房里忙着拾掇。传成打发妻子出去买米，他走进厨房对母亲说：“依奶，帮我到房里收拾一下她的衣服。”老母迟疑片刻，冷冷地说：“收拾她的衣服是你做丈夫的事，我可没空管这等闲事。”传成顿足道：“收拾衣服，打一个包，让她走！”老母也吓了一跳，忙问：“让她去哪里？”传成佯装十分紧张地低声说：“我把她卖了！”“卖到哪里去？”“古田。”冷不防老母一巴掌掴到传成的面颊上，狠声道：“你卖老婆，事先也不告诉我一声，自作主张，你胆好大！”传成捂着挨打的右面颊，十分委曲地说：“依奶，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反打起孩儿啦？”老母咬着牙齿说：“打你还嫌太轻。”



我辛辛苦苦替你讨了媳妇，是希望你夫妻和顺，百年到老，更何况，你的妻子对你是那样尽心尽意，帮你匡家理计，挑重负累。你不感激还罢，还要把她卖了，卖姆当大舅<sup>①</sup>，亏你干得出。”传成从衣袖内取出几十吊钱，扔在桌上：“钱已经收了，我不能反悔！再说，她卖走了，我离家，你老人家不是清闲安宁多了，没有人跟你老吵，再好不过啦！”“算啦，我不要这样的再好不过。说到顶一句话，不准你卖她，马上去退钱！”林传成佯装犹豫不决，嘀咕着：“不卖掉她，我走后，你老人家怎么办？”老母掉着泪花说：“只要你不卖她，你走后，我自有办法！”

翌日清晨，林传成别过爱妻慈母走了。

两个月后回来，婆媳果然相敬如宾，互爱互亲，家庭和睦。

林传成带了天津土产，到水部门郑堂家道谢。

郑堂长期不仕，到处行侠仗义，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地方上大小官吏、富豪显绅都不敢去惹他。后来有人把郑堂列入滑稽传，上了地方史籍。他的阿凡提式的故事，几百年来广泛流传，至今不衰。

---

<sup>①</sup> 卖姆当大舅：福州成语，老婆出嫁，丈夫当大舅子，是十分可耻的事。

## 后 记

前几年，我看了影片《阿凡提》，深受感动。我想：新疆有阿凡提，福州明朝的郑堂，不就是福建的阿凡提吗？！

福州的郑堂，也象阿凡提一样，以智取胜。他不畏权贵，惩治腐恶，为老百姓打抱不平，济贫扶弱……新疆阿凡提是虚构的人物，而福州的郑堂是否真有其人？为此，我特地翻阅了有关地方史志。在《福建通志》列传里找到了有关郑堂的记载。郑堂是明朝正德年间的福州秀才，字汝昂，号雪樵山人，一生无意功名。他的父亲郑珞，曾经出任过浙江宁波太守，为官清廉，耻与宦官佞臣为伍，早年退隐。这给郑堂的思想影响较大。在《全闽诗话》里，郑堂列入滑稽诗人传略。在《闽都别记》中也记载着郑堂的片段故事。

历史上，郑堂确有其人。但有关他的传说和故事，在史书中记载仅寥寥数语。许多动人的故事，都是在人们口头上流传。这些传说，有一部分由于长期蒙受封建社会的历史尘埃，失却了本来的光辉，糟粕与精华杂陈，人民性与封建性共存。这个时候，我觉察到对待这些故事必须采取慎重态度，不能囫圇吞枣，照录硬写，必须将精力集中到研究、分

析、筛选、改造上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决定下笔尝试。要还郑堂本来面目，必须将他塑造为助弱锄暴的阿凡提式人物，要把他脸上的豆腐块（丑角）擦掉。这是我要尝试的第一步。这个工作并不是毫无困难。因为郑堂故事在闽都十邑是家喻户晓的，不能象写小说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必须保留故事的原型，在保留原型的基础上赋与新意，剔除其糟粕，发扬人民性。

接着，要把零零星星、毫无联系的片段故事，贯串起来，写成有前后呼应的章回体小说，这是我要尝试的第二步工作。因此，在熟悉摸透零星片段的故事基础上，整个故事的结构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构思和合理的布局。故事的布局并非是前后段落的简单安排，要力求做到故事发展的内部有机联系，做到情节推进必须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我虽然动了脑筋，花了力气，由于水平限制，成果并不十分理想。

《郑堂的故事》与读者见面后，出乎意料之外，颇受人们欢迎，前后印刷三次，发行量已达十多万。为了适应读者要求，更加完整地把郑堂这个人反映出来，我又将零零星星搜集到的郑堂传说，再次动笔写成绩编十回，分别在《榕花》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上连载，现选其中八回，加入到《郑堂的故事》中，作为增订本再版。

《郑堂的故事》能够成书问世，这与出版社编辑部的林秀平、陈炜萍同志大力扶持分不开。我在此表示感谢！

张传兴急草于家父病榻旁

一九八五、七、四、